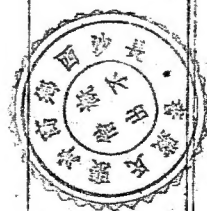


戴望著

管子校正

世界書局印行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亂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蓋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綢繆。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物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盛。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營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殫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鳩鵬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與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國府之舊畫也。它如五勢三維諸說。不過積餘藏饒。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且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嘗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

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弊。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譽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未極於秦執。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徵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裨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執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目嘗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萬歷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嘗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頌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責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驪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襄貲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著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亡。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間。吾吳黃堯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爲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遠天者天圖之。未誤作遠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蕞繇繇得入焉。未誤作繇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輿。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

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誦纓捷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彊最一。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噬噬注。柳謂以木連狗。未誤作猥。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衍動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衆人。使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闕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軌篇。不藉而騰國爲之有道乎。未誤作道干。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相合。其他類是者尙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開蔭欲爲刊其所著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管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閒不容穢。可慨也夫。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管子文評

劉總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略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受對桓公之語。疑後人

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

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

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

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

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蠶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

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閒。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

明。而管子申韓。由此綰紉。然自昔道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

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殘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

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僭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韓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

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歟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子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褻。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閒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後摩宙合等篇。皆刻剝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鳩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堅刃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又曰。管子註釋。最多舛悞。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坊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坊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

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缺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斯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途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舉。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驥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鑠。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續。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續所注。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雜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資。宥作侑。沉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尙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確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尙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卷一

牧民第一.....一

形勢第二.....三

權修第三.....六

立政第四.....九

乘馬第五.....一三

卷二

七法第六.....二八

版法第七.....三二

卷三

幼官第八.....三七

幼官圖第九.....四二

五輔第十.....四七

卷四

宙合第十一.....五八

樞言第十二.....六四

卷五

目錄

八觀第十三.....七三

法禁第十四.....七七

重令第十五.....七九

卷六

法法第十六.....八七

兵法第十七.....九四

卷七

大匡第十八.....一〇一

卷八

中匡第十九.....一一七

小匡第二十.....一一九

王言第二十一.....一二九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一三九

霸言第二十三.....一四一

問第二十四.....一四六

謀失第二十五.....一四九

卷十

戒第二十六.....一五五

地圖第二十七	一五九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二五二
參患第二十八	一六〇		正第四十三	二五四
制分第二十九	一六一		九變第四十四	二五五
君臣上第三十	一六二		任法第四十五	二五五
卷十一			明法第四十六	二五八
君臣下第三十一	一七四		正世第四十七	二六〇
小稱第三十二	一七九		治國第四十八	二六一
四稱第三十三	一八二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二六八
正言第三十四	一八四		封禪第五十	二七三
卷十二			小問第五十一	二七三
侈靡第三十五	一九二		卷十七	
卷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二八五
心術上第三十六	二一九		禁藏第五十三	二八九
心術下第三十七	二二二		卷十八	
白心第三十八	二二四		入國第五十四	二九九
卷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三〇〇
水地第三十九	二三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三〇二
四時第四十	二三八			
五行第四十一	二四一			

度地第五十七……………三〇三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三一

弟子職第五十九……………三一五

言昭第六十……………三一七

修身第六十一……………三一七

問霸第六十二……………三一七

牧民解第六十三……………三一七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三二三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三三七

版法解第六十六……………三三九

明法解第六十七……………三四三

臣乘馬第六十八……………三五〇

乘馬數第六十九……………三五一

問乘馬第七十……………三五一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三五七

海王第七十二……………三五八

國蓄第七十三……………三五九

山國執第七十四……………三六二

山權數第七十五……………三六四

山至數第七十六……………三六八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三八二

揆度第七十八……………三八四

國准第七十九……………三八八

輕重甲第八十……………三八九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四〇三

輕重丙第八十二……………四〇八

輕重丁第八十三……………四〇八

輕重戊第八十四……………四一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四一七

輕重庚第八十六……………四一九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內十篇七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顧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罰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虞不可久。不行不可覆。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虞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民之事。不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民重行也。不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民重行也。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爲鄉之喻。必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

也。以家爲家也。一親以鄉爲鄉也。二親以國爲國也。三親以天下爲天下也。四親母曰不同生。遠者不親。謂之親也。言有親不與彼同家而生。用此以相親。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遠者必不親。下同此。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下。天如日月。取其輝臨。言人御民之營。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安。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言始求之也。臣曰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也。一法毋微汝惡。毋異汝度也。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堂事而令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也。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土也。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一 自天地以及萬物。開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倒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一

山高而不崩。則祈年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故年。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祈之幸。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下可平載行也。夫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心。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而威可載也。今乃行賤。壽夭貧富。無徒歸也。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盛。聲行也。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盛。聲行也。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祭也。若人者。但抱祠祭。以身鳴鶴。鸞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之智也。有聞道而好足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欲王天下。而失天下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下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下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以生棟覆屋。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操筆。言人母便操筆而怒之。喻人主體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體於人也。無私遠近。故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連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連。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待之。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不忘。故彼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德之德。然見而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必行能不見。獨王之國。勞而不結也。故彼見施之德。幾於不報。不忘。故彼不報也。

之援也。 雖無四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終。故可往矣。 親必無久

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
阻不平也。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違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 凡
 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二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稟令。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未產不禁。則

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
 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豈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

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
 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

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爵。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使。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

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見其可也。喜

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督
 懲。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開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 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也。整故百姓皆說焉。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蓄積。則金與粟爭貴。所賢唯穀。故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言身既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未產不禁。未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其蠶織。此之不爲。謂言人事。婦人之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開開。開也。有所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農。本事謂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焉之患者三。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之費。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廣一樹一穫者。數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一樹就枯。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一樹一穫者。數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故曰十年一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荷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者。莫能測其由。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太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聞其治。

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國

五事

首憲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國。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涓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

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妄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菹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則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敬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

不獨及。罪必有首從。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及黨與也。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更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審時令。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後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憲朝之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之謂月。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盼反。扶門。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報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

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較衾墳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褰。求圖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緇。一本作緇。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雖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宋襄惑而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然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期於心。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實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百姓已化於天下。爲無害。成而不識。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若此。則期於此。焉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

之所期也。令則行。禁而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破。合也。謂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

陰陽

聖人失時

務市事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

從政地

朝者。義之理也。

義因朝

市者。貨之準也。

市所以準貨

黃金者。用之量也。

諸侯之地。千乘之

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地平可以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

不可正也。

不均和平和調。則地利或幾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

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

必長短相摩。

然後日夜之易。陰陽之

化也。

晝夜易。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

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

不能免之。故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天地亦準陰陽。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

正地者。其實必正。

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

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

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
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
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適當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成於務。專務則事生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
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律。百宿可知也。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簾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

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車馬。以捍。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網。季綱三十三三等。其下制當一鎰。無網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畝。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荷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瀼。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十分去二三。謂十仞之。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見水。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澤。言地高十仞見水不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離。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低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離。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畝。重五尺一畝。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墾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舉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

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雜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土農工商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未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故令。人知分。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不足。何名。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民之生也。辟則愚。樞其姦辟。閉則類。類。奪也。閉其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言不爲則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既往不復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卷一 校正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辟舉則民留處。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留處。按尹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爲均。上下文皆均。此不宜獨異。輕重甲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民留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此。均無廩字。△野蕪曠則民乃營。元刻本蕪曠作無曠。望案。皆疑荒字之誤。荒與曠爲均。或作蕪。誤。△不墾兩原。丁氏士燮云。璋當爲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諺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墾。墾也。義亦相近。△不明鬼神則罔民不惇。丁云。罔疑信字之誤。神信爲均。△獄不可復錯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部引。錯作措。△政之所與在順民心。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與。唐懿徽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行。後人改行爲與。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我存安之。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積於不潤之倉。治要引潤作潤。△使民於不爭之官。趙難長短經八引。民作土。爭作諍。望案。鄭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不偷取一世也。治要一作壹。△令順民心則威令行。日本安井衡纂註引續銅彥博云。威令之令疑衍。

右士經。顧氏施圻云。土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毋曰不同生。俞氏樞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即同姓也。詩。杜。杜。傳。同姓也。蔡謫篇。如與之同生。與乃

與字之誤。如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王云。國當爲邦。上文生聽爲均。鄉行爲均。此邦從爲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細鳳謂同。△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曉親疏。即本此。△如月如日唯君之節。望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之日篇可證。△召民之路。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是謂聖王。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兵甲疆力。治要疆作勇。△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宋本惟作唯。△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俞氏正樓云。此分字即乘馬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往非。△無私者可置以爲政。丁云。爲政與上爲長對文。政當讀爲正。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益於財者失所親。丁云。廣韻。益。俗吝字。當改正。

右大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爲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形勢。

△山高而不崩 卑雅引崩作隨。△則新卒至矣。張云。新卒貴解。卒疑奔字之譌。國準篇云。立新卒以固山。是其證。△則沈王極矣。宋本王作王。古玉字。△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王云。得。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衛命者君之尊也。後解衛命作衛令。△上無事則民自誠。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東光謂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作蜀。亦誤。望案。王氏廣雅疏證調蜀爲一。與此異。脩當爲循。亦字之誤也。魏鏡曰。循循二字。錄書只爭一畫。傳寫往往誤。循言爲均。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順也。從也。文選陸雲。若張士然詩。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器章畫。今本畫畫作書。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爲循。言君子道德如常。如工人之明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禮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爲循。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壇。不鑿四

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爾脩字亦當爲脩。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修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爲脩。緣亦脩也。(廣雅。緣。脩也。)政與正同。言德順故當。遵脩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衆。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爲脩。順也。從。行也。(廣雅曰。從。行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當爲脩。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實實。案實而定名。脩亦當爲脩。循。因也。因名而實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實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各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獨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紀梁趙宋衛儀。脩亦當爲脩。言循河濟而南也。△鴻鵠篇錄唯民歌之。後解錄脩作將。將唯作繼。案將將古字。繼繼今字。△飛蓬之問。宋本問作問。丁云。問乃問字之誤。後解作問。古問與問通。玩尹往弊問之訓。所見本不作問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發言也。觀後解云。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燕雀之集。後解作作。△機陰圭璧。丁云。當從後解作機。機。修靡篇曰。知神次者。操機。機與其圭璧。以執其學。輕重己篇曰。機。性以魚。機。性以虞。是作性爲長。作性者。後人改之。△不足以饗鬼神。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獻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識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召遠者使無爲焉。丁云。召讀爲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按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乎。按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唯夜行者爲能有之。亦有之字。△平原之縣。案有於高。王云。此當作平原之封。案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解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封。案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經曰。縣。故言下解。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既改此文爲平原之縣。遂分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警警之人勿與任大。丁云。警當作警。說文。警。言不慧也。爾雅釋故。衛。嘉也。後解云。推警不肖之謂警。推警與嘉誼相近。△諛臣者可以遠舉。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諛與諛同。集韻曰。諛。古作諛。爾雅曰。諛。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諛。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諛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辭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諛臣。則其義

不可偏矣。且巨與舉爲均。憂與道爲均。(二字古音同在齒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舉長者可遠見也。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詳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裁大者衆之所比也。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能比焉。尹注非。△衆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俞云。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衆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衆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被厭。則其所據本已謬。△饕餮者不肥體。宋本朱本皆皆作饕。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饕。玉篇。饕。饕食貌。△必參於天地也。安井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故曰俊科好專舉世之稱也。劉續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無廣者疑神張云。無。無之段字。上文云。無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在內者將假。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借。至也。鄭唐莫克之閒。或曰假。或曰格。△耀戒勿怠。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遑戒之有。勿當爲夕字之誤。耀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廷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耀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後得盜殘。宋本得作得。△邪氣入內。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殺注引此。並作襲。襲即入也。無須改襲爲入。孫說同。△衣冠不正則賢者不禮。俞云。賢讀爲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賢。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則爲擯者亦不禮。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墮其節也。△天下之配也。王云。天下當爲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本步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說。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道往者其人莫往。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宋蔡簡遺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往者其人莫來。宋云。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往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其來也。故注云。均彼我。這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謬字。△莫知其稱之。宋本釋作稱。王云。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陳先生與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起。誤。△生棟覆屋。俞云。生當讀爲坐。方言云。坐。側也。自開而西。秦晉之閒。凡側貌謂之坐。△其功絕天者天應之。宋本虛作圓。(下文天之所遠及後解並同。)王云。古字遠圓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焉焉之發。王云。當作

烏集之役。使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使。宋本如是。今本改倭爲交。多詐僞無情實。陰取一切。謂之烏集之役。是其說。△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王云。見與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一韓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而誤。後解云。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是此文上句作友。下句作倭也。一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一呂氏春秋報更。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高注並云。哀。愛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鄉注。愛或爲哀。一役當爲倭字之誤。一倭字古文作倭。與倭相似。一倭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說也。尹注非。△獨王之國。劉云。當依解作獨在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王。因謂爲王耳。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爲天子。不若一匹夫也。△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宋本來作往。誤。△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後解而而字皆作之。據云。不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供氏頤煊云。取當作竊。謂民無德取。雖衆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謝維賦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竊。尹注非。△臺榭廣也。劉本謝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必重盡其民力。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衍。△民衆而可一。治要一作壹。△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丁云。刑當讀爲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俞云。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諱書或作外。一見魯坡碑。一化字諱書或作水。一見夏承碑。一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然後申之以憲令。宋本作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宋本殺皆作殺。△用之有止。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家與府爭貨。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貨。△故時不積草。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故民情可得而御也。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襲上文人情而衍。△故上不奸本事。元刻不下有能字。△婦言之事。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而求百姓之安難。治要無難字。△朝廷不肅。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同。△上下接節。宋本接作境。治要作下踐侵節。△上奸詐讒開欺臣下賊斂竄得

宋云。當作臣下開敷。與謀爲均。俞云。開敷爲茲。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開。公牟作昌茲。是開茲古字通。
△使民偷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蠱 元刻本蠱作醫。古字通。 △則見鬼神嚴崇 中立本崇作崇。丁云。當作崇。說文。崇。神祠也。以示从出。崇與上盛聲均。 △我苟種之 望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苟。自急敕也。苟與亟通。爾雅。種。種。疾也。釋文云。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並作不可不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當曰。法重於民。不爲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 △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名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自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爲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卽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衆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僻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救。下文脩火憲。救山僻。其證也。救與微通。言山僻無焚焚之禁。則草木不殖成。供說同。 △草木不殖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密匿 孫云。築障密爲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旁出者。 △博出入 王云。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爲搏字之誤也。俗書搏者作搏。因誤而爲博。商子農駢篤。民不營則國力搏。衡案。願王搏事。無有他計。韓詩外傳。好一則搏。今本搏字並誤作博。搏與專同。一進退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嘗聞開演。然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總出入者。以後于里。則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爲專。韻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羸。○



搏與專同。尹讀爲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讀作搏。劉已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辭也專。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攝志。索引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人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天文志：李氣搏如搏日。搏專也。此皆借搏爲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爲搏。即商子所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搏一絕固下。△圖爲羣徒。洪云：圖讀如圖聚之圖。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給交游之人。幼官篇：羣國爲圖。羣國爲屬。即其證。尹注非。△譙敬而勿復。望案：敬與微同。戒也。一云：敬乃亟之誤。△鄉師以著于士師。宋本著作著。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五鄉之師。戴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王氏引之云：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俞云：王說是矣。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嘗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山从巨。山交覆深屋也。巨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食之館字。說文：官。食部有館。咬而二之。殆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云：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禮。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即館字也。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即致令於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誤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死罪不赦。宋本作罪死。是下文同。△使者以發。元刻以作已。以已古通。△考憲而有不合于天府之籍者。陳先生云：考憲乃布憲之誤。△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丁云：尹注上讀爲歲朝之憲。下讀爲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爲行憲。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殺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丁云：殺與微同。殺山澤以下

七字當作一句讀。荀子王制篇修火憲。蓋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夫財當作天財。國蓄篇云。天財之所殖。地數篇云。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泰。民之功德。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望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衍。△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望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由田之事也。王云。由即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畝。主農之官也。法篇篇曰。皋陶為李。后稷為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為理。甯威為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亦見小匡篇。△勸勉百姓。宋本勉作免。古字通。△辨功苦。宋辨本作辨。△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六畜作畜產。陳作甲。△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修字不當用。此涉上文鈎修而誤。△雖有賢身貴體。繁露作賢才美體。△天子服文有章。繁露作服有文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燕。以饗商將軍大夫以朝官吏。望案。此文有謬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為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以命士止于帶綬。以字涉上文而衍。△散民不敢服縹采。宋本縹作縹。凡全書縹字仿此。△百工商賈不得服長褰組。繁露作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綬。饒。一本作綬。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饒而已。作綬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縹玄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縹為之。供說同。望案。王氏廣雅疏證於統納也。引管子不敢服饒。謂饒即統之誤。釋名。納。抽也。抽引絲竭出細緒也。納用絲。故一本作綬。其說更長。△不敢畜連乘車。望案。連讀當為聲。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為聲。周官御師。正治其徒役與其牽。注。故舊聲為連。丁說同。△終於不可及。元刻本可作足。△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鵠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成而不諱。鵠冠子作成而不敗。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鵠觀。當改正。

乘馬第五 經言五

△非於太山之上 宋本太作大。王云。太嘗爲大。太山與下廣川相對成文。無限於太山也。△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宋本則行不連上。△地不平均和調 御覽三十六地部引作均平。△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揚忱本與趙同。△大地莫之能損益也 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宜衍。審上下文自見。△故不可不正也 丁云。也即地字之誤。下文正地者。即承此句言之。宋本作不可正政也。誤。△長短大小盡正 宋本作小大。上文次序本如是。△正不正則官不理 王云。正不正。當作不可正政。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即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俞云。正不正。正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豈正字耳。△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望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 張云。題與上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

△則百利不得 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 望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一例。△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文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乘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樊被襟處 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爲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荆也。楚被襟處。謂荆被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鼓鑠鍾得入焉 王云。鍾當從宋本作鑠。說文作鑠。案也。坎上六。係用微鑠。馬融曰。微鑠。索也。劉表曰。三股曰鑠。兩股曰鑠。案。鑠者所以刈薪。鑠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鑠采薪是也。今本鑠鑠作鑠。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謂作薪。據淮南道應篇改。鑠與鑠者入鼓。采薪者之所用。故曰。鼓鑠鍾得入焉。若鑠爲鑠鑠之義。非鑠索之名。不得與鑠並舉矣。△

九而當一。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分爲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尤失序次。卽蔽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榱。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張云。蔓山所出。何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命之曰地。均以實數。丁云。管子書多以命爲名。地均。土均也。卽管子地員。△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中立本勝曰字。△三夫爲一家。安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王云。一馬之所。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爲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蔽。丁云。一乘甲七甲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爲一乘。非也。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辭。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蔽之分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甲蔽之數。又以四計之。則亦可以三計之以五計之矣。甲士十人而有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也。日本籍銅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洪云。奉當作恭。周官鄉師。治其徒役。與其章章。史記淮南列傳。恭車四十乘。說文。恭大車駕馬也。謂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爲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丁云。六蓋八字之誤。下文云。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修靡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此周官丘甸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轍一乘。與司馬法合。△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丁云。盡讀爲賁。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曰。賁。財貨也。賁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禮。史記高帝紀作進。△季錫三十三制當一鎰。丁云。趙本制屬下讀。非。季錫以制計。猶暴布以南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衡制。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玄謂制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總四只與。禮既夕。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韓子外儲說右。上篇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經暴布百兩當一鎰。望案。暴字疑衍。說文。經。織也。經布。織布也。陳先生云。暴布與考工記暴絲同事。與上文季錫對文。劉云。季錫。細絹。暴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六步一跬。丁云。跬當爲斗。玉篇云。跬。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仲長瓘傳。皆有跬字。一本跬作升。△其貨一穀。籠爲十箇。朱本籠作籠。并有注云。籠音籠。△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卽商字之誤而衍也。△命之曰正分。春曰書

此。丁云。趙本正字絕句。案經當分字絕句。春曰書比。與秋曰大穰一斛。或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與民數得亡。俞云。與與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季孫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記錄之。是其義。△十斛見水不大穰。五尺見水不大旱。俞云。十斛當爲一斛。一斛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穰。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斛。則太懸絕也。△十一斛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五。謂一斛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則去十分之二。三則去十分之三。四則去十分之四。五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諸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云。此言當旱之時。若行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誰未得。此文亦有錯訛。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上文曰。一斛見水。不大穰。然則一斛見水之地。所惠非淺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穰。故一斛見水。十分去一。至二尺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尺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尺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惠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穰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錫數目字往往致誤。董子爵國篇所論諸數。無一不誤。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穰爲旱。以旱爲穰。兩義俱倒。故不得其解。△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爲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不可使而爲工。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而爲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則視貨雜之實而出夫粟。陳先生云。貨當從求本作貸。言視其功有貨雜之實。使出夫粟也。貨雜猶參貨也。月令曰。宿離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繡。職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參貸是其義。△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爲故字之誤。時下衍也字。△民之生也。辟則懸閉則類。王云。生讀爲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爲開字之誤也。廣雅曰。開。正也。爾雅曰。類。拿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類。由乎中正則拿也。手往非。望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開。與

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權竿而欲定其末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權。舉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謂非所鑄也。是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採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敲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僞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君威傷。則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成。故官徒毀。從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重民。謂務農者。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言虛。則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威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威

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威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不爲重爵祿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各得其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給等。故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習武。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數。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入。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盡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盡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則無以正天下。而工與器不能盡。器蓋天下。而士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

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憂廢。而天子之禮也。當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誘賈物。不令凡知者也。言王者用心。當當律。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國雖少。天上兵觀之。衛也。或曰。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鍊精銳爲右。上觀當爲勳。或曰。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鍊精銳爲右。上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圖。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莫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壞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地。空也。天之所覆空。作而與利者也。必計數多少。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之要。然後後應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敵。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國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白徒。謂不德。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

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僥。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曰量蓄積。齊勇士。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法如風雨。故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不以山河爲險。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故莫敢爲敵。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風雨之行。速也。飛鳥之舉。輕也。雷電之戰。土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水旱之功。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詐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特回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待之。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響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指多少也。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三經。既飭。君乃有國。者。既以飭。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縣令不行。民心乃外。外者。既有外。故外之有徒。禍乃始身。徒。謂黨與也。禍由

是生。故衆之所忿，置不能圖之。衆忿難犯。故必置舉所美，必觀其所惡。凡人之情，靡不有初。廢所惡，必計日始身。故衆之所忿，置不能圖之。衆忿難犯。故必置舉所美，必觀其所惡。凡人之情，靡不有初。廢所惡，必計其所第，困獸猶鬥。其所忿將何爲也。知慶勉數教以顯之。人有數教。則慶勉以顯之也。富祿有功以勸之。富貴以勸之。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而與之。所以教之急也。如此。則民鄉風而日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且暮得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從化。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實。然後爲金。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奢則費。賞賜。則立功之士。溢急。敵人來侵。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寢。民乃自圖。謀爲叛。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有過。終不免赦。罪殺殺。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則困苦以辱。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檀固不動。倚邪乃忍。言執法者必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倚章邪化。令往民移。此化出。令繼往。則民移。如法天合德。天之資始。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惡也。倚章邪化。令往民移。此化出。令繼往。則民移。如法天合德。天之資始。衆法無親。地之資生。參於日月。日月無私。佐於四時。實以春夏。悅在施有。於施無令有。在衆在廢私。將欲齊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私。

卷二校正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治要安治。治安。△角量也。丁云。角與爵同。說文。爵。平斗斛量也。平量之舉謂之爵。因之平亦謂爵。月令角斗甬注。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即爵之段備。△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丁云。案下文云。鑄僞畫制。不知則不可。即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而欲僞畫制。則運均槍竿之喻。皆是言僞法制度之無得而定。由於則之不明。若作出號令。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

附。且與下文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獨立朝夕於運均之上。丁云。運均。墨子非命中篇作員鈞。音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故尹注以爲陶者之輪。集韻。鈞。一曰。陶。旋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致不可通。△捨竿而欲定其末。王氏引之云。捨竿爲捨。捨。古捨字。考工記。矢人夾而捨之。釋文。捨本又作捨。僕書天文志。附耳搖動。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捨則不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捨者不定。處者不靜。捨與捨字相似。世人多見捨。少見捨。故捨誤爲捨。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侯劉捨。僕表作劉捨。文選上林賦。滑搖乎裏竿。任文。厥本僕書司馬相如傳作滑。皆是指字之誤。尹注謂捨爲舉。非是。望案。王氏廣雅疏證以捨爲僮之假字。說文。僮。何也。△猶倍招而必拘之。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導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拘當爲射字之誤。章書射拘相似。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論材審用。宋紹興本材作財。△和民一衆。望案。上文作治民一衆。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興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

△百匿傷上威。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其說甚狂。匿與隱同。百匿。衆隱也。言盜隱衆多。共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恭。臣。臣。衆。臣。乃。臣。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衆臣。今本匿誤作臣。△人君能見危。王云。見當爲則。故尹注曰。君能其事。則其位危。△世主所貴者實也。元本朱本實皆作實。王云。實當從朱本作實。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於實。是其證。又修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實。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實與道爲均。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爲均。△亡君則不然。俞云。亡君當作良君。錄文。良作臣。臨其半。則爲亡矣。鄭君所謂壞字也。△致所貴非實也。元本朱本實皆作實。實字誤。△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丁云。當作不爲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兩見。皆作親戚。△故曰社稷成於親。陳先生云。咸願當作愛。與上文誤易。愛於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存社稷。不誤。△居身論道行理。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羣臣百吏言之。△莫敢開私焉。元本作莫敢開焉。△愛貴者無貪心。陳先生云。愛當作受。尹注實不賒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 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誤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敵 王通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銜庫者天子之禮也 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是錯簡或云銜庫二字乃行軍之辭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 王云財當爲材幼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立少而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 王云財當爲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藏 宋紹興本藏作惑 △莫害其後 丁云嘗當作固下文蔡園即承此二句言之固古禦字幼官篇莫之能圍趙本亦誤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 宋紹興本楊汝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俱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望案御古禦字說文禦祀也段氏注云今段爲禦禦字古只用御字 △若夫曲制時舉 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 △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 △是則戰之自勝 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 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即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則無善積 宋紹興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爲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即立長也禮修篇云百姓廢聚官不可以無長 △而器械不功 朱本而作則同上下文孫云功讀爲工工巧也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張云獨行即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故已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焉望案說文以焉爲郎音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豬飼彥博云故乃故字之誤望案邑下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段爲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雕飾者必微義本相通史記離吏傳窮雕而爲朴索隱引晉灼云凋弊也禮書教其雕微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爲待幼官事語二篇並云不恃權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恃固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誦字極言篇曰特與國尺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特連與國

高注云。特佔連與之圖。連與即權輿。亦作恃。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俞云。植乃惠字之誤。惠。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惠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矣。△各得其嗣。俞云。謂讀爲司。尹注非。△三經既飭。宋本飭作飾。△嚴令不行。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置不能圖。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富祿有功以勸之。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貴字固誤。後解亦誤。△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丁云。此三句不平列。財下脫一力字。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財。慎施報。是言用財。察稱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云。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怒而行也。度怒而行。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用財審則費。丁云。費讀爲恃。恃。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審。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恃。△稱昌不繼。朱本脫稱昌二字。不繼上有而字。後解作稱昌而不繼。此本乃脫去而字也。△罰罪宥過以懲之。王云。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之也。後解正作有過。△倚邪乃恐。王云。倚邪即周官之奇袤。奇與倚古字通。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袤之人皆恐也。尹注非。△象法無親。宋本朱本皆作象地。王云。當作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親。△佐於四時。宋本朱本佐作伍。王云。當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於伍四時。△說在施有衆在慶私。陳氏庸云。後解作說在愛施。有衆在慶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隱四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乃明。△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宋本修作脩。高安作安高。與後解同。王云。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幼官第八 幼。給也。陳從給。請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靜靜。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則君順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故用五數。飲於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治和氣。土主和。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也。中央井以保獸之火變。保獸。謂淺毛之藏。溫濕。謂包也。在心君之所藏者。行毀養。謂禽獸之害者。時毀逐之。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所以養嘉穀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則無發盡於所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身仁行義。服志用信。則王。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無窮。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置之。安之。死者。信實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能者。養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以官。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四舉而農佚粟十。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故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六舉而衆知事變。黎。國度也。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金得九分。以供官也。事。謂諸侯。六舉而衆知事變。黎。國度也。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成。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大。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舉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動靜弱必從。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儲。儲。後賢之於衆。侯伯曹署著其名以司之。然凡數財。謂國

財者數。使殺僂以聚財。或困亡國。或困國家。莫不藉財者數。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刑五其。謂之方圖。而上位居中。春行冬政。肅。寒也。冬行秋政。昏。乘陽秋陰。陰行夏政。闇。氣狠分。故掩闇也。陽。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陰陽之數。日辰之名。千時圖異政。家察察。此恒齊獨行。不及。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天下。且經奏焚書。或為腹燃。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修門闕。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君則順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成。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藏不忍。行啟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井。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強國為國。弱國為屬。強國所以崇禦弱。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靜弱必從。舉聚於內。出空於外。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多霖雨。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多霖雨。十二小卯。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賈。十二中卯。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管。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聽耳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抑威。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成。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藏薄純。盛陽之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行冬政。耗。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

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
金成數九。金氣和。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煙氣。秋多霖雨水。用九數。九亦金之。飲於
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煙氣。秋多霖雨水。用九數。九亦金之。飲於
白后之井。西方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行擲銳。兌金性勁銳。時
以順銳擲。所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開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
以順殺氣也。故修什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此居
伍。於國西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行夏政。雷。故雷也。行春政。蒸泄。少陽乘陰。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
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大行時節。水成數六。君
則順時節而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感陰太過。用六數。
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感陰太過。用六數。
六亦水之。飲於黑后之井也。北方井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藏慈厚。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故
成數。所以示其行薄純。行省薄純。故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故威僂器也。教行於鈐。鈐。冬爲四時之
末。歲之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止可量。記動靜則行。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
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止可量。記動靜則行。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
並令無差。故明養生以解國。固謂養滋也。生既須養。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一會諸侯。
日兩易也。故明養生以解國。固謂養滋也。生既須養。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再
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
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借。同也。稱。斤兩。數。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修澤梁也。
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

也。其所謂具備者，聽於鈔，故能聞未極。深遠也。所鑒在於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前事將起也。所以應敵無方者，思於燭，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遠者也。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擊可謂也。故動於冒，故能得其疑。舉
也。思於燭，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遠者也。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擊可謂也。故動於冒，故能得其疑。舉
昌範也。故敵體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常堅實，不復衰敗。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則令望
不憚道里。號審致施，則不險山河。警令著悉，敵命施行，則赴湯蹈火而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
之遠也。時用。敵我如椒，慎號審密，則其攻不待爭先登。豐旗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略，慈能
時用。敵我如椒，慎號審密，則其攻不待爭先登。豐旗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略，慈能
猶致勇奮。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
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
數也。動慎十號，章等。既有藝，在仙靈九明審九章，節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帶主計，必先定將。軍之主
必有常。軍之計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用為軍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減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器材。謂材番說行者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國之旗物尚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之刑則交
其所用也。器材番說行者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國之旗物尚青，木用事。兵尚矛，象春物之刑則交
寒害欽。其行刑戮，則於初日夜盡之交，其時尚塞主春。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經，法也。
敵不能。教習不著。著，強明著。敵不意，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
知也。教習不著。著，強明著。敵不意，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
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
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障塞者，所以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
盜者起。詭禁，所以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怨怒，故軍財在敵。必明其一，謂號必明其將，必明其
旗物尚赤，火用事。兵尚戟，象夏物之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必明其一，謂號必明其將，必明其
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舉亂，以成舉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管不戰者，其唯

不戰。其次一之。其次者。雖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故成大勝也。大勝。無

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旗物尙白。金用事。兵尙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紹晝之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

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偕。偕。謂同。偕習以悉也。盡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旗物尙黑。水用事。故尙黑。兵尙脊盾

象時物之閉。盾或署。刑則游仰灌流。死。而既乃投之於澶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

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擗才授官。至善之爲兵也。

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

修。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制。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

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合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同盟諸侯。謂天下。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

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

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悞。慎於號令之官。

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中方本圖 中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東方本圖 東方副圖 南方本圖 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慮虛守壽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治和氣用五數欽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藏

溫濡。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衆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火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募備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之。定計財。勝之。定知聞。勝之。定選士。勝之。定制祿。勝之。定方用。勝之。定綸理。勝之。定死生。勝之。定成敗。勝之。定依奇。勝之。定實虛。勝之。定盛衰。勝之。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枝。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

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減。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應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閏。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獸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局外。強國爲圖。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尙青。兵尙矛。刑則交寒害飲。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圖。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圖。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兩電。行秋政。水。十二。小鄧。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鄧。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

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尙赤。兵尙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濡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秋行夏政。堯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朔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涇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聞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尙白。兵尙劍。刑則絕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備。備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霽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大數。欽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儲度量。一稱數。毋征。數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尙之干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焉。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焉。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尙黑。兵尙脅肩。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焉。兵也。非地是求也。蜀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始。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

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施於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今有士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免也舍下必聽從而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進而官府亂小人用法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奸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有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露而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俱御下引上以恩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大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

田疇。利壇宅。壇。基也。修樹蔬。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輪
瑞。積也。貯修道途。便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導
水潦。利陂澹。決渰涪。涪。陰也。皆渰涪者。潰泥滯。渰涪之令通也。亦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慎津梁。此謂遣
之以利。上之六者。所導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鰥
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
窮。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振其
振民之窮乏。所以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大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
後政可善焉也。故曰德不可不與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
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正。比也。行既中。整齊撙誦。以辟刑僇。撙。節
自節而卑。纖膏省用。以備飢饉。細。細也。蓄。法也。故財用省也。敦蒙純固。以備禍亂。音莫。紅反。和協韓睦。以備寇戎。凡
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
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
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貧富無度則失
失其節。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
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
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爲人夫者。敦蒙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
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

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辯明也。辯明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隱。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誨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疏大罪。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擗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隱。則姦人止。修饑饉。救災害。振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謂農桑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無用。謂未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未農以勞矣。故備用不足。

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故天下是故博帶裂。裂博帶以就狹。大袂列列大袂以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則刻鏤爲素。雕琢采。則雕琢爲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市。市。中置物處。但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而裁之。不使偏失也。

卷二校正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即老子致虛極守靜篇也。幼官圖作虛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若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望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爲之道因也。又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景則陰則陽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請不可諫。△用五載。宋本脫此句。△諸國。宋本儒作饒。後圖同。王云。饒。皆侵字之誤。凡錄書從更之字多缺從饒。若饒之爲饒。饒之爲饒。饒之爲饒。皆是也。△行殿。丁云。殿讀爲饒。廣雅。區區。樂也。嚶嚶。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焉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往引應劭云。嚶嚶。和說貌。皆與此區義相近。廣雅云。登。樂也。韓詩外傳云。聞其徵聲。使人樂登而好施。下文誠不忍行殿。義亦同。△立常備能則治。望案。當讀爲長。說見七法篇。△同異分官則安。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攻之以官。望案。當從後圖作考之以言。義與曰。詢事考言。尹注誤。△威之以誠。安井衡云。誠當爲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三舉而地辟散成。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九舉而帝事成形。丁云。帝讀爲定。見周禮贊賡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成對文。△九本搏大。王云。搏大當爲搏大。尹注非。△十官飾勝備威。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之上。則十官當爲七官。△勸勉以選衆。宋本朱

本擬作遷，後圖亦作遷。丁云：作遷是也。度地篇云：遷有司之吏而第之。望案：遷之言具也，不必從遷。△春行冬政，肅行秋政，賈行夏政，閏。丁云：賈乃籍字誤。四時篇作春行冬政，則肅行秋政，則籍行夏政，則欲。△十二義氣至修門閭。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為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閭以宣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閭扉也。△十二始卯合男女。宋本始卯作始毋。陳先生云：毋當作母。音貫古毋卯聲同。卯亦作卣。詩齊風：總角卣令。毛傳曰：卣，幼穉也。禮記：鰥魚卯。鄭注曰：卯讀為鰥。鰥，魚子也。或作鰥，卯之讀為鰥。鰥卯之讀為母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邨中邨，冬之小邨中邨，皆不用干支，則春與我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豈其字或作母，或作卯，又誤卯作卯，修藤篇曰：影卯缺後論之五行篇曰：羽卯者不段。恭讀篇曰：如鳥之覆卯。又曰：毋殺畜生。毋指卯。俗本卯作卯。卯之為卯，與卯之為卯，其誤正同。今從宋本作母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卯，或用同聲假借字作母。學者承其誤久矣。△合內空周外。望案：空即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陰陽為圖。宋本陰作陽。△和好不甚。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用，冠行秋政，水。四時篇作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二二。案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下句。喬貴句。與上文十二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十二大暑至盡暑。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吳云：大暑小暑，以下文十二大暑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治陽氣。宋本皆脫此句。△麟薄綿。丁云：薄當為模。聲之誤。淮南要略篇：不測判純模。注：純模，大素也。漢孔耽碑曰：昭仁義令履模綿。△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水月令紀時變無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則葉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疑此葉字是葉字之誤。△十二二期風至。丁云：期乃朔字誤。朔風，涼風也。後圖亦誤。△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宋云：上四卯字。莊葆森先生以為皆酉字之誤。古酉為卯。與卯相近，且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以介蟲之火蟲。王氏引之云：上文言介蟲羽蟲毛蟲，下文言鱗蟲。則此亦當言介蟲。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獸為蟲也。不知羽毛鱗介俱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介，其蟲毛。是羽者介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為四獸之一。即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開男女之畜。丁云：開與簡通。廣雅：簡，開也。周禮大司馬云：簡稽

鄉民。△修與閭之什伍 元本無之字。△養老弱而勿逼 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私爲均。△信利周而無私 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總書害字或作向。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冬行秋政露行夏政雷行春政燕雝 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露。行夏政則露。行秋政則早。△十二塞至靜 丁云。當作十二大塞至靜。以上言始塞中塞故也。△器成於穆 丁云。穆當爲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教行於鈔 陳先生云。鈔讀爲抄。方言云。抄。少也。望謂鈔當爲鈔之借字。鈔本訓目小。引申之爲微鈔之義。易王肅本。鈔萬物而爲言。今字作抄。下文應於鈔。亦當讀鈔。尹注訓爲深遠。得其義。△戒審四時以則息 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乎而衍。戒。讀也。△審取乎以總之 宋本手作與。望案。上文以利息。以兩易。以解圖。句末一字。皆非誣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乎以總會其乏也。△收孤寡 望案。孤寡當爲孤寡。上文言養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數傳以時養發之 後圖數傳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俞云。食當讀作飭。屬下句。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施之焉養命 孫云。養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養命施之。與下文向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立四義而無禮者 俞云。禮爲倫之聲誤。詁文曰。儀。行頃也。廣雅釋詁曰。儀。表也。是儀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義也。或以禮爲之。此文立四義而無禮。即立四義而無儀。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詁之。未達假借之旨。△九會大命焉出當至 丁云。常至句下屬爲義。謂常歲所至。即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焉常也。△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 丁云。令大夫即命大夫也。管子它處兩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德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丁云。至字疑衍。與上文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句例同。上文言常至。即指會朝言。周禮時見曰會。是諸侯至王所見天子。非諸侯相會則來見天子也。變讀爲辯。詁文曰。辯。治言也。諸侯大夫請命於天子。受教於象胥瞽史。若言詔書名之屬。皆當承習之。周官大行人注可證。俞云。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及五年。即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德入。今以上下文求之。蓋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

開二年。適當未曾前一年。及既會後一年。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遠。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置大夫以爲廷安人共受命焉。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爲廷安人共受命焉。安人爲句。共受命焉爲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爲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臣爲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言下乃無怨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奪心安變。愛營爲處字之誤也。○韓書處字或作愛。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奪心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爲均。下文以理止爲均。遠產爲均。難知爲均。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植。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藹與斤。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驅也。言羣木於是驅逐也。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逐。○施營爲族。白虎通曰。族。族也。聚也。言鳥獸于是聚也。上文羣樂安聚。即其證。族字上與施營逐爲均。下與鹿爲均。族與施字相近而誤。尹注云。施謂有以爲生。謬矣。○義並同也。語詞之安。或爲乃。或爲則。或爲是。或爲於是。其義並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雖讀順詩書而已耳。揚倣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圖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稱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稱案據於前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實義。固宜其說之多謬也。△必得文成武官習勝之。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國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并銜以此下九勝之句皆連下務終幾理急事行原本九字爲句。又以得爲德借字。△幾行義勝之。陳先生云。幾讀爲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義與期通之證。△本定獨威勝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定聞知勝。後圖作知聞。△定論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威衰勝。王云。論理即倫理。依奇即依倚也。論理。死生。威敗。依奇。實虛。威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奇舉發不意。王云。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尹注非。△交物因方。俞云。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故能聞未極。後圖作無極。△視於新。陳先生云。新當爲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視於至小。故能聞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

相同。△殺松籍。望案。警嚴警字之誤。釋名曰。殺警也。行事蕭警也。發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聲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不警。今亦誤爲警矣。△動於昌故能得其寶。望案。昌當爲冒。寶當爲實。皆字之誤也。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身實而申微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並云。軍實。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尹注大非。△故能實不可故也。望案。故當爲攻字之誤。立於說。故能兵甲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博一繩固則獨行而無敵。王云。博字與一繩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爲之說也。博當爲搏。搏即專字。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繩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爲專。△慎謹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王云。尹注讀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爲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謹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望案。待當爲持。說見七法篇。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取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數也動慎十號。孫云。數也爲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慎十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爲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衆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類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審習五官。供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誤。五教不亂。九章審明。此五官當作五教。△必殺常主。丁云。當作主必常殺。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證。△有天下之精材。王云。精材當爲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鎔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錢書釋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說行若風雨。丁云。說讀爲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爲疾也。廣雅曰。銳。利也。△刑則交害。望案。害當爲害字之誤。說文曰。害。仇也。仇。鳥光切。仇也。曲脛人也。交。交惡也。謂以兩綱系交其膝下。若曲脛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爲韓。說文曰。韓。銳也。韓與害同字。牽下曰。車軸與銳也。段注曰。以鐵堅貫軸頭而制轂如銳。依段說。則韓以鐵爲之。韓爲繫車軸之說。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



人者亦謂之韓。其狀豈如銀錯矣。說文又曰。銀錯也。段注曰。平聲。韓。銀左趾。三蒼。銀。踏脚錯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銀衣。箸足下。重六斤。以代銀。蓋韓與銀音近。銀與極音近。周禮掌四注。在手曰極。在足曰極。極亦楮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在手曰韓。在足曰銀矣。欽或爲錯。丁說略同。△經不知。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竟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爲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莫之能害。元本作莫之能圍。後圖亦作圍。此涉上文無害而誤。△由守不愼。俞云。由。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閉守陣。△死亡不食。王氏引之云。死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亡。盡士之餉。死。士之死也。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食。猶饗也。饗死士。若田單之盡散飲食饗士。李牧之日。舉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死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各借資財。不肖饗之。則死士不爲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爲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刑則燒交疆郊。丁云。燒。疑錯之誤。說文。饒。饒也。饒交者。謂饒饒相交錯也。刑人既爲韓。欽。猶用疊。上文言交。案韓。欽。不於疆郊。此言饒交疆郊。不言韓。欽。互文也。△大勝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望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衆勝。無非義者爲句。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爲句。尹注非。丁說同。△刑則絕。絕。斷絕。宋本絕作絕。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絕。繫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注。四末。四支也。絕。未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望案。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則爲許不敢鄉。孫云。爲。讀作僞。僞與爲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僞。△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諸故能。諸。韓以悉。莫之或傷。習或韓之說。丁云。習爲韓之假借。韓。合也。韓。和也。尹注非。△明謀而適勝。王云。適勝。當爲勝。適。適即敵字。兵法篇曰。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敵勝而誤。△至威而實之以德。丁云。至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勝心焚海內。望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爲焚約。甚非也。焚。當爲焚。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焚。積也。字本作焚。段借作焚。勝心焚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莊氏葆琛謂烈當作列。焚作焚。言表列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焚。可證今本之誤。△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爲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知氣和。丁云。知當爲志。志。志也。△則危危而無難。供云。上危字當爲屈字之誤。望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經。五教不亂。九章著明。

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洪改似非。△著於取與之分。則得敵而不戰。王云。戰字義不可通。尹曲爲之說。非也。戰當爲戰。戰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俞云。戰。戰之借字。說文。戰。戰也。情即今情字。不戰。與上無害義相近。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次東方本圖。次東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爲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井衡云。此篇名圖。則當諒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既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望案。攻當從一本作攻。攻字誤。△十二年始節第貳事 望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上篇亦無此二字。△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望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五年大夫請發 元本作請受發。案前篇本有受字。△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井衡云。古本分經言爲三卷。此篇以下爲第四卷。

△莫如教之以政 治要引。無以政二字。△賢人進而新民退 元刻新作盡。△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起。下文同。△而飲食薪菜餼 陳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之同。△上弱殘苟而無解。舍下會覆疊而不慕從 尹注。解苟爲苟且。劉云。苟乃苟字之誤。王云。尹注甚誤。劉說是也。凡說書。凡從句之字。往往語倒。苟謀作苟。下文薄稅斂毋苛於民。苟字亦誤作苟。尹注謂毋苛取於民。非是。○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載。今本柯作拘。考工記。毋胡之節。注。故書爲苟。杜子春云。苟當爲節。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爲苛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廢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廢。不廢聞於世。說文。彼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變錢。苛之字。止句也。○說書苛字。或作苛。上從降。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字。止句者。蓋緣書從止之字。或作止。與從沖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爲復。復勢皆很也。言上強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復字从心。復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爲人。好利而爲復是也。又作復。史記陸吏傳。贊云。京兆無忌。獨期殷周。復是也。△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丁云。交發之借字。引當爲弗。古文弗與引相似。而誤發弗爲播拂也。△德有

大興 望矣。與當爲典。典者。法也。常也。此與下文所謂六興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作典。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與也。句而誤。
△烈壇宅 王云。手說壇爲堂基。非也。利當爲訓字之誤。《禮書》訓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爲塵。謂訓爲塵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塵宅。塵。輪輪相刺篇曰。經井田。訓區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塵。古者塵壇。周官。人。載。既注也曰。壇讀爲塵。是其證。
△論補積 丁云。場即場字。周官。泉。府作。場。史記作。場。△演將宿 俞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論言行止。此與上文道徐關市皆二字平列。尹注非。
△決宿積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觀度之宿爲淵。止水之宿爲淵。流水之宿爲淵。陸水之宿爲淵。扶水之宿爲淵。泓水之宿爲淵。澹水之宿爲淵。解水之宿爲淵。泓水之宿爲淵。是爲九淵。釋文。播。淵。也。莊子播皆作。容。蓋本莊子作。播。云。因流所鍾之域也。
△振麗露 王云。尹注解麗露爲疾。體裸露。非也。麗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振麗露。齊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肅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撤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肅也。《案廣雅。疲。肅也。疲。肅也。故云。露。肅也。正義曰。肅。義與保相近。保。露形也。肅。露骨也。誤與尹注同。《列子湯問篇。氣甚。形甚。張建注云。有膽氣而體肅。遂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微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並同也。字或作路。又作露。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天下之人以肅路也。《今本肅路作肅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正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所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露病於內。高注曰。露。路也。韓子初見秦露路病作疲病。是露與路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露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露露矣。韓子亡微篇曰。好露露百姓。《外儲說左篇。露露作露。《秦策曰。諸侯見齊之露露。臣氏春我不屈篇曰。士民露露。高注曰。露。肅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害。度路爲均。時苗爲均。今本路作路。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爾。《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路。亦是後人所改。《貧富無度則失。王云。失讀爲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是故聖王錫此八種 中立本王綴作正。
△臣不殺君 宋本殺作戮。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 丁云。務當爲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
△大夫任官辦事 王云。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焉。
△士修身功材 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威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爲有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 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
△民知務矣而

未知權。丁云。民知務之勢。亦當爲法。法與上下文一例。△故曰五經既布。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以上諸君上。宋云。韻言。猶也。望案。爾雅曰。語。變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隨情在惡。蔽語其上。與此義同。

△修飢饉。俞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脩。備誤作脩。又誤作修耳。△賜罷露。宋本賜作賂。賜字誤。△毋苟於民。望案。苟乃苛之誤。說見前。△而民不足於備用者。中立本於作以誤。△其悅在玩好。俞云。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樂之說。則在玩好也。墨子經下篇。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之文。蓋古人自爲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玩好。其悅在文。義並同此。望案。悅當讀爲微。說文曰。微。疆取也。今字作奪。言工巧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見奪之故在玩好也。似亦可備一說。△方丈陳於前。丁云。此五字衍文。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解上文珍怪二字。校者遂以之誤入正文耳。△是故博帶。黎大袂列。丁云。黎即勢字之段借。列。古裂字。說文。列。分解也。△隱瑟采。王氏引之云。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爲正。說文曰。正。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爲采也。隱瑟平者。金曰。隱。玉曰。瑟。皆篆刻爲文章。今則摩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鑲削正同義。尹注非。△守法者不失。王云。失當爲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曰。先。猶向也。言守法之人不向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遠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臧濟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春采生。秋采蔬。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若。明哲乃大行。第四舉。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大

探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毋訪于侯。毋著于誥。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不用其區區。焉飛准繩。第八舉。謹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毋犯其凶。毋還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

目。第十舉。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

所謂是而非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思。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意在不測。或苞藏得伏。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故聖人博聞多見。首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首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如滅。盡也。留。發也。言循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滅留大成。既留。盡發。君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致不偏。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春采生。秋采菹。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誠信逆弋。聖。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憤世。時亂方殷。未可明也。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默以俾免。俾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舊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也。何樂之。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也。然無益也。唯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可得哉。進傷焉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焉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為不利彌加哉。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甚。嚴詰臣亦愈生。不利。遇甚也。故退身不貪端。修業不怠。服。脫。隨。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所以俟亂世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大。則德業之明乃哲。哲乃明。齊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環湯湯。環音環。淩轅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者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傷武也。所以不平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量。依樂。政度者。所以時其明。蕭。蕭。尊則蕭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可伐。業明而不科。夫名

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德。其來久。所以絕四。惡其名實之聞也。惡其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爲怒。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留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極盡。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才實雖不慧。但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察其色。有所不晤。依賢以聞之。故仁夏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夏。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赦之在堯也。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赦。赦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若丹朱。毋訪于候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途。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

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指。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從南北之大意。不
大致。不以反經。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約。不可平以
平準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顛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不可以失
此術也。此術。逆火縣反。充言心也。心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目聽必順聞。聞
審謂之聰。審。故謂之聰。既順且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
願且得。故聰明以知。則博而不悞。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三者既博。故事無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處不得不知。不得不知
則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饒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欺。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
民懣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笑。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
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聽。主盛處賔。而自予雄也。
言君主豪盛。處己以賢。自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賔。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
許以爲英雄。予。許也。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
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辭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
地不利。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各有其時。
其名位。豈得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
不多而臻乎。

變通於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而物由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又恐未明其功。故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晝晨。半星見也。半星隱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略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山陵岑巖。淵泉闕流。泉踰瀾而不盡。隸備薄承。瀾而不滿。泉逾而前。隸備而後。欲其流不盡。至靈谷小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此以上略言地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哀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足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棹。持當爲。適擗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擊而鳴者也。應言苟有鳴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響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應鼓爲否。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笑。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聲來。猶從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稟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稟。宙合有稟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天地以類。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稟之。宙合有稟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天。天地以類。天地萬物。從而應之。稟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裏。宙合。廣積。入地下一裏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地爲一裏也。

變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品之不極。一醇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實。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實實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嘗。本錯不敢忿。嘗。謂行實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一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端。君者民之天。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先。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聖智。器也。聖無不備。寶無遺藏。二者。珠玉末用也。者。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立而不立者四。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寶善。貴善。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衰主積于貴人。公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遠其亡。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凡國有

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名于
人亦如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
下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又不爲推讓，每
制幸其名，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使人者人反設之。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
胥之俱進退勞佚也。皆視人與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而不能害
也，憎甚不害。故先王貴賞，愛必利，貴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
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
不結紐，約束則解，得而解，故可結紐則絕，得而絕，故可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
不列地，列地則人心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改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有鞭箠時
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是，以能繼天
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
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
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
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取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
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
無囷，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

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聖人用其心。純純乎博者。故不能立功而成功也。而圖。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純乎博而圖。豚豚乎莫得而圖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懿。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肯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笑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羈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

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憎。愛盡而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卷四校正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懷繩與雅鉤。望案。雅。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雅。案古書多用雅。蓋魏晉時恐與雅字亂而別之耳。△奮乃琴。望案。琴。琴之借字。△毋蓄于語。宋本語作語。是。△毋監于鏡。俞云。監。唱之假字。監本从唱省。聲與唱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監。淮南子齊俗訓。荆吳芬藝。以監其口。監即唱字。△不用其區區焉飛雅繩。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飛準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當以不用其區爲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若鼓之有桴桴則擊。供云。桴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桴也。桴桴則擊。當作桴桴則擊。桴與桴通。言若鼓之有桴。投擊之。則鐘然而有聲也。下文同。△王施而無私。王云。王當爲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分教而無妒。丁云。分教當作合教。呂覽

樂退。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魯諫篇。逞作盈。一。樂與同。盈。猶盈也。廣雅。盈。猶也。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短。小筋弛。長。王冰曰。短。猶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入。三日而復出。是為更而伏。晉灼曰。更。退也。太玄翼曰。陽氣能剛。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望曰。更。而自縮。故謂之更。是與樂同義。漢張氏古字通。盈。縮與剛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剛伸。盈。縮。卷舒。與物推移。剛伸。盈。縮。即剛伸盈。縮。△是以古之士。有定而未可陽也。丁云。釋名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致其陰陽。唐辯注曰。陰陽。陰陽。陽。主顯揚為義。與下文金字相對。宋本土作時。恐辭。△故慈其治言。含慈而藏之也。王云。尹注言。陰慈而藏之。則正文金字。當是金字之誤。余古陰字也。慈。與樂同。樂飲酒義曰。教之為言。慈也。鄭注曰。慈。讀為樂。樂。飲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樂其治言。陰拳而藏之也。謂陰飲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訓。辭。以俾免。正申陰拳而藏之義。△辟之也。猶夏之就陰。冬之就陽焉。王云。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為句。後人誤讀為賢者辟世之辟。而以為承上之詞。故于辟之下加也字。△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舊矣。宋本及作反丁云。反於寒暑之舊。猶言反時之舊耳。夏就清。冬就溫。則反時之舊。可以無之。左宣十六年傳。天反時為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進傷為人君嚴之義。丁云。嚴字。疑誤。嘗云。進傷為人君者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尹注非是。△故退身不舍。端。望。案。端。當讀為專。段借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蓋笏也。曰。部曰。因。俱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顏。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開。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以下皆段注。望。謂古。端。專。聲同部。故可。段。端。為專。下文修業不息。版。與專正同。勑。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修業不息。版。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為篇卷。以今證古也。△以琅瑯。瑯。瑯。人。丁云。樂當為樂。與稱量度三者同義。也。揚讀為瑯。瑯。說文作瑯。云。散也。琅瑯。瑯。瑯。四字同義。△不依其樂。丁云。樂當為樂。與稱量度三者同義。△爵尊則爵士。宋本則作即。△業明而不矜。俞云。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夫名實之相趨久矣。吳云。趨。當為范。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為病。高誘注淮南曰。范。病也。禮運曰。並行而不施。今名實並行則施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惠者知其不可兩守。孫云。惠與慈

通。△故曰欲而無謀。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夫行忿忿遂遂殺法賊發。丁云。夫行忿忿遂遂殺法句。即承上文正忿遂遂殺法句言之。賊發句。申言捷遂殺法之意。殺法者賊也。方言曰。殺。賊也。止忿所以賊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忿所以成賊使發也。△言色色以自誣也。吳云。也字衍。△循發蒙也。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爲猶。上言若覺以。若。時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藏居曰。昭然若發蒙矣。總書猶字。或作循。與循相似而誤。△所以害君義失正也。王云。當爲失義正。下文曰。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誣。△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焉。傾與盡皆釋舉目施字。逸周書大明武簫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即亡之借字。△凡堅解而不動。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解字誤。本作格。說文。格。堅也。卑記注。格讀爲陳埽之埽。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地員篇。五粟之土。乾而不格。又曰。五臬之狀。堅而不格。格。格皆埽之段借。淮南原道篇注。格讀曰格。堅。格與下階隄。皆二字平列。△失植之正而不謬。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以其與變隨化也。望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丁云。施字涉上文施施而衍。△不必以先帝常。王云。先帝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帝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爲賢也。帝字衍。△義立之謂賢。丁云。義立當爲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曰飛焉。大意得也。△勸則告。劉云。告當作吉。與下勸則凶對文。△稟不順不審不聰。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慎。案二字衍。稟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謂之聰。故稟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聰。則稟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本皆作聰。下同。△憂則所以佚苛。陳先生云。佚者。慢之段借。馬融注。語子罕篇曰。慢害也。△言易政利民也。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憤也而衍。此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內繼于美色淫聲。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宋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即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萬民心怨。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爲懣懣。上文曰。萬民懣懣。又曰。煩亂以亡其國家。此文即承上言之。△其死而不振也。朱本。必下有矣字。△可沈可浮。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與深爲均。△是以緒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丁云。緒當爲緒。據尹注。人之二字。在緒業上。淮南泰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分無人之二字矣。△幹乎無窮。丁云。幹。翔之段字。漢書西域



卷四 校正

卷四 校正

七一

傳上翔實。注翔與詳同。吳仲山碑。出入教誨。詳亦翔之借。文選東京賦。聲與鳳翔。澤徒雲從。注翔皆行也。△攻下一事者。宋本攻作政。注文同。△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王云。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下文曰。此各事之儼。其辭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懼爲人之憚憚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益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此況之況。失之矣。△牛星辰序各有其司。王云。牛星辰序二句。即承夜有昏晨言之。牛星者。中星也。說文。牛。物分中也。玉篇。中。牛也。是牛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牛星辰序。十二辰之昏中且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牛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淵泉閣流。丁云。閣當爲泓。說文。泓。下深貌。廣雅。泓。深也。△泉。陰韻而不盡。望案。段先生說文注云。顯乃渠字之異體。後人收入。如漢印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顯而無源。詩懷云。顯。濔濔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渠字。△尊承。漢而不滿。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俞云。薄。涸之段字。說文。涸。淺水也。字亦作泊。△言察美惡。審別良莠。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衍。察美惡。別良莠。相對爲文。△深而述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畫志墨。今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深而述之意。而涉也。墨與畫。所謂述也。明墨章畫。所謂深而述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天地萬物之彙也。王云。也字衍。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下泉於地之下。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泉。古聲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爲泉矣。△不可名而山。劉云。山乃止字誤。△一薄然而與。望案。呂氏春秋知土篇高注曰。一薄乃也。典品二字涉上文而衍。△貴富以營。陳先生云。富讀爲爲。爲。裕也。以裕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營耳。此承上文多內則富。內與納同。一時出則營二句言之。

當爲凶字之讀。△謂主積于將士。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士。將軍之士也。趙本衍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發將士。班勇策勳。△萬物之指也。宋本指作脂。△與人相胥。王云。胥。待也。若臣胥。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親。非也。△出爲之也。丁云。出當爲土。字之誤。土事也。管子書多段士爲事。△人故相憎也。中立本憎作脂。△陰陽兩生而參視。丁云。相疑死字。誤。參死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亦生死對文。易之爲道。不外一陰一陽。乾爲化。坤爲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發亂其中。則二氣相殺。不能化成。是以參死。△先王之所以取重也。元本作最。誤。△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學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丁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種而後定。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生言之。得者。得治理也。無。詁訓。孝乃者字之讀。已。指先王言。天下。即上文所謂萬物也。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成已而成物也。趙本承襲謬字。故句讀亦舛矣。安井衡云。唯無得之下。應言不得穀粟而死亡之事。而今脫之。△十日不食無嗜類盡死矣。俞云。無字涉上文無國土而衍。既言盡死。則不必更言無矣。△賢大夫不待宗至。宋本至作室。至字誤。△純純乎博而圖。丁云。博當爲搏。搏亦圖也。致工記梓人。人注。並云。搏。圖也。輪人注。搏。圖厚也。矢人注。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圖也。楚辭。橘頌。圖果。搏令。注。搏。圖也。楚人名圖曰搏也。此純亦圖轉之意。孫子兵法篇曰。彈彈純純。形圖而不可敗。說文。筴。箐也。箐。列竹圖以威敵也。△豚豚乎莫得其門。丁云。豚。隱之段字。廣雅。隱。隱也。隱猶隱隱也。隱與純純義亦相近。凡圖轉之物。皆渾合包裹。隱隱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堯舜純不分察也。白心篇。轉乎其圖也。轉轉乎其門。兩句實一義。△遺道乎若有從治。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應適莫如後。望案。適古敵字。△先王用一陰二陽者。望案。先王二字當衍。△能而穩乎能而麥乎。宋云。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爲能。遂改定爲能。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爲。與而字相似而誤。△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王云。衆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涉下文而衍。尹注于後而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故善辭者死於梁池。王云。梁非池類。且與善辭意不相通。梁當爲渠字之誤。渠。溝也。言善辭者死于溝池。△未嘗之有也。王氏引之云。嘗作未之嘗有也。後人誤倒其文耳。△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宋案。殆道本。賤作殘。△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備也。王云。故先王不備也。與上句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故先王貴明天道。丁云。嘗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似相同。天道以下二十二字。語奪不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振之人備則天振之 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醫鼓滿則處衰矣句下。△吾畏事不欲爲事
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白帖三十。御覽疾痛篇三引此文。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
吃耳。無兩爲字。

卷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也。閭閻無闔。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惡。惡。泰繫周固。形勢不而變爲惡。惡。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嚮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勸入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開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咸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逼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

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反。鹿鹿食薦。時貨。謂穀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遂。謂畜產也。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園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園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張家無積而衣服備。張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後國之俗也。國後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謀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故曰。粟行於

三百里。驛之重則粟賜。故人遠行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聚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故曰大凶也。此三年不熟。大凶則聚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抵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舊。稼亡三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笑。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處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官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笑。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之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則發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力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則爲盜賊不止也。故禁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效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滿閭閻不設出入無限隔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而既不設備食谷水巷塹井在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姪放樹木茂掘非者易爲宮牆毀壞門戶不開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儕宗也里

毋士舍。土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喪烝不聚。烝。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轉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輪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實爲下。則積勞

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

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賤爵輕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

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

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

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敵國。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

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有無君

之心。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實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

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

宗廟滅。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故曰贊。臣之作福。所冀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射人心。必使歸己也。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咸濟。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黨也。聚徒成羣。皆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其。所勉力事務。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修行。則不以親爲本也。簡考。治事則不以官爲主也。趙盧譽。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私人。所以禁之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特舉人則以爲己勢。爲國舉賢。特之。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於君。飾創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創上成用。附下成恩。枉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勞家富。祿寡。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侍達。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亦所謂盡人之性也。以侍達。聖王之禁也。貪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讒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以爲亡去之資。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讒。每輒爲人以壘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壘盛積士。以爲亡去之資。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之禁之也。

爲亡去之。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儲積。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鉤虛譽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遠交以諭羣。假爵以臨朝者。日與上爲市。

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尙儔。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假高貴。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假高貴。威臨本朝也。

通上而通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通上。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也。錯量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素積以閑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勸勞其身。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求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謂習者惡譽。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隱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慮。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探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取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師詐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權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平安其位。樂其事。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

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死。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必與下聽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割君之爲。何令。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爵令。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疆則上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輪。所謂教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人不聽上教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下。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廢令者。二者。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得緣隙而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成蠹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故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不惠未以殺之。反以雕文相稱。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反以無分役相稱。故謂之逆。爵人不諭能。祿人不諭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不諭功。故不爲死節也。祿。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恥。反以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以得富貴。爲榮華而相稱。故以爲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輕於上。無能受官。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尙得。不

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殺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後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貴賤不逆於令。違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說。毋後泰之養。節而適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之行。信而慎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也。力農藝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也。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故也。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奸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故也。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進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規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啻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焉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焉鄰。則以天。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心之變。有餘則闕。不足者

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起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擾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益此。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大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擾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五校正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閭不可以不修。望案。修當爲備字之誤。語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俞云。化變當

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衍。△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宋本飢作餓。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未復舉。亦無以字。此誤衍。△芸之不謹。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動。勤謹古通。△以人獵計其野。孫云。獵猶獵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復勿并。與此獵字同意。尹以人獵二字連讀。則非也。△夫國城大而田野饒者。王云。城當爲城。下文云。城城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城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城大矣。城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款字衍文。乃校者以之訓饒而誤加之耳。△觀臺榭。中立本觀作視。△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方一本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爲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也。又曰。二田爲一夫。此卽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地。每家授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食四家。則二千五百里。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餘於萬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徒所謂制其地城而封靡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城。義實相承。△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望案。一二字當互易。△大凶則衆有大遺菑矣。洪云。下文作衆有遺菑。無大字。則此大字涉上文而衍。菑讀爲徐有饑華之菑。遺。棄也。謂年大凶則衆棄餓死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以三之一。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與師役一分。則相逮者衆而爲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以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爲法。非也。△則道有損瘠矣。王云。損當爲損。字之誤也。瘠讀爲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瘠。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免於陳餓爲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爲羸瘦。誤與尹注同。字亦作瘠。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者。周官端氏掌除穢。與蔣同。鄭注曰。故書觀作瘠。漢書食貨志。堯再有九年之水。傷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蘇林曰。瘠音積。顏師古以瘠爲浸漬。誤與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道有損瘠。與上文衆有道也同意。損。棄也。謂棄齒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蟲瘠者。非是。又在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

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什一之節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劉云。案別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得凶凶。則民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聚也。望案。博當爲搏。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望案。此用字當衍。 △實虛之國可知也。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毋長儕。宋云。長儕。謂田畯之屬。郊時。耕農及郵表。暇。往。農。田。暇。也。郵表。暇。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詩云。爲下國暇。今毛詩作。暇。施。通。作。游。亦作。游。詩正義云。見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旌。諡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極。有三旂。維。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遠。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遠。師亦以遠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致民。取其垂。故謂之旌。其長稱長儕。(漢有游微官當是。)以此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故云郵表。暇。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毋士舍時毋會同。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喪蒸不聚。王云。喪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蒸。葬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爲族。使人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轉睦。蒸字本作蒸。葬俗書作蒸。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俞云。及堂爲服。服从段聲。古或止作段。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即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請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義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即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求字。即其證。本朝即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傳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斯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望案。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宋本無行字。望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說。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彘桀村人。安井衡云。古本作村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望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以。十年而破。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辭本國。徙都邑。以也。有

者異姓儲也。可證此文無兵字。△私情行而公法毀。望案。公法一本作公儀。△則國屈而自毀矣。俞云。古讀坐爲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俞云。讀當爲儀字之誤。說文。儀。行頃也。法制不儀。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故下與官列法。望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王云。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證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賚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丁云。亂國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回權之上。△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之事也。經之。似發下脫福字。△不貴其人博學也。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字誤爲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競也。卽此所謂博學。△故舉國之士以爲己黨。王云。己黨二字。義不可通。以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聚徒成羣。洪云。成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爲句。事讀爲傳。釋名。釋言。詁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說。故所解皆非。△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孫云。發讀爲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家無常姓。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恒產耳。△諭言爲民者。望案。諭言當爲說言。假借字也。謂以說言。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故爲聖王之所禁。△壺士以爲己資。修田以爲己本。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己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青紫形壺矣。字象壺矢。脩當爲備。

（俗書備字作僂。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卽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與。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誤。△隱行辟倚。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則邪也。王云。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逐。（倚邪卽肩官之奇妄。）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義言。爲倚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辟邪之事也。劉以隱爲索隱行怪之隱。則非。△側入迎遠。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遁上而遁民者。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竊偽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諸吏傳序曰。竊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遜。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王云。和親當爲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故莫敢超等踰官。僉利。蘇功以取順其君。王云。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衍。蘇。取也。言僉利取功也。韓謔。蘇。義壤以充。韓令。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者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榮其名。宋本朱本。榮皆作儘。丁云。名當爲分。營。治也。治其分。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取。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句言之。△故曰絕而定。望案。絕。截之借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靜而治。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今也。朱本作布。則誤字耳。望案。作君字爲長。宋本作右者。蓋字應其中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四引此。正作君。（今藏刊本誤軍。）△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法令行令在乎嚴罰。御覽刑法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丁云。管子言便辟。多指君側小臣言之。（荀子揚注同。）他書言便辟。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並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矜之人。與上四句一例。△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王云。綦當爲纂。字之誤也。（總書纂或作纂。與纂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旄之邊。今本纂誤作綦。）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綦功之審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縠。結璚璜也。淮南齊俗

篇。僕嘗景帝紀。並曰。錦繡繡組。宦女工者也。是其證。△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得也。丁云。尹
讀以取權道行事爲句。事便辟以貴富爲句。解之曰。諸事便辟。以得貴富。案當讀取權道爲句。行事便辟爲句。行事
者。事也。以貴富屬下句。△故蔡不勝於魏黃。中立本勝作行。△二三而求令之必行。宋本無二三兩
字。△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賞於功。丁云。能上當勝二字。上文云受祿不遇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賞於
功爲句。不當於功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此霸王之本也。宋本作伯王。△天譴之數
望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
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王云。兩王字皆當爲主。其攻皆當爲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元。與六相似。故六
爵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處六虛。今
本六字並請作其。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殺之者大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服法解亦
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雖不盡面可以得存者。王云。此與下兩句共三者字皆因下文
而衍。服法解無。△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王
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
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
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元本
作損益。△此正天下之道也。元本正作王。

卷十六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
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而不行。則賞罰不
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也。
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禁勝於身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聞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同，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為，殆。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謀毋自入。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民毋大過，上毋赦也。而不赦，則懼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敬，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姦以待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寡。法令微章，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讀，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禁而不止，則刑罰傷。愈禁愈犯，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其命。非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私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難，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苛儀，謂別量儀。宣故疆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修，故萬民之心皆服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禁之。

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比之故。今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不可登。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故久而不勝其禍。想法漸廣。轉欲危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故久而不勝其禍。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致覆

毋赦者。瘞疽不切。雖之積石也。疾可廖。爵不重。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則可與之圖難犯危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文有三侑。侑。寬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

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禍。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法者民之父母也。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悔。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

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

日。無閒游。財無砥滯。久故曰儉其道乎。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

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主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疆者立。疆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害也。夫善用者必以法。其不從法。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姦者說而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惡者公義也。故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僂。而斧鉞不上因。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許僂。不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大。魯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忘。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故春秋之記。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日不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非由杜門。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盡。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遠不及也。正者。

中立。故國者令止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公。非正則傷國一也。過與不及。故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辨而無義。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無義。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子曰。凡人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則軒冕臺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可。使人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開。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壅。令而不行。謂之牽。蔽壅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去以自治。立義以自

天下。制在一人。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莫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惠。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動與靜。此所惠也。動靜失宜。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惠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卽道正之士。從此亡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敵美揚惡。敵君美。敵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威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謀得兵勝者。霸。用兵必勝。故。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得地而國敗。死。復得地。既貪且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則何爲而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之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貪。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制

則能備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治衆有數。自治其軍。勝敵有理。勝於敵國。利。法度審也。法度審也。則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定宗廟。廟定則宗遂男女。人安則男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操有野無吏。則無蓄積。本業。故無蓄積。則人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聊生。故輕其產。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制則彊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在。今之倣也。謂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待其。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驪章。則載食而駕。驪則載也。謂藉其章而舉之。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器

成教施。追亡逐遁者。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恃固不拔。故特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遁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進而無所疑。退而無所疑。故。揭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屬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服從而爲己用。凌山院。不待鉤梯。習山故。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隱。實不獨入。故莫之能止。等威寶玉。必選精勇。俱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實不獨見。見之者。故莫之能斂。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奪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非彼所意。故不能奪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故散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故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逼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敵。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審不戰。服之以其次一之勝。不勝不以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之不以變。亂敵不設。乘之不以詭。詭計。勝之不以詐。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一本也。凡此。皆我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然。用衆貴辭審。故若時雨之節。用衆貴機速。故利適。器之至也。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也。若飄風之卒至。皆以一爲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者。則敵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不能用敵者窮。敵既不能反。故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勝之心。故必隨。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量。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害者之

焉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若據景變無所。無穀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所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爲。所此之謂道矣。無形亦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卷六校正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殆。羣書治要引。人作仁。△則人主孤而無內。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而成羣對文。△救出則民不殺。望案。救與傲同。△有言不遺。宋本遺作積。△民力必竭。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雖令覆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蓋往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往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國毋怪嚴。丁云。嚴當爲服字之誤。怪服與難俗異種對文。下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還者。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爲一句。丁云。自貴二字。當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則上令不行。△況主倨傲易令。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識。△詭服與難俗立。望案。詭服獨字之誤。△則上尊而民從。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則卒輕惠而傲。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故救者爵馬之委。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譽下並有也。△毋救者座睡。（與道同。）之破石也。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亦作破石。說文。破石。破也。破。厲石也。皆非治座道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御覽刑法部引此。



並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瘞之砭石。△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醜也。王云：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塞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惡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醜。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爲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部一引此並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彰貴賤。△則胥足上尊時而王。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作頻須亦胥也。△文有三脩。洪云：脩與宥通聘禮注古文脩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職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脩寬也。義亦作宥。△法者先難而後易。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林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曹靈起而亂賊作矣。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賞罰必信密。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聞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惡則刑賞信必皆其證。△則民不辭職。宋本辭作謫下文同。△勞之苦之。宋本無苦之二字。△軒冕不下僂而斧鉞不上因。俞云：軒冕不下僂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僂謫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之義。△不與大慮始。王云：大當爲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衆也。大亦當爲人。△故地創而國危矣。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凶字之誤。△而君獨甚傷也。丁云：傷疑揚之誤。說文：揚放也。今通作蕩。蕩者緩緩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雄傳注引晉灼曰：快蕩緩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缺。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不上而道止謂之侵。△勇而不義傷兵。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生而不正。宋本而作於是。△雖聖人能生法。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治要引此無雖字。△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俞云：謀讀爲謀謂猶爲也。△得此大者而君父不智也。王云：尹誠智爲智慧之智非也。智與知同。△小問篇持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持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言權已下移而不知故有缺父弒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賢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賢慧之賢。一爲

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識。聞。曉。者。智也。慮者。爲智慧之智。覺。識。聞。曉。爲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勝。智不智。上智字去聲。下智字平聲。經說篇曰。進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此篇內知字甚多。皆與知字同義。新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此篇內知字亦多作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惠。雖得之有不智。有與又同。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姚本如是。總本智作知。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每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知。而古字猶以矣。今人而不至謂之殺。俞云。殺當讀爲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也。環格古字。經。儻。少牢饋食禮。以餼于主人。鄭注曰。古文餼爲格。環之爲格。猶環之爲格矣。△牽環蔽壅之事。若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宋本壅作掩。王云。之下衍事字。非下衍敢字。爲猶謂也。古者爲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環蔽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絕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蔽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賢人不至謂之蔽。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忠臣不用謂之塞。治要引用作至。△凡民從上也。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彼民不伏法死制。中立本訓誤節。△務物之人。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雨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望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俞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明君公國一民。治要引一作壹。△正民之經也。治要引經作徑。△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輪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俞云。主當爲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輪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雖分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

故妄改爲主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此所謂擅也。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啻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則內亂自是起。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死。丁云。屍當作勝而多死。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食。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死。亦作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死者是用兵之禍。非謂勝則必多死也。△用兵之禍者也。元刻無者字。△四稱其國而無不危矣。俞云。疑當作四稱其國而無不危矣。具其形謀。國而文倒耳。△因其利則聽制有發也。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字而誤。△望案。宋本亦作民。△官無常則下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丁云。當讀爲長。則下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巧爲功字之誤。則朝無定。則字衍。定爲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據七法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一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獨也。即承此文言之。△蚤知敵則獨行。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機險以制。俞云。機當讀爲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殺服也。從雖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二日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洪云。身當爲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舉輕章則載食而驚。王云。舉本作臬。即藥字也。詩彤弓。時遵傳曰。藥。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養藥。鄭玄以爲兵甲之衣曰藥。藥。韜也。其字或作建臬。是建臬古字通。故尹注云。臬。韜也。今本作轉者。因韜字而誤加章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攷說文。玉篇。廣韻。皆無轉字。唯集韻云。露或作轉。則爲俗本管子所惑也。△故全勝而無害。丁云。據劾官。編。則故上當有脫文。△進利而行。宋本准作準。△進退若雷。而無所疑。望案。疑當爲處之省字。說文。處。止也。丁云。雷皆備字之假借。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進其上曰備。△一氣專定。丁云。定當爲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篤文。專意一心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鄭注。古文壹皆爲一。內業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屬士利械對文。△進無所疑退無所慮。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慮。△凌山跳。元刻跳。

作險。△竇不獨入。劉云：竇疑字誤。謂雖曰獨入，竇與衆俱入，非獨也。下放此。△竇不獨見。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出。出作𠂔，脫爛致誤。△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

大義因妄加不字。

△無守也故能守。隘。

丁去無語詞言惟守哉

能以字取勝承上全勝大勝言下文言駁駁駁勝之足以危國明駁勝之不如守勝也△衆若時用寡若謂風
丁云時用可言衆謂風不可言寡寡疑蹇之誤爾雅釋詁蹇遠也蹇文蹇尻遠之也蹇蹇也表望同聲寡蹇形
近後人誤以寡蹇爲文改之△利適器之至也陳先生云適古戰字下文不能致器者困致器二

亦不能用敵句不能

適者因承

不能利適句利適強勝

耳言勝敵由於器之機

用敵由於教之盡。器不練。不能勝敵。教不盡。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讀。
△用敵教之盡也。宋本敵作術。△遠用兵則可必勝。張云。遠疑捷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遠亦誤。
爲遠。此言兵貴神速。即上風雨雷電之喻。△出入異塗則傷其敵。俞云。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尹

居士自修 丁云修

當爲儲。儲與散力爲均。

△無設無形焉

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

焉無不可以化也。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讀下讀。呂覽老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焉。老子曰。道常無焉而無不焉。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焉而萬物化。形成焉。焉。化焉。均。△威不足以命之。丁云。威。屢我字誤。古我作威。又作威。(見集韻。)與

言。還之者。以而食。

卷一百一十五

其下

不日尋不歸其年三

卷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事
匡君。

内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傳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肯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肯而賤。故辭爲之傳也。

幾臣知奔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讓事，不廣開。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兄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兄子也。言二子既不自必得立矣。謂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小大慮。言雖無小智，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不立小白，則必不立矣。謂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小大慮。言雖無小智，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不立小白，則必不立矣。謂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小大慮。言雖無小智，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不立小白，則必不立矣。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也。

僖公使立子糾。今而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將管仲為兄，與我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致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僖公卒，以諸兄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細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成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膏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

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魯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繅。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謂扶公升車。拉其公聽於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齊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膏焉。振。故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脅而殺之。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從之於昏。故曰一。而無盡其力。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誠。襄公曰。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稱理屬焉。稱敗之望。夫君以怒遂禍。則遂成其禍。彭生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之禍。而風鼓。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稱由彭生。則此皆趨之生。於不節其類。故曰昏生無醜。稱。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錄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豈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履。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費。諫。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於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莒。廩。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

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被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其將爲魯害。故殺之。魯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

平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

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會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

不如親亂也。言管仲親亂多於小白也。亂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向不死。疏則可也。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亟急迎之。

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公苦先反。恐主怒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

齊必往怒。公曰：「若從鮑叔之施，自能討魯。」管仲有憂，其事不善。今主魯，言其救魯之政，而有急難之事。

其事既不濟。故來在苦後。一則齊丁謂也。苦不足則殺之。以誌全齊也。具問冬。前經令王施伯。嚴管仲。反哉不職。戮。公曰。言也。加伯經。豈有耳目。作而不殺。主豈之。故不殺。齊主至。有二三。與小白爭國。

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老萊子之見齊。可罪也。老萊子見齊之君。以爲於齊也。與同怨信。信於已。齊爲害。欲殺之。有與齊同怨。信於已。齊爲害。欲殺之。

如此猶實於不殺也。君臣諒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臣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

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湯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齊也及之管子之事必濟矣猶說也。雖令能用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被反齊天下皆鄉之豈

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如與之。魯君乃遂

東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膏有所定也。膏。特。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

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

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紃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紃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生者

或名。生定社稷。不兩立。既成生名。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寺入齊竟。自刎而死。

死。管仲遂入。君之曰。吾忍之也。賢其主也。君忽之生。不
管中之主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月

又魯作逆。乃君之臣召忽之死也。豈主生也。能讀讀侯。魯作之。臣也。豈主死也。成九合之功。豈曰耶。



年。集賢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其智於國。國則不亂。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乘。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乘。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則其國亂。朋友不能相合。而國乃可圖也。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故乃可圖。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欲與之入。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中心實。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焉上死者焉下。吾以五乘之資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方得讓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藏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敢。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而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扞出。曰。死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

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言。不盡行夷吾之。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識者。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士。不妄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政。修之。謂重其稅賦也。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愾。其智多誨。曾多則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尙微焉。亂乎尙可以待。國政微焉。則未至。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知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莖領而刎頸者不絕。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諸國相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士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尙少。吾參圖之。安能圖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圖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

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內失吾衆。謂敵搖動之。諸侯設備。數見侵備。設。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則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饋。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若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有事。小國驕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諒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搖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以右手舉劍將搯桓公。且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嘗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攻國。無有進者。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國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國辟其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故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桓公夏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遺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桓公

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附大侯。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救順天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邳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草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土庶人毋專奔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長。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尙可誅。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管。可罰也。

敬貴近。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勸而不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從之。故能君。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事君敬而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清斷獄。定罪罰者。此言提舉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管仲。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提舉者。此言提舉者。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也。管仲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訟驕。驕而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下則淫佚。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拔朋黨。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險也。傾。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於州里。吏進此。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人君必用之。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出與師俱。父賤而子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死。所謂在三如一者。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者非以垂憐易義。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卷七校正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肖也 宋本朱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小慮

王云。尹訓惕爲惕懼。與有大慮義不

相屬。非也。惕當爲惕字之誤。說文。惕。放也。今讀作蕩。言小白之爲人。跌蕩而有大意也。跌蕩則爲人所不容。故下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憂。惕亦當爲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深懼也。是也。情與願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爲惕。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惕。△吾君卜世。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因舉紀聞諸子類引張璠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俞云。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情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夷吾之爲君臣也。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爲君臣當作爲人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已立君臣之義。大非。△與夫人皆行。元刻皆作備。△使公子彭生乘魯侯魯之公薨于車。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即脇字之假借。說文。脇。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脇音呂闕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摺。莊元年公卒。傳說此事曰。脇幹而殺之。何注曰。摺。折聲也。以手摺折其軀。釋文。摺本又作摺。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摺折之也。若以爲勾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彭生二於君。俞云。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置輔君。而從之於背。故曰二。夫從君於背。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夫君以怒途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望案。惡親指魯言。聞容當爲聞咎。字之誤。廣雅釋詁。聞。加也。昏讀爲恨。生讀爲姓。毛傳曰。恨。憾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不畏魯之加咎。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即加咎也。由其憾姓。無恥之甚。謂公與文姜姪。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二月魯人告齊曰。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無所歸死。望案。死當依左氏作咎。△見豕負羸。丁云。豕下不當有羸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羸。因而誤衍。△家人立而啼。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詩。當是古本。陳先生曰。啼。俗譌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錄。錄於徒人費。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原本左傳改之。辯見經義述聞。△使魯殺公子糾。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則彼知能弱齊矣。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公若先反。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王云。尹氏訓及爲就。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

相則信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將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一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並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及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君必不能待也。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爲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飽故作饕。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將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侍之。韋注並曰。待。禦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爲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爲宮室以待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園。國與鄰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誤。劉已辯之。△將胥有所定也。宋本將胥二字作其耳。△豈且不有焉乎。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誰謂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臣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其及豈不足以圍我哉。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援正釋此意。△老臣是以雲道。劉本是作足。△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踐亂。桓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爲一年矣。尹注誤。△君曰不罷。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蓋涉上下有君字而誤。△臣僚齊國之政。俞云。祿讀曰幾。謂傾幾齊國之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傾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鄭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臣貪承命。陳先生云。貪讀爲飲。段借字也。貪承命。言飲承君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曰。無是貪羨。謂歆爲貪之賤借字。古歆飲貪辭同。飲之爲貪。猶貪之爲歆歆。尹注非。△二年桓公踐亂。又告管仲曰。丁云。屢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移置上文耳。△內修兵革。俞云。內修

兵革亦宜作議修兵革。蓋即上語而申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而說。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關市之征修之。元刻修作參。△吾君惕。望案惕當爲惕惕。故也。說見前惕而有大慮下。△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篇不智下。)誨與悔同。(案辭傳。優哉游哉。怡容誨誨。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根。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釋文。魯讀爲誨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下同。)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楊及自知其德。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飽叔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亡乎。尹注非。△莖傾而刻頭者不絕。丁云。莖。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同甲十萬車五千乘。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洹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俞氏正變云。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皆有聞。如言封內食采耳。非如漢人說關內侯爲增函也。△君果弱魯君。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堅強以忌。丁云。忌與基同。說文。基。毒也。△諸侯之君不貪於士。貪於士。必勸於兵。張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士。則已。若貪於士。則必勸於兵也。禮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句法正同。或欲改不字作必。非也。△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望案。嘗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望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即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遺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不競於兵。宋本競作覲。△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今君鏘封亡國。國盡若何。孫云。鏘當作覲。求也。言三國所以亡。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安得有其實。張云。有疑當作無。△與車三百乘甲五千。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說。每車一乘。甲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續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衡。是其證。△管仲又請曰。聞病臣願賞而無罰。俞云。聞乃國字之誤。山樵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親。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諸侯之遺。元刻諸上有請字。△可以爲西土。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

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士。令有無理之國與土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衛國之教危傳以利。丁云。危。危之段字。說文。危。變也。傳乃轉之誤。中臣篇作巧轉而免利。悅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即巧轉也。△魯邑之教好通而訓於禮。丁云。通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魯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作魯國。通乃通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通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通明矣。△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禮。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疑即一人。禮乃禮字誤也。△多小信。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張云。下二句涉下文而衍。上衛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據曹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謬作蒙。博於教當作博於教。教與學同。見說文及漢外黃令高彭碑。一教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張云。當由曹與蒙相似。初誤作曹。又聲誤爲蒙耳。△狄人伐。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諸侯許諾。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小侯車百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斬孤竹。俞云。斬。斬之借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斬。拍取也。△遇山戎。安井衡云。古本通作通。△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食。安得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幼官篇。△無國勞。供云。無與毋同。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事毋擾。下句毋專予我。即土無世官。尹注非。△不開敬老國良。望案。國疑國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夏。善也。尹注非。△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俞云。此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桓公使鮑叔帥君臣之有善者。王氏引之云。君當爲羣。羣臣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推大夫是也。晏子諫不仕者之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即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嘗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是也。△凡仕者近宮。宋本宮作公。△令一人爲負以車。俞云。車乃連字之誤。得王管行服連注曰。羣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開篇。負轡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轡作服。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登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食其委。宋本其作以是。△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數。而不當有罪。丁云。別讀如小宰傳別之。則司農注。傳別。謂券書也。則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傳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閭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爲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書。遠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儻古今字。費讀爲密。皆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種有大賓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儻數如尹注所云也。供云。義當作權。謂費權之數。尹注非。△出欲通。劉云。出疑土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間也。續書出字或當作土。若歌省作款。費省作賣。歌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舉行。今本土譌作出。又習察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土。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從政治爲次。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贖。次之。王云。爲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爲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爲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贖。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贖而言。若有爲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贖。謂能聽獄訟也。賈誼爲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贖。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贖。則誤衍而字。起起字。△行此三者爲下。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耕者農農用力。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班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誨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爲勉。而誤以爲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

而後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上文凡三見。皆無着字。△管仲進而寧言上而見之於君。宋本無之字。△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劉云。處華爲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爲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食爲句。尹注非。△用力不處不事賢。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爲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賢行。疑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爲句。又衍一農字。△工賈出入不應父兄。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斷微情與義易義與衆易衆可無敵有可無敵。王云。當依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無敵而誤。尹注可證。丁云。微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如斷義盡究之義。○廣雅曰。俄。衰也。義與俄同。○殺。害也。○爾雅文。○斷微情爲句。與義易義。與衆易衆。二句對文。衍一易字耳。謂微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民易爲邪。與善。則民易爲善。

卷八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賢。嘗以供賓之義爲急。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說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爲粟。播壞則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有。不可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盾一戟。盾。盾也。既出盾。過罰以金。過殺致金以贖。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妾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通而有者亡矣。古之驟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魯老有德之故以仲父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揖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敬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號致之。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治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斯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謂死王長德謂思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謂死王長德謂思施廣也。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殘。不虛。謂獨。冤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謂殺。

塞不潔情者也。困窮。謂彼國微賤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往而進。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也。擊。擊鼓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殺也。羣臣。羣臣也。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殺之魯。是戮魯也。鮮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修。戮之。以請若不生羣臣。

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謂
鮑叔受而哭之。三舉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侮賢人。言多

怨賢人。必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心。管仲召忽率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

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

於能成人。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

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

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者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猶尚可加

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

君也。言昭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此固。豈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微除

其凶邪。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跼纓插旌。示將執。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皆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

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命盧恩公遂與歸。禮

之於廟。三酌而問焉。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羣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

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陳姜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獎。獎。車與然後。戎士

待陳姜之餘。陳姜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

者。設象以爲民紀。按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矣事。必令始終相應。然

其本窮其末。勸之以慶賞，紿之以刑罰。冀除其頹施。頹。謂高之頂。人或不登頹。庶者所以警勸。賜予以鎮

其本窮其末。勸之以慶賞，紿之以刑罰。冀除其頹施。兵士言能務農戍兵。故冀其順而除其荒。賜予以鎮

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遷。農人之子。朴質而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爲士者。則所也。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長威農。故聖王敬長農而威近之。又秀才生焉。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戾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謂堅矣。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尙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務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佚。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山澤也。入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通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日會。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懷親。相及以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會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德絕世。故人殖。殖。生也。則會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陳

賢能踈力而崇上之
民則蠲而寧知矣。

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

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

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

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

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願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用。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

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

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

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率之四里爲連故一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族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

師率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者以田曰鼙振旅而且整旅。

秋以田曰獮

愛少相。長相游。祭相。死。喪相。血。渴。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印。哭。立。相。憂。是。故。夜。載。其。聲。相。聞。足。以。無。見。治。兵。國。治。兵。是。官。卒。任。職。是。於。軍。軍。旅。政。是。於。交。內。等。皇。威。令。不。得。違。背。官。卒。任。之。人。人。與。人。林。保。家。與。家。相。

畫戰其目相見足以相戰。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資行於天下。教士謂

之
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鄭長復事。復。自公親問焉。曰。公予之耶。有吾憂

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闡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

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

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粟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謂此人所稱稱之言。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賜也。賜問其鄉里之賢也。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

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內。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

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卿大夫，名之曰三選。此

人曰三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

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

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罷女，無家，罷女爲罷士。衆取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

義之衆，與以爲伍也。罷女無家，娶之，故無家。衆取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

也。女三嫁，入於春穀者，故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

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

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譴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

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

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毀賊之力。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遠，遠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以蘭盾、軫車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軫車，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重罪。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後拘囚爲訟者。正當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鎚。試諸木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正君。所以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官。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臨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憂倫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爵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也。以政正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笑爲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濶，常濶，地名。使海於有梁，或遇水災，數令漲於渠。

彌於河階。後教之穿渠彌。互於河階。皆地名。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草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之。分吳地。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鄆。既割越地。又據宋鄆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也。使貢絲於周室。使貢楚所請娶絲者也。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于齊。齊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有河。而騎寇始服。北狄以屠何爲寇。太嶽之後。故言隆嶽。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神祇爲盟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驛。謂魯盾之屬。不解甲於壘。言不用也。殺無弓。服無矢。殺。弓衣也。無弓。無殺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不解兵於驛。言不用也。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自卑而勞。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臣無下。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

南至吳越巴梓郢。不度。離題。黑曲。皆南夷之國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鳴焉不降。而鷹隼鷂梟。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握粟而筆者屢中。長者不佐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從弔。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也。至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見有者。謂龜龍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賈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殺子般。又殺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畜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國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客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廄繫繫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以夏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縶而入。縶。丘紛。載而歸。言其空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莒而不要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

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使關市幾而不正。壅而不稅。察也。察其蠹。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郿陵。

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勤於中

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

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圖。武事立也。定三章。車馬人皆有章。甲。日三章。僇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

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

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倨。於

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益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君子。得其力。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其小

德而歸。故不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

失成命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

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

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

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

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尙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飢作餒。治要作餒。△治國不失秉。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使百戰皆加勇。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彼爲其君動也。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供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願請之以戮羣臣。朱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請受而甘心焉。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語意正同。△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殺而以其屍授之。△是君與寡君賊比也。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魯君乃不殺。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恐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脫仁字。俞云。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加不字也。△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俞云。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當讀爲乃。管仲爲子糾之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足當爲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是其證。△願以顯其功。宋本願作願。△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尙可加也。丁云。當讀衆必予之有得爲句。力死之功。與下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本作作德。予讀曰與。衆必予之有德者。謂衆以有德之名與之也。尹注非。△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王云。將何如爲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爲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加是。承上尙可加而言。△鮑叔被而浴之三望案。浴者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國語曰。三望三浴之。△管仲諫。經插衽。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駕夫篇。載其左翼。韓詩曰。載捷也。捷其翼於左也。士冠禮注。扱衽於韞中。鄉射禮注。扱。扱也。大射儀注。扱也。內則注。扱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淮南泰族篇。捷而朝天下。捷。捷即捷。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本捷。孫說同。△應公之賜。王云。廣雅曰。應。受。

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死且不朽。尹以賜爲賜死。大謬。△戎馬侍衛車之製。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而賢大夫在後。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世法文武士之遠。陳先生云。齊語述作續。章注。續。功也。據管子則齊語當是續字。韻文。述。道也。續。述之或字。下文亦云以遠文武之迹於天下。△合羣國比較民之有道者。齊語國作史。△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端。端作舉。△冀除其類能。宋本。案國語作班序類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冀。除與序。皆聲之轉。冀除當讀爲班序。旋與毛通。俞云。冀字疑最字之誤。祭文冀作最。與最字相似。故誤也。據今所用頌賜字。後人因最誤冀。遂隨改最爲除矣。△而百姓可御。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三鄉一帥。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長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劉云。齊語作制。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屬。屬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爲連。連有帥十連爲屬。今三鄉下缺爲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爲縣耳。王云。十邑爲率。率當依齊語作卒。(下同。)

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續書率字或作卒。(見儀禮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爲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營爲五。下文云。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譴之。曰。列地分民若二。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毋有淫佚者。宋本佚作佚。△土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揚子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稽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閭民而言。作石民非。△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開燕。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開燕亦當如齊語屬下讀。△審其四時。權鈞具備其械器用。劉云。下二句當作權鈞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鈞其用。是也。往皆非。△比來耜耨及。宋本耜作耜。耨作耨。孫云。耜耨當依齊語作耜耨。(宋明道本如是。耜。耨。耨也。所以擊草也。耨。大耨。所以耨草也。宋本耨作耨。耨。宋本作耨耨。耨。耨字之壞。今又誤而爲耨耨。尹注非。△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沃壤。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沃壤之。此乃字蓋及字之誤。△以且暮從事於田疇。王氏引之云。且暮本作且昔。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且莫。管子自作且昔。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



校正

一三三

且昔從事於此。不隨此處獨作且暮也。昔與夕同。△首戴學蒲 齊語學作茅。段先生云。作茅是也。今俗云馬

學。可以爲莖莖。△以疾從事於田野。丁云。疾字涉上文疾殺而衍。△其心安焉 宋本脫此句。△其秀

才之能爲士者 宋本才作材。△是以聖王敬畏字。形相似而誤。△辨其功苦 望案。苦讀爲鹽。詩傳曰。鹽不堅固也。字

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似而誤。△給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什。字形相似而誤。什與

亦作是。周官司兵辨其物。往謂功作亦作是。見荀子。△給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什。字形相似而誤。什與

協通。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什。大戴禮朝事篇。計。史記曆書。稅釐協治。卓行索隱本。協作什。計作

計。分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計。比協材。章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相示以功相讓以巧 元刻作相示

以巧。相讓以功。與齊語同。△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不列。△日昔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望案。貨當是資字之誤。章注齊語亦作資。資財也。王

氏煦國語釋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適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絨。早則資舟。水則資車。△服牛轡

馬 劉云。轡一作輶。望案。古無輶字。輶必輶字之誤。齊語正作輶。△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

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俗書總字作輶。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輶。△相讓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並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賈。相讓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則民不移矣 望案。矣字

衍。△正旅舊 佚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謫 丁云。井

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爲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好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

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稻。蒲葦管。蔽之用不。麻麥黍梁亦不盡。即此所謂陵陸丘阜田

疇均。齊語作陵阜陸均井田疇均。井字衍。不謫。齊語作不謫。謫。△穰姓不勞則牛馬育 王云。勞讀爲勞。方言

曰。撈取也。廣雅同。古無撈字。借勞爲之。齊語作穰姓不勞。則牛牛馬育。章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

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穰姓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舉財長工以止民

用 王云。止當爲民。尹注非。△民心未吾安 安井衛云。古本無吾字。△舉而嚴用之 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無財 齊語作慈慈民與無財。章注。慈。育也。慈。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聞曰。慈。語詞。猶言

因也。慈。則慈之。借慈者。愛也。卽也。與無財。則所以均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

皆謂慈卽愛民也。△君若欲正卒伍 佚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

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則其制令。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五鄉一師。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故萬人一軍。望案：人下脫爲字。當據上文四爲字及齊語通典補。△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爲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政卽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令不得遷徙。宋本令誤合。徙誤徒。△家與家相愛。丁云：愛當爲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大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之人，卽比閭之人也。鵬冠子王銖篇：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與管子同。△稱福相憂。望案：福字鈔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驪欣足以相死。望案：死疑助字誤。鵬冠子正作相助。△以橫行於天下。望案：橫讀曰旁。旁猶會也。偏也。齊語作方。△聰明賢仁。宋蔡僔道本實作賢。下文同。△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聞字。（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謂之蔽賢。齊語賢作明。△謂之蔽才。齊語才作賢。△維順端懿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之三字，乃後人所加。宋本無。）齊語作惟順端懿以待時。韋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其稱秉言齊語作綴謗言。望案：綴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字。音相近。△則足以補官之不參政。宋本官作管。古字通。△乃召而與之坐。宋本乃作短。齊語坐作語。△可立而時。齊語作說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爲大官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昔，以垣爲聲。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晉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歷制度。）又脫去授字耳。尹注非。△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不相近。若本作疚字，無緣誤爲肉。蓋其字本作灾，熱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韓文：灾，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戰戰在灾。今詩灾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

次字若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成矣。△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望案。宋本無第三故字。)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五屬大夫復事於公。冊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文。無於字。公下屬讀。△政事其不治。望案。其字衍。冊府元龜引無。△聰明賢仁。冊府元龜引實作賢。△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犀首。冊府元龜犀首作犀。△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俞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作。△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宋本別行。△管仲對曰。宋本作管子。△故使鮑叔牙爲大諫。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起。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知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並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曹宿孫處楚。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季勞處魯。宋云。季勞卽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勞。故誤爲勞。△徐開封處衛。王云。徐嘗爲衛字之誤也。開封誘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衛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匿向處燕。孫云。匿向蓋卽大匡篇晏子。△客友虞晉。冊府元龜友作支。△又衛士八千人。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千人。韋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又與有同。)齊語作爲。爲亦有也。(說見釋詞。)△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齊語沈作淫。政作征。△審吾疆場。宋本作疆場。此本誤。△反其侵地常贖。齊語常作愛。△以安四鄰。冊府元龜作鄰國。△巢疆於河階。宋本作有階。與齊語同。冊府元龜亦作有。王云。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有階。不作河階也。△網山於有牢。冊府元龜網作繼。下文同。王云。網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環山於有牢。賈注曰。繼。環也。是賈本作環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網山者。蓋俗書網字作繼。與環字相似。綴弱爲繼。又讀爲網耳。尹注非。△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築里。王云。吉字卽臺字。上平誤衍者。齊語作臺原姑與築里。韋注曰。衛之四邑無吉字。望案。冊府元龜引無。△地南至於僉陰。冊府元龜引無地字。△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齊語海作河。續作繼。△有教士三萬人。韋車八百乘。王氏引之云。八當爲六。

上文云。五十人爲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存魯蔡陵。冊府元龜作有魯蔡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城。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南據宋鄭征伐楚。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上耳。△路方地。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道部七引。並作方城。尹注非。△望文山。朱本作放山。謂形篇同。齊語亦作放山。黃不烈云。戰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其南者卽此。△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謬。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號號沙西吳下。作南城於周。反胙于隆謬。猶得不得而。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隆。惟小匡一篇首尾完。似勝國語。隆水臣。嚴不得而。此僕人整齊國語之文。遂放上文海濱作隆。今定據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謬。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侯。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謂太嶽是也。國語反胙于終。賈唐紛紛之說。並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殺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西肩假始服。宋云。據此言肩假。則知肩假春秋時已有。然非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荆爲也。△制冷支。俞云。制乃剽字之誤。齊語作剽令支。韋注曰。剽擊也。△方丹投拊。王云。投拊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拊。△乘桴濟河。宋本桴作浮。△至于石枕。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縣車束馬。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與卑耳之緇。王云。緇誤爲緇。字之誤。齊語作辟耳之緇。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緇。○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緇爲終。○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緇十里。尹注非。△拘素夏。丁云。秦夏。疑秦夏之誤。秦與大同。望案。封禪篇。西伐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中諸侯國。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以誓要于上下。蔣神。劉云。蔣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卽其證。誓要當爲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衆神也。尹不知蔣爲庶之誤。而以蔣神二字別爲句。誤矣。△甲不解墨兵不解。王云。墨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墨。韋注曰。墨所以威甲也。補音。墨力追反。望案。諸文。墨大索也。臣。讀弓弩矢器也。讀爲匠之匠字。△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丁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傳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字。△實謂爾伯舅無下拜中立本脫實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舅無下拜。土昏禮注。古文舅皆爲姑。此舅字後人所改。△亂之本也。丁云。案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接桓公懼云云。中閒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多大之辭。考左傳史記之

言。勳遠略乃在復會葵丘時。鳳皇爲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亡佚。特錄簡於影。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搢栗而登者。虞中。宋本朱本皆作登。此本誤。俞云。登即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黃龍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風經傳。正謂此類。△蕤縠。望案。蕤乃總字之誤。△後曰昌。丁云。曰昌與總義文不相異。曰者。明之壞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獻德篇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陸志篇曰。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天地之文亦曰明昌。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感也。廣雅。昌。光也。△龍旗九纛。宋本旗作旂。△渠門亦旂。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考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轂。所謂牙渠門即轅門。轅渠昭八年傳。置旂以爲轅門。范寧注。轅門。叩車以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旂。而置交龍之旂也。△天子致酢於桓公而不受。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受而言。△請爲關內之侯。卅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大牛爲幣。卅府元龜按作罷。丁云。上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齊語無。△諸侯以纁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王云。纁帛布本作纁帛。說文。纁。緇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纁帛爲幣。纁帛與下文錦正相對。纁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纁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纁帛明矣。今本作纁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語作纁帛以爲奉。韋注曰。纁。緇無文也。韓子十過篇。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爲介。介即今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謂作分。注內枚字又誤作散。辨見經義述聞通說。鹿皮四个。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誤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擗載而歸。卅府元龜擗作擗。俞云。擗字當從禾。即稻字也。說文禾部。稻。發束也。从禾。困聲。此作擗者。又從从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於是又大廬處焉。劉本忘作惠。△通齊國之魚鹽東萊。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干字。△墮而不稅。宋本墮作墮。詩伐檀釋文。墮。本亦作墮。集韻。墮。亦作墮。△築蔡鄆陵地夏豐父丘。齊語作築蔡茲晏負夏領釜丘。△築五原中牟鄆蓋與社丘。齊語無鄆字。宋本朱本社丘皆作社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社丘。見春秋僖公十五年。△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齊語勸作權。△敬大成。宋本敬下有之字。△行地毳遠。宋本毳作茲。△定

三章 望案。王照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僂五兵。朱本作隱五刃。△於是列廣地。中立本於餘施。△用此五子者何功。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鏡耳。毛詩。百穀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功也。尹注非。△度義光德。劉本義作儼。△管仲曰。斧鉞之人也。丁云。曰下疑脫臣字。△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改。晦夜從禽不反。△田莫不見禽而後反。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姑下有妹字。荀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人君唯優與不敬。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敬不及事。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僂。優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僂則亡衆也。△巧轉而兌利。惠氏周楊云。兌同說。顯千里云。兌卽銳。見荀子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說轉以利。顯說近之。△小廉而苛。宋本苛作荷。古字通。△足恭而辭結。劉云。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王云。教當作敬。敬與學同。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結。注非。△墾草入邑。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左下。新序雜事篇作掘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當作辭結。注非。△請立爲大司田。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爲司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桓公聞寧戚歌。舉以爲大田。淮南繆稱篇。韓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大田爲田官之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治要反改爲司田也。△臣不如賓胥無。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卽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寧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爲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爲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則不使爲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爲大理。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辨見上。王云。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寧戚爲田。隰朋爲行。此文云。隰朋爲大行。寧戚爲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東郭牙爲大理。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爲大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章爲大理。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鮑營。我商資矣。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密詩章作密詩商。皆是也。新序作弦寧。卽弦章之誤。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爲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

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文是管仲告君之詞。故稱弦章。）而章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請立爲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爲大理。司字亦涉上文大司馬而衍。△則五子者存矣 存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期篇作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關

卷九

霸形第二十一 （隱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鵠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鵠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鵠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寡人有所歸向。寡人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擅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狐幼不刑。澤梁時縱。故人人不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

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綯臂稱疾。謂。魯也。自磨其體。若有所痛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仲曰。諾。於是令之懸鐘磬之禮。千元反。禮所。陳歌舞等。以禮飾之。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虞之閒。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鐘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伐。謂斫也。謂斫併歌舞之樂也。併。除也。宮中虛無人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慶。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緹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緹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之偶。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殺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豈睢水也。東山之西。水深穢境。穢。敗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平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

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管人者。人亦管之。今楚王之管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善。仲父何不遂交楚哉。是違於道也。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離雄。居室如鳥鼠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城峻。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齊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輔。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墮。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輔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雖百代而無。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驩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隄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強。汝山。紅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二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象。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劍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賓屬四海。四夷各得其宜。

以恩屬時匡天下正之。時一會而大國小之。曲國正之。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暴王殘之。修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於國。戮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兼正之國之謂王。衆能正他。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事物之所不達。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事物之所不達。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若人有道。有常道。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亡鄰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國危。則聖人知矣。故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賂欲取。有所誦有所信。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能用天下之權。故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衆。用此以引。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損。更可以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總以委侯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獨一。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欲亡而亡。攻逆亂之國。貴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貴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服。夫先王取天下也。術則無

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則多所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時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夫一言而壽國。故壽也。不聽則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自營。而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腹之姦謀。故憎惡內。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腹之姦謀。故憎惡內。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謂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有渡易之辭。然後傷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來。韓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禁紂之暴。則無傷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起絕而又堅。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未也。本大而墜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未小。則難崩。墜近而攻遠。歸。若高光之有國中河內也。以大事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按彊助弱。按。抑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最續亡。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祿國從其國。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復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復損。故復小。

故。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危。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危。列不讓賢，列，列爵位。賢，賢不齒弟擇衆。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也。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舉大事。人心。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過者，伐其太。封之內，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近而不服者，以地惠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師伐之，不敵不來。德。此其文也。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疆。離疆則乘節者，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國。故曰。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傷。武之於榮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費衆。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亡之形。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宣。擄。聚也。在於權，霸王

今乃久留其事。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將如之何。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豈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豈待乎。欲有所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養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使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子弟以奉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此人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不耕。此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職自行文書。身任士。官承吏之無田。鎮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卒子弟不田。獵者幾何人。不田。無上事。乃率子弟。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種交者。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銀。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斷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之事。謂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率家馬總之屬也。

轄家車者幾何乘。車。言直有馬。說家。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佐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器。疏臺而可。弓弩之張。弓弩之可。衣夾欽。欽。鉤也。衣夾。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屬何若。其鋒厲可。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此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屬何若。其鋒厲可。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此器物宜修者。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其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謂車之有防。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夏備用。必足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詰而遯國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膳。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疏帥。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駘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膳。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疏帥。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駘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餒。草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用不藏。必致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隄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隄闕。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禦者。絕塞之。隄闕空。所捕盜賊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

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管制地之時。君爲此言。故言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之親。高地下地。上承。父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非地則無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而萬人所容居。具取之地。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奇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之職。自然齊。各主異位。毋使讎人。亂普而德。管九事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嘗各主之。無使讎人。關者。諸侯之隙隙也。謂隙關。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萬入之道行也。謂因此明道以重告之。再重而告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其煩擾。益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謂征如此。可十六道同。置關。凡有十六道。皆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謹。而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則無致於權人以困貌德。敦。敦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惑以不惑。凡此。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入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掌行者之尊。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入失信。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四極而撫安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其行之時。必明其調度。無得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關

內言八

卷九校正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與朋見立有間。說聖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與朋侍立有間。△有或鴻張而過之。元刻或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藝文類聚引無鵠字。御覽有。△非唯有羽翼之故。御覽引無非字。△盡不嘗
言。王云。嘗言。謂言也。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謂直言也。臧陶議。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讒
言。字亦作讒。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言。謂言也。昌言也。郭注曰。言曰禹拜昌言。昌讒。當。並聲近而義同。
△則必從其本事矣。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謂其本公
之本。即承此本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皆朝於太廟之門朝。丁云。趙本朝字別爲句。案門朝即門廷
朝。廷一也。謂言篇。門廷遠於萬里。△市書而不賄。劉云。書乃廬字誤。注非。△裸體。御覽引無疾。供云。楚詞
離世篇。情素繫於紉帛。王逸注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胸而褻疾。左氏傳二十八年傳。總轡束胸見使者。即
其證。尹注非。△於是令之縣。縣。縣之。俞云。玉篇本部。縣。再煩切。絡絲簪也。或作氣。說文無。簪。二字。蓋即
縵字。糸部。縵。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義云。縵。絡也。又下文兩言。縵。縵之。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縵。縵。縵之。縣。縵
縵本在縣。更從而縵。縵之使牢固也。△桓公視管仲曰。宋本視作親。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親。近也。言
桓公最近管子而爲言也。望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蓋誤。△將爲何行。丁云。爲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
證。△令其人有喪。唯。望案。有與又同。△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望案。君疑贊字誤。△楚取宋鄭而
不知蔡。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止形近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爲代耳。△暴王殘之。丁云。案當作暴國殘之。與上文五國
字一例。△兼正之國之謂王。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中
立本鈞作鈞。是也。宋本今本皆誤。△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王云。據尹注。得地均分。可以臣
彼。均自利彼。於我何貪。則代字當爲我字之誤。我不謂貪。我不爲貪也。○古者謂與爲同義。說見釋詞。○安井衡
云。伐乃代字之誤。代本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尹以上術
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張云。術術乎大德。就作一句讀。術古通作術。爾雅。無德。爲德。作也。郭注。言術與作之

鏡尹注非王云上文云以從漢之行行諸侯之親從德即此所云皆皆乎大德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望案。說文及廣雅釋詁云壽久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貴者明聖也。丁云貴皆讀向。向與義同。荀子王制篇貴賢。楊倞注貴當爲向。△重宮門之營。王云。魯書治興宮門作宮門於義爲長。陳先生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門。案王宮方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侯城門南方此就明王說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從。張云說文營。市居也。字通作環。公都首引事非曰倉顛作字。自營爲人。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蓋所謂環列之尹王說恐非。△聖人能隨時。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時成其事是其證。下文雖無主則因事無備則廢。設字承知者急錄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是以聖王務具其備。中立本具錄。△大本而小標。宋本標作振。△墨近而攻遠。宋云案墨字古文論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冊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御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職國策所有墨字是御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墨。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也。△此天下之所載也。望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戴猶戴也。△繼最一世。王氏引之云繼字義不可通。蓋計之謬。言計謀爲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爲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繼乃疆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下文云疆最一代。代卽世也。△千乘之國得其守。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諸侯皆令。王云令當爲合。下文云諸侯合則疆。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重而節者凌復輕。宋紹興本凌作陵。△兵威而不止。丁云上下文要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爲正。此涉下文三藩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何攻而取也。△卿貴而不臣。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又曰故大位至仁。則操國得衆。大位即卿相。故言貴也。△夫上夾而下宜。王云夾當依尹注作救。宜與相同。莊子讓王篇宜布之衣。上救而下宜。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文同一例。尹注非。△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條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政平則人安土教和則兵勝敵。望案土當爲土。土上讀人安土與兵勝敵對文。△動作勝之。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因其大國之重。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疆國衆合疆以攻弱以圖霸。宋本作弱國衆是也。今本涉下文多言疆國衆而說。△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元

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言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地霸之時。則無道字。望案。強國少嘗作弱國少。此涉下文強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施霸。則聚疆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強國少。則此句何解乎。下文強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強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不必承此文言也。△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衆是貪大物也。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爲句。此言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最列爲句。歷元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弟。謂不能於衆人中次弟以擇之也。此皆不願乎人以爵祿。故曰貪大物也。尹注失之。△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王云。方心當爲方正。據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爲文。尹注非。△立政出令用人道。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尹所見本是心字。△舉大事用天道。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卽上文所謂時至而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並列。今本皆譌而爲道矣。△伐過不伐及。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正與此同。△一而伐之武也。王云。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傳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文武具滿德也。王氏引之云。滿當爲備。字之誤也。俗書備字作備。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曠之材而百馬伐之曠必罷矣。曠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馬代之代。迭也。言以曠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曠必罷也。曠最一代。言曠爲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曠伐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甘誓兩攻字。墨子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同。古琮切正與共聲近也。△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疆。王氏引之云。制讀爲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爲言卑曲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折曲也。曲也。曲折也。折節者。卑曲其節。以事疆大之國。下文曰。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疆者。謂不肯附於疆大之國也。尹注非。△未嘗有先能作難。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無有常先作難。陳先生云。無有連下讀。無有常先作難。連時易形。卽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以無有連上讀。非。△無不敗者也。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有常先作難。連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釋堅而攻。還曲一百五十引。應作羣。△羣世不在善攻。王云。羣本作治。此時高宗諱政。治世與善攻兩不

相涉。通與兵三引作治世不在魯政。是也。治世不在魯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禮宜。今本改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獨王不在成曲。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曲與典字之誤。望案。明道本國語。豈曲。今本曲譌作典。此其例也。△刑還而禮曲。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爲形。此刑亦當讀形。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獨猶失也。△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禮。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讎。疆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禮。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借字也。尹注非。△夫神聖視天下之刑。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殺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衍。士輕死。謂不惜死也。△上帥士以人之所戴。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當爲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脫爲字。未能隨定也。△則人不易訟。陳先生云。易讀爲傷。傷。輕也。△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趨。張云。此卽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晰。△行此道也。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衆不能作一句讀。大謬。△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宋本壯作仕。誤。△閬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望案。上也字衍。△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猪飼產博云。牧乃收字誤。△問宗子之收昆弟者。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故收族。△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俞云。離讀爲僂。禮記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僂。偶之僂。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僂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丁云。尹注曰。不使。謂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己身為官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弁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卽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寓者誤弁人之使何事。與下文身何事。句法一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望案。君讀當爲羣。說見大匡篇。△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之人也。從當爲從。字形相似而誤。(羣書從字作從。從字作從。二形相似。)他國之人。來從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訓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問邑

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上言貧人之債食。此言貧士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曰債。△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俞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牽子弟不田。俞云。尹解牽子弟未得其義。小臣篇。十邑爲牽。十牽爲鄉。然則牽子弟者。牽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牽子弟。蓋當時有此稱。△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丁云。冗當作問。坤書問字作口。與冗形近而誤。俞說同。△戈戟之聚。丁云。聚當作聚。戟衣也。△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時簡稽節馬牛之肥脂。陳先生云。節當作節。字之誤。節下疑脫田字。周官冢宰。聽師田以簡稽。△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丁云。位當作池。周禮師節注。故書位爲池。是其例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這道陌闕深防。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脫一垣字。闕上脫門字。誤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闕也。防牆當作牆。築城郭。修牆垣。絕通道。陌門闕。深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雍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修園倉。文義略同。四時篇。修牆垣。周門闕。輕重甲篇。立臺闕。築牆垣。文句相同。△君曰選國之道。安井街云。君下當脫子字。△毋使讎人亂晉而德營九軍之親。王云。晉當爲晉。晉本作晉。形與晉相似。尹注晉廢其德。晉亦當爲晉。與晉同。故注言晉廢。丁云。當讀毋使讎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讎人也。亂治也。晉猶也。而猶乃也。出治天下。猶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無注。說文。軍。圖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同。九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圍。九州也。一指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霸言篇曰。以途德之行給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身外事謹。望案。此句疑有脫誤。△視其名。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三字。則本無可知。△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或職爲均。望案。宋本貌作兒。兒乃完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夏。宋本作兒。夏之例。完德。全德也。下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兒。皆完字誤。丁說同。△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俞云。尹解邊信爲邊人失信。殊不可通。邊當讀爲邊。即今箴字。王篇竹部。箴。箴也。然說文無箴字。箴即箴也。箴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尙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小信謂之箴信。猶小德謂之箴德矣。顧命篇。敷重饗席。孫氏星衍疏曰。箴俗從竹。當爲箴。即箴音。據此。知爲箴正字。蔑爲箴字。箴爲俗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應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

勿視聽。故是故聖人齋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日當物。故是故聖人齋滋味而時動靜。其生。御正六氣之變。則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無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曰外。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豈名利之物能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憚意。道德爲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微來。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災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氣相求。如此者。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物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實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能聞一言而多言而不嘗。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多言吠。爲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得物實也。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不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書。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桓公明日弋在廬。廬所以成米多集焉。故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馳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鵠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慶也。二子不能爲羽。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容。而遠有德。德。賢。雖鵠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又近有色。容。而遠有德。德。賢。雖鵠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

辭。故曰其桓公薨然遽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
 將若君何。桓公薨。然遽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
 蕩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
 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輒射援綬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宮。謂里宮
 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謂里尉故令里官進二子。將蒞刑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
 之先祖。謂陳其所言。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
 成教。故曰。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宥而後
 君之教。故曰。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有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宥而後
 曰。雖誤。三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謂祭魚。然後入
 曰。雖誤。三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謂祭魚。然後入
 然後入。草封澤。謂澤多草者。刈積成封。可用焚墮者也。三年教人。四年
 山林。草封澤。謂澤多草者。刈積成封。可用焚墮者也。三年教人。四年
 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與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地。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
 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與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地。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
 意我故。今伐之。故其物。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意我故。今伐之。故其物。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蓋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蓋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
 不出乎。蓋。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
 不出乎。蓋。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
 何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
 何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
 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女及此謀。今彼言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
 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女及此謀。今彼言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
 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
 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
 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絰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相
 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絰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相

我思其不明曰。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言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也。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就其朋乎已。管仲對曰。君請憂已乎。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管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其上。今吾併得臣。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爲國以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慮。寧戚善於農植。貪於積。孫在之爲人管言。而不能以信。信用。向不能欺。凡此四子。皆神能太過。不巨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先知未然。夷吾。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故哀歎也。以二國所以稱聖也。

若寄許然。則楚不得。若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許一國。二國有為私。而齊獨有盟。若不可救。此救彼不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狼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狼。謂以不連狗。去之。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狼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狼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則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薨。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於鄆。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輟曲。濫車之水。其水深。則名山通谷經川。謂當川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木蒲葦之所茂。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因。謂境田可播殖者也。謂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謂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羸。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知能三首合。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故謂之參具。

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猶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讖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主獨斷於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愚。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官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望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教令使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攜彈來。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故曰猛毅曰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盡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長。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管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至。可當一戰之用。十年之蓄積。十年之蓄積。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心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城雖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募。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

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散亡至。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饒者同實。殘。謂無甲。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鋒者同實。將使人與饒者同實。使人。謂無兵甲者。殘。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遷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而自散也。游務。所謂無戰心者。下不敢守城而禦也。則天。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營先而爭焉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德術知能。則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故小征千里。偏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闌之。闌。謂發候之。今既聚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偏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闌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分聚作。主者發日五候。大征偏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日一闌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散金財。謂令主者日一闌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故善用兵者。無構壘而有耳目。耳目。謂聽遠。防禦小。兵不呼敵。不荷衆。不妄行。不強進。呼敵則敵人戒。荷衆則衆不用。若周幽之傾紂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

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給其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職。既實信。則必君臣合體。其不至謫。如此。則人膏夫之事究矣。吏膏夫盡有警程事律。警。限也。程。准也。專。輪法辟衡權斗斛文刻不以私輸。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刻也。言據文而舉劾。謂輪法。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輪法辟衡權斗斛文刻不以私輸。之後。則雖有敦懇忠信者。不得害也。人膏夫之教既成。則人皆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膏夫之律既成。非。雖有豫怠。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膏夫。乘其事。謂乘吏膏夫之律。不敢爲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膏夫。乘其事。謂乘吏膏夫之律。不敢爲敗也。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人不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禮不易。一轂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成於上。而審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體。內外有別。故曰。夫爲人君者。隆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其食之。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

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立功。不微俸而儉生也。則人於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名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其力最可愛也。故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後舉用之。然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是故知管人君也。知管則謀慮無遺。身管人役也。身管則財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管則不公矣。君故不爲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實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惠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管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壞。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道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其力最可愛也。故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後舉用之。然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是故知管人君也。知管則謀慮無遺。身管人役也。身管則財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管則不公矣。君故不爲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實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惠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管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壞。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道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

者也。故曰。主道德。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讓君命令而後行。若耳目待心制而後用。故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謂上事。則威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行。皆。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審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行公道而託其私焉。變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僞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僞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譌。若食之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收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謂亂。察之官得人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正。衣服繡綬。盡有法度。繡。繡。古。則君體法而立矣。體。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第

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大尺一縛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縛。古維字。准。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遵。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絕者。衆皆從正。而有所伏者。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讓之於天子。天子而讓也。讓於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布之縣。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其論衆官之相總要者。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矣。匡請所疑。上。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營量法制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慶。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時令不姪。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相告。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爲。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謂其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運身。緒餘以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稱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

除諸民。故姦僞當。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聞也。或有不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聞。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有過者

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或有不疾其威。法。然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官。事人不事。獨立

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天下也。民比之神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聖。失相轉。可。否則

濟。芻蕘之言。賢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謂

不能易。故聖也。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殺而不用。無所用法。故先王善與民爲一體。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

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聽有

極。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

目不壅。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

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

短長及其身力。若量能而授官。臣之授人官者。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

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臣之授人官者。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

交期於正。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

交期於正。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

卷十校正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我儻猶轉轉糾南至現邪 王氏引之云。猶讀爲欲。古字猶與欲通。(六雅文王之聲。儻。匪諒其欲。禮器引作匪草其儻。周官小行人。其特遊墨。儻。作屬。儻。泥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儻。作欲。)(轉。當爲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糾。當爲轉。糾。丁氏升僞曰。(望。儻。案。升僞先生名杰。歸安人。嘗師事東原先生。此伯申尙書述其說。)(孟子轉。糾。案。字。記。引。齊。都。試。墨。子。春秋。並。作。轉。糾。魚。與。角。分。與。斗。均。形。近。而。誤。案。丁。說。是。也。糾。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作。升。者。相。似。故。隸。爲。斗。我。儻。猶。由。轉。糾。南。至。現。邪。言。我。之。儻。也。欲。由。轉。糾。之。山。南。至。於。現。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糾。朝。舞。遠。海。而。南。放。于。現。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盡。正。而。曲。爲。之。說。非。也。)(張。云。嘗。疑。孟。子。朝。舞。亦。即。轉。糾。之。謂。你。朝。字。左。旁。似。轉。舞。與。附。亦。聲。相。近。而。其。地。即。始。皇。本。紀。之。之。界。之。界。轉。附。亦。聲。之。變。別。有。說。)(△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儻。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儻。孟。子。亦。作。一。儻。一。儻。夕。儻。聲。相。近。自。帖。三。十。六。引。夕。作。儻。下。同。△公。亦。固。情。謹。聲。以。儻。尊。生。丁。云。尹。注。云。儻。爲。防。禦。以。尊。其。生。疑。本。作。儻。以。尊。生。生。與。聲。聲。爲。均。△期。而。遠。者。莫。如。年。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唯。君。子。乃。能。矣。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爲。能。及。矣。今。本。脫。爲。字。及。誤。爲。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桓。公。退。再。拜。之。日。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退。再。拜。命。曰。是。其。禮。△靜。然。定。生。聖。也。張。云。然。猶。乃。也。)(見。王。氏。釋。詞。)(靜。乃。定。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不。相。告。而。知。王。云。相。字。衍。△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望。案。詩。正。月。傳。云。旋。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物。成。草。書。物。作。勳。與。功。字。形。近。而。誤。△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宋。本。肢。作。枝。△傳。其。四。經。而。謂。學。者。王。云。傳。讀。爲。舍。其。陰。而。弗。由。之。舍。古。同。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虛。信。外。不。孝。弟。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註。曰。傳。命。不。倫。信。也。即。鄭。風。采。芣。之。舍。命。不。倫。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韓。讀。管。子。曰。傳。命。不。倫。傳。字。而。注。乃。以。爲。恩。信。之。傳。陋。矣。△馳。弓。馳。軒。而。迎。之。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軒。作。揮。禮。記。內。則。右。似。決。揮。注。揮。謂。拾。也。言。可。以。捍。敵。也。說。文。軒。臂。也。字。從。金。旁。作。望。案。御。覽。寶。章。部。十。二。又。引。作。軒。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引。軒。作。杆。△非。皆。二。

子之憂也。御覽非皆作皆非。似互倒。也當是邪字。古也邪本通。△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王云。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鵬形篇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闕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爲之作注。失之。御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張云。有字疑衍。下愚飢寒死上皆無有字。△朔月三日。洪云。當作三月朔日。△進二子於里官。日本籍銅表傳云。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釐僖同。桓公父釐宮之廟也。臣氏春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事。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參省而後弊。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省而後治其罪也。立政中。臣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今令三省者。寬緩其刑也。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算即蔽。失之。△張云。疑後字本作后。故譌爲友耳。△五年始興車踐乘。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門傳施城。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北伐山戎。出冬蒐與戎叔布之天下。御覽百戰部五引作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中婦諸子。張云。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妾媵之號。詳見漢書外戚傳。蓋春秋時已有之。△對曰。妾人聞之。張云。妾人猶臣人。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竊自悲。今注引管乎此文。△必則朋乎。劉本則朋作鴈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朋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鴈誤矣。△掘路家五十室。洪云。掘。古通。掘。爾雅釋言。掘。具也。釋文云。李本作掘。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掘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爲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掘當爲掘。振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掘。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窮困之家也。義詳見五輔篇振器露下。五輔篇。衣凍寒。金饑渴。臣貧寒。振器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器露。即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君請嬰已乎。俞云。嬰乃獲之誤。錄書獲字或作獲。見祝睦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嬰相似。儀禮士昏禮聘禮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若有所問。不獲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王氏引之云。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

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也。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鮑叔之爲人。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孫在之爲人。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爲臣死乎。王云。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紅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麋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餘見經傳釋詞》。尹說大謬。△東郭有狗噬噬。王云。噬當作噬。玉簫。魚佳切。狗欲噬。廣韻。噬。犬闕字。皆作噬。無作噬者。集韻。噬或作噬。則所見管子本已誤。△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王氏引之云。殺當作噬。注內殺字宋本朱本皆作噬。考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爲噬字明甚。若如今本作殺。則注當訓爲杜家。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八引此作殺。乃後人以誤本改之。但注讀且暮欲齧我殺爲句。則非。尋釋文義。當以且暮欲齧我爲句。噬字則屬下讀。抑者。噬字之誤。從文。噬。五令不得行也。玉簫作噬。牙令不得進也。抑而不使者。謂噬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醫人之狗。蒙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今夫豎刁。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是將欲過其千乘也。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並言衛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監車之水。陳先生云。監當讀爲窺。詩衛風。淇水湯湯。監車唯繫。窺。窺也。監車與窺執同義。窺亦窺也。上云窺。窺之險。言地之高遠。此云窺車之水。言地之淺近。△宜草。林本蕭草之所茂。王云。宜。《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宜以治天下。高注曰。宜。草薊也。《草薊即草芥。今本薊。謬作薊。辨見呂氏春秋》。逸周書大聚篇曰。設壽道路。聚宜丘墳。靈樞經靈樞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宜。故枯草亦謂之宜。楚辭九章。草宜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宜。是也。草宜。林木蕭草。皆兩字平列。尹注非。△困殖之地。孫云。杜牧孫子注引。因作圖。謂圖地可種植者。或古圖字之省。尹注非。△地形之出入相錯。

者盡蘇之 張云：讀疑當作證

參惠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 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想。望案：此殺字當讀爲殺，言懦弱則見殺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 丁云：勝當作賊。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勝作賊，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孫云：案禮記禮器：衆不匡懼。注：匡猶恐也。尹注非。△用日維夢 孫云：夢讀爲召誥：女乃是不變之寢。馬注云：寢，勉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常在，天未明時，收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皆其證也。尹注非。△其數不出於計 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 中立本後下衍有字。△故小征千里徧知之樂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開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開之 安井衡云：古本開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探下文十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是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一字爲築矣。開，闕字之借。尹注謂私候之，即闕義也。張云：此文疑有錯簡，日一開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五開之下。△攻堅則輒，孫云：輒當作輒。說文云：輒，柔而固也。△乘瑕則神 宋本瑕作瑕。下文同。△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刺毛，屠牛則刀游閒也。孫云：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刺毛。與此文異。望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刺髮，則刀遊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刺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何則？游乎衆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衆虛之閒，剖中理也。△不行於完城池 丁云：池字衍。城與焉均。△敵人雖衆不能止待 望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辯見大匡篇。△治者所鎮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讀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權度下一則修義者惑。望案。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見形勢篇。△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撥竿而欲定其末。義同。蓋側景者。當立表平地。若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然則上之畜下不妄。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並同。△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丁云。所字。即則之譌而衍者。則出法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法制度者明也。恐非。△則上下體。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尹讀非。△民足於產。朱本無此四字。△以勞受祿。安井衡云。古本受作授。△上之所以尊民也。朱本尊作道。△制令傳於相。宋本傳作傳。望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傳。相也。相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以繼信。審以傳審。傳亦傳字之誤。傳。轉也。助也。君審臣亦審。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形相近而誤。△入臣也者。申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正其德以蒞民。宋本蒞作蒞。△是故知審人君也。身審人役也。君身審則不公矣。張云。公疑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即不法。蓋身審者。人臣之事。君身審。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坐萬物之原。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誤。下文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而官諸生之職者也。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毋走而奉其敗事。丁云。奉當爲故。事字衍。尹注曰。不勝在則敗。廣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勝救。與上文收其福。不可勝收相對。△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官治者耳目之制也。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爲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淮南傲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撓乎爲上之道。故下文云。爲上而矯。勝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下文云。爲下而勝逆也。修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斷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變久而不知。宋本變作變。△有侵僞殺上之禍。宋本殺作殺。△則婦人能食其意。俞云。食讀爲餓。說文出部。餓。敗創也。言婦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政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簋。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觀視然。楊注。規。規。小見之貌。△丈尺一練制。王云。練讀若準。字或作矯。敦。敦。並同耳。同官內宰。

出其度量循制。鄭注曰。故書清爲數。杜子春讀數爲純。純。謂通廣也。制。謂正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文八尺純四邪與。賈人同其度量。壹其清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稱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一咫。邪只。並同。制文八尺。土喪禮下篇。謂用制幣玄纁束。注曰。文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答趙商問曰。巡守禮制文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禮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韋子外傳說左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地形篇曰。門開四里。里開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是故天子有魯讓德於天諸侯有魯慶之於天子。大夫有魯納之於君。民有魯本於父。慶之於長老。王云。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魯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魯。讓德於天。諸侯有魯。歸諸天子。卿大夫有魯。薦於諸侯。士庶人有魯。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誤作存。辨見經義述聞。△是其禮。經書薦字或作慶。見漢書相史晨奏孔廟後碑。形與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晏子春秋問篇。薦魯而不有其名。今本薦字並誤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是故歲一言者君也。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說。歲省者君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微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相繼要者官祿士。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祿士爲句。△量實義矣。臣請所疑。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謀。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云。義。儀之借字。儀。度也。△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丁云。實。功實也。義當作謀。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云。義。儀之借字。儀。識人之姓也。望案。誠嘗爲成。姓嘗爲生。皆聲相近而誤。△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王云。殺嘗爲試。言不敢試其姦僞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証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誘爲殺。又誘爲殺耳。尹注非。△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爲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惠厚不能供。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威罰之制。劉云。威罰之威嘗爲實。注非。△是以官人不宜。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若任之以事。望案。傳嘗爲傳。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傳於相下。△若任之以事。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

授官兩若字並管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禮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官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儻注並云授官爲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並同

卷十一

君臣下第二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戰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焉民與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德而民師之師智者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則無惑僻之事給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參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過其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則虛匱而無節財匱而令虛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故可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勝則固守則固夫貴重則上不給也貴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虛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是故厲之以入政入政謂供足故不信也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貴之以王禁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播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復搖動而下不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此自然之勢也人懷德而來畏威而去者也

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東布之，東，謂易也。布，謂敍也。一飲之貲，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起治斧鉞者，不敢讓刑，當其罪，當拒也。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其有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寶，義禮明也。墳，墳也。墳，猶貌也。或刑賞之，其敢也。如此外者，天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無賢人。故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故曰：德便則君危，君德見便，不危何待。論便則有功者危，則有功者危，故令便則官危，行，故官危也。刑便則百姓危，刑便則無辜受，而明君者，審禁淫便者也。上無淫便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擢。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一其優厚，雖非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則男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也。則先通亂，令能隔也。則男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伏也。五者，與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己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也。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則此巨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政，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收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

則廷之。人太流薄。則廷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禮。謂備具而項時而成禮也。王不離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肢不遁。六道不彙。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譖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固姦。昭公威私也。明立權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禮私愛驕。勢不並論。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驕之。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復尊驕。勢不並論。超異可也。錄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論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復尊驕。勢不並論。超異可也。錄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論也。爲都伎。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然則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說。君明相賢。必從說如。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說。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如此。則國平而民無鬱矣。怨。盡惡。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拿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操勞。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有勞者超於上列。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有勞者超於上列。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庶等不分。則也。謂妻妾嫡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亡。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開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失族。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

自行金持名。使之操名去人。無不弱也。若彼行惡。即是持名去。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
 延譽。故強也。而之。操名去人。則過惡日聞。故先王畏民。無名者。則棄之。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者。
 而走矣。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
 聖人以生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而
 雖爲。功用莫大焉。故最爲利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名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
 爲我能也。託氣既獨。雖令人愛。猶毛嫵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猶醜雖美。而面
 爲可好。喻聖人外見。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
 其惡喻不得美名。偏於惡之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備者恤
 得乎。行惡。豈無美之名也。外皆。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備者恤
 之。虛者實之。虛也。長備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
 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不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
 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人來懼身。過來則懼。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
 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
 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懼。以此二者。有天下
 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故澠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數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
 道可致。豈謂射實緣皮者也。感。謂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
 之。既。盡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逆也。謂用此恭
 之。既。盡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逆也。謂用此恭
 之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不失於人矣。遇以接人。有伺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遇。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遇。身命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不損也。亦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不損也。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於辱也。故審行之身毋慮。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可使生。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天地之生。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諱之。諱。謂有所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以此言抑之。故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受。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受。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蓋虛不長。覆蓋虛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情。未有能終爲意也。言三士之患皆掩也。耳。必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擾也。巫。巫令。既逐之。而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擾也。巫。巫令。既逐之。而將復其不忠。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官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也。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作難。圖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圖有一婦人。遂從豎入。得至公所。公曰。吾仇也。故不得出也。

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

國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得矣。故

欲公之死。故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者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

援素纊以裹首而絕。纊所以覆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

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

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稅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

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二十二。謂釋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情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

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己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

弱。情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

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烈考時舊臣也。今以國

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

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命。以爲法式。謂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者

以爲法。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

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矣。又何以聞惡焉。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

合於美道。修而行之。

自可爲理。何須開於語事乎。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纁。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
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有舍不治。借人爲國。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國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昏闇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者若失其性。衆所怨詛也。祖視之。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殺其婦女。唯與婦女爲。獠獠畢弋。暴逼諸父。其所接遇。諛諛。驕勝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改。既已暴曲。至於刑罰。惟全諸烈。內創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創生爲。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實。最。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處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虧亡己。說以進於君。專困寵。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假寵。謂貴。假。因也。因君之尊其貨賄。卑其爵位。但奪其貨賄而已。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則言己能爲諂諂。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貪。故君有敗。不仁卒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退而私諂。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卒

虞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者之。食於貨賄，號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之有曲而事已，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爭則愈令鬪無鬪，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勉於酒，行義不從也。順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舊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侃保貴寵，矜矜寵而矜者，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人之，入則乘等，出則黨，其貨賄之人，與之入國則同乘而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關

卷十一校正

短語八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匹之合。丁云：廣讀去聲，十二聲，婦，記也。匹，諧切。又作隨。見管子。疑此文，婦匹，古本當作隨匹。陳先生謂隨是俗字，當本是婦字，而誤作隨者。△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丁云：案理上，應順字。尹注云：道術既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名物處，遠是非之分。劉云：處名物為是，遠名物為非。望謂名物，謂正名其物也。△是故明君，處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尹以可發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夫賞重，則上不給也。丁云：賞重，當作賞重，承上致賞，則虛言，兩句一例。△而物屬之者也。宋本當作厲，步下厲之而誤。△富之以國，憂。尹注云：憂，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王氏引之云：書傳無謂財貨為憂者，憂當為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虞字。富之以國，稟，謂食以國之虞，稟，所謂祿以取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給食。鄭注曰：給食，稟。△貴之以王，恭。俞云：貴讀為會，言以王恭會集之也。尹注非。△則民親君可用也。望案：尚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當連讀。△夫水波而

盡其搖而復下。

髮波既落條下。

交之義易以貢。

治軒冕者不敢

制墳額貌。墳於

尹所見本蓋不

一爲是。再爲

一。謂爲是再讀。

辛異冀古字通

似面談幼官篇。

王云。陽者陵也。

北與背同。言不

無反北之心。反

作則。字之誤也。

齊王云。則

王五具

句讀優渥卽優

篇曰厲風濟則

氏引之云。布當

尹注曰。農人不

文民非其民則

不務其務。其下

不悉其意。其

官當作言此解

固。丁云尹住。

文。是也。上文

云。證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嗣復者用此證以正人。豈本作制禮邪。△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沈猶伏也。○周語注。○疑姦惡也。○太玄玄街。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得民當作得君。○下文沈疑得民之情。是言君非言民。○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當作沈疑之得君也。言伏寇奪君之威惠耳。望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爲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惡也。言前貴後賤者。乃上所歸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加恩於歸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羣民來歸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沈疑之得民也者。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與上文微情通。宋本尹注作狡人。△沈疑之得民也者。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與上文微謀之通也。句法一例。者字涉下文而衍。△便僻不能食其意。張云。食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讀爲餓。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同此義。或訓食爲獨。非。△比黨者諒明也。劉云。明字衍。△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孫云。制羣臣爲句。百姓通爲句。中央之人和爲句。言爲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嗣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通字之譌。通。由也。管子書皆以通爲由。尹注不爲通字作解。則所見本向是通字。言上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文義論之。蓋和字衍。△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王云。威當作威。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劉云。有能有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義不可通。疑當作陷。字形相似而誤。上陷其主。謂陷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國說秦以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辨見史記。○懷與昭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是也。尹注非。△兼上下以環其私。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爲人。韓子人主篇曰。營途之臣。得勢擅專。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環。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意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謂環私爲勢。環主謂營惑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城也。環城即營城。環與營同義。故環德即營德。環衛即營衛。又齊民要術。子之還令。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也。△侵其質而奪之實者也。丁云。質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亦成惠對文。△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王云。上下不

知。嘗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勝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輕奢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間。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並云。壹皆也。言四桑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通者實寵者從。丁云。尹注。實主也。案寵當爲窮。通窮猶尊卑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辭下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形道猶趕。進退者主制。猶趕者主勞。猶與暗通。楚辭諷諫篇。年猶暗而日遠令。王逸注。猶。行貌。廣雅釋詁。猶。行也。諫文曰。既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戒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爲戒。字之誤也。咸與諫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故民輕給之。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均。△明君之道。元本道下有也字。△虛臣之所行也。丁云。所字衍。湛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對文。△則齊民以政刑。泰於衣食之利。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形。齊民猶言平民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穀移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衍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即承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爲也字之誤。△君子食於道。則義密而禮明。朱本作禮密而義明。下文同。△雖有偏卒之大夫。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急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辛心。謂職居副佐者。不敢冀幸。賄僉等。僉居正位也。尹注大謬。△民流通則任之。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施字訓爲流。通下流字。訓爲流。通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爲流。蕩矣。△雖有明君。能決之。雖與唯同。△頃時而王不難矣。望案頃當爲頃。說見法法篇。△此先王所以明德。國泰昭公。成私也。劉云。咸乃戒字誤。丁云。咸乃厥字誤。詩正月傳。咸。誠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誠。泰僞之術也。是其說。△明立寵設。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是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寵對文。惟立字當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牧民篇。明鬼神祇山川。與此明字同義。一寵亦妾也。此句指妾寵言。下文禮私愛寵。指妾寵所生子言。△內有疑妻之妾。宋云。疑讀爲疑。僉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據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僉。僉也。△此宮亂也。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羣官朋黨以

變其私 丁云。變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象上下以環其私。環讀爲營。△則失族矣。治要族作疆。△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卽忠字。△有小人之亂。丁云。下文三言小民。當據改。△宮中亂曰妬紛。朱本紛作分。下同。△大臣亂曰騷述。丁云。爾雅曰。騷。好也。述。遂古字通。△中民亂曰君諱。張云。諱疑當作諱。諱。亦亂也。下云。君諱生漫。則諱義亦與諱近。手解爲諱實誤。△禁淫務勸農功以臻其無事。王云。無當爲典。典。當也。當事卽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禁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典。○漢益州太守高頊碑。辟心典與。典字作典。○二形相似。故典誤爲無。手注非。△近其罪伏。張云。據手注。則其當爲期字之誤。△則十反行矣。俞云。反當爲長字之誤。上。古聲字。△若稽之以衆風。丁云。風與韻同。衆韻證衆韻。卽曰人皆曰賢之意。風與任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道述以爲不害。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手注隔斷。非。△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張云。莫歸問於家。言譽與毀。親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或欲改家爲我。非也。△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王云。來當爲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卽其證。又修靡簪。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爲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簪。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來亦當爲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卽其證。又九守箴。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爲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魏書來字作求。求字或作來。○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傷陰令張璠碑。紀行求來。蘭生有芬。求字作來。皆與來字相似。唯首書作曲形。自右而左。聚來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誤爲來。○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呂刑。惟實惟求。馬注云。求。有求諸。獄也。案漢律有受賂之條。卽經所云惟實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實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孟子辭婁簪。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不約公孫支於管。今本來來字又皆譌作求。○手注皆非。望察。朱本作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今本倒亂我託可惡四字在下。當從朱本。△愛且不能爲我能也。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望察。後人據此謂管子是周末書。考莊子齊

即僞字也。《兵法篇》僞詐不敢衛。幼官篇作爲詐。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爲即僞字。與僞二十五年傳。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史記封禪書。果是僞書。漢書郊祀志作果爲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僞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爲。僞與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並作務僞不長。是其證。《今本韓子務詐作務》。尹注非。洪說同。△其生不長者。望案。長當作夏。辟之說。△公禮四子者廢之官。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也。今本召作治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治四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逐堂巫而苛病起兵。王云。苛病起下不嘗有兵字。作曲爲之說。非也。治要及臣氏春秋皆無兵字。△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宋本無於字。△乃援素纓以裹首而絕。尹注云。纓所以覆輪也。王云。尹以纓爲韜。淺淺之說。非也。纓謂韜也。《廣雅》曰。韜。韜也。說文曰。韜。韜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釜乃爲韜以冒面而死。事與此相類。即韜字也。此纓可以覆面。故云援素纓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洪云。十一當爲七。因字形而誤。《周禮職方氏》。方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戒篇》公死七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千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葬以楊門之扇。丁云。呂覽作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尹注云。謂用門扇以掩葬也。疑所見本亦是蓋字。故以掩釋蓋也。△闔不起爲寡人壽乎。治要御覽禮儀部十八引。闔俱作蓋。古字通。△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餓牛車下也。王云。上二句當依治要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此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魯也。在此魯也。與在此莒對文。莒與魯下爲均。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蓋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並作在莒。臣氏春秋直諫篇作出奔在於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張云。案此節文義當在管仲有病節前。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吾亦鑒焉。冊府元龜二百四十二列國君部引鑒作監。下文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之臣節。吾以鑒焉。朱本誤作亦。即其證。△君胡有辱令。冊府元龜令作命。△收聚以處而大富之。冊府元龜收聚作收最。△固其武臣。冊府元龜臣作因。安井衡云。古本其作大。△形正明察。朱本形正作明政。△四時

不貸 丁三。骨當爲寶。即本之借字也。他得切。△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朱本君上有吾字。△以猶緣
諸。冊府元龜引諸作緣。王云。當當爲緣。下文云。以素緣諸。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緣正相對。是猶爲緣之證也。
猶從留聲。猶從音聲。緣音音字作當。留字。或作當。玉當。當或作當。集韻。猶俗作當。是猶爲留之變體也。△二形
相似。故留諸爲當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黑至。隱曲諸以水齊。諸亦當爲當。曲當。當水之曲處也。當水東流。臨
舊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見水經注。故有曲當之名。若後人之言曲紅矣。隱。塞也。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
謂塞三川也。小雅魚麗傳。土不隱塞。正義曰。爲築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塞曲當
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諸石也。諸亦當爲當。中。當也。言楚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諸石也。
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爲璧。手往曰。刻石。刻其當石。當石。當石。皆當石之證也。又輕重丁篇曰。今璧星見於
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璧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舊本叔
誘作放。辨見輕重丁。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買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識其數。叔粟布帛。舊
本帛布誘作泉金。辨見輕重丁。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壽而求民鄰財之道也。舊亦當爲當。舊即
災字。史記秦始皇紀。傷宮絕惠。今本當作舊。後人所改也。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妻機姦焉字類引此。並作舊。
漢冀州從事郭君碑。降此烟當。字亦作舊。璧星天災也。因璧星出而發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
道。△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陳先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今本多增六字。
已語我。步上文。既已語我而諫。已當作已。已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吾豈知其爲善也。望案。冊府元龜
引與今本同。△讎賊是舍。冊府元龜舍作用。△無所朝處。冊府元龜作就處。△不修天道。望案。修
營爲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論見形勢篇。△進其諫優。朱本諫作併。冊府元龜引同。△救其婦女。爾雅釋
天施引救作姪。△內創其民以爲攻伐。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創民以自創也。尹往作伐功解。非。△
吾以鑒焉。朱本以作亦。同上文。△君知則仕。冊府元龜仕作事。△循其祖德。冊府元龜循作脩。△
居處則思義。言則諫諍。冊府元龜無諫字。張云。義諫皆後人妄增字。思諫爲均。△處軍則克。冊府元龜
克作哀。望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處軍則哀。△猶食則慈。俞云。謂有
猶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當作慈。非。△不毀其辭。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諱義復。宋
本是廣雅曰。諱。避也。望案。冊府元龜作不諱。△君若有愛則臣服之。王氏引之云。愛。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爲

死。范雎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與此相近。死本作忒。服或作厭。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焉服於衛下。今本服譌作死。)尹注非。丁云。宋本憂作愛。愛猶好也。故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爲死。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死不悔。意似復。△不窮以己。孫云。窮。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云。以當爲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正。今本正誤作以。)言但實事左右。載那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見賢若貨。丁云。賢當爲貴。見貴與見賤義文。見貴若貨。謂阿附貴者若寄貨可屈。正與見賤若過義相反。貨過爲均。△講賊與關。劉云。關。一本作通。丁云。當作通。與上文恭下文恭從爲均。△不窮人爭。卞庶元。危。劉作珍。張云。劉字或作珍。與俗書珍作珍相似而誤。劉與弱古通。說文。丁云。弔。弔無幾。可以解鬱。弔者。窮人爭。卽爲人解紛爭也。△唯趨人認。王云。趨。讀爲促。認當爲認。字之誤也。(認。認草書相似。望案。劉本注云。認一本作認。)不窮人爭。唯趨人認。意正相承。且認與從爲均。若作認。則失其均矣。尹注非。△迷或其君。宋本或作惑。△保貴寵於。張云。疑當作保寵於貴。△指援貨人。丁云。指。疑搏字誤。搏與專同。△還損奪人。望案。損當爲捐字之誤。還猶去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王云。乘者。匹謂之名。廣雅曰。雙。乘。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驕曰乘。淮南秦族篇曰。閭雖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辨見淮南。)乘爲匹謂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謂爲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章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也。(望案。王氏廣雅聽證云。駢與俾通。列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朱本作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卷十二

侈靡第二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傳而今。古質而今。故不同也。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故可爲。倍亮之時。混吾之氣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法者生也。言二帝之時。此臣可致。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山不重而用。澤不焚而養足。山無草木。日耕以自養。以其餘應夏。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混。混也。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也。窮。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有時而賤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也。窮。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百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獄。一踣一踣。一踣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若一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故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當考也。罪滿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慎審也。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罪定者死之。然人向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滿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不但有農作之名。不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之域。則作。莫以前爲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莫善於修靡。修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度時興化。莫若重。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珠玉以爲修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當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未業當人貴之。賢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水盛。故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以向日則火燥。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故爲陰之陰。而藏於山。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賤之。則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勸。教者訓誘。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豐懷。有恩悼之容。高量且遠。能生人之藹然若

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騰然若鴻之靜。萬。伯。謂。騰。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靜。而。騰。然。者。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亦。能。感。應。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而。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道。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衰。落。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澤。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特。愛。而。後。使。尊。衡。其。君。若。樊。落。神。山。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敬。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則。皆。從。教。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敬。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則。皆。從。教。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機。驗。者。全。用。貧。與。富。何。如。而。可。中。適。之。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偷。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遠。竭。水。也。停。水。無。源。必。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兩。則。遽。已。用。必。竭。已。上。二。事。為。下。有。此。例。其。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為。本。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信。親。則。其。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嘗。有。所。親。而。用。親。不。為。用。者。辟。言。有。中。不。中。此。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度。如。此。者。或。能。懷。德。以。敗。國。故。曰。危。本。不。而。祀。譚。次。祖。犯。祖。淪。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祖。禰。每。始。也。祖。稱。人。之。齊。約。之。信。論。行。也。祖。盟。欲。為。整。齊。要。束。之。每。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璽。也。信。所。以。論。行。也。凡。章。始。論。行。給。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也。之。若。皆。盡。而。該。之。故。有。敗。亡。之。禍。德。薄。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如。也。問。用。政。何。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厚。薄。之。序。故。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修。廢。而。士。可。威。威。親。也。貴。孫。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政。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所。謂。說。以。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百。姓。不。天。厲。厲。疫。疾。大。畜。造。育。五。穀。進。熟。也。然。後。以。好。任。使。用。

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後。豈
會立。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承榮而民勸之。承先代之爵而威能。慈種而民富。慈
仁賢。立。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承榮而民勸之。承先代之爵而威能。慈種而民富。慈
以勉種。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也。所謂故日月之明。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
雨若。則以君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夏也。君子者。德也。天地。首出庶物。不有而醇。天地。非天子之事
也。不有上事。而又醇。惡天地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之傳草。稅。杜也。草。皮也。稅之傳草。則外革而
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之傳草。稅。杜也。草。皮也。稅之傳草。則外革而
內不革之類。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則不革。而人有輕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
利竭。故請問諸侯之化。樊。樊。謂久行。而無益者。樊也。者也。家也。者也。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當草也。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故來。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
先於田宅。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修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
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妻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
後淪。以。之。雕。力。量。然後。之。皆。者。所。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利。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爲
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修。靡。此。百。姓。之。急。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棄。則。急。於。作。業。故。能
振。起。之。故。也。豈。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富。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
富。者。能。自。爲。乎。豈。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富。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
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繁。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
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賄。物。以。計。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禱。禮。我。而。居。之。財。物。雜。用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齊國既得勝。又弱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若之何。此亦公明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謂舉其名。則欲說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因其能以隨之。猶儼則疏之。毋使人國之無所瞻望。則自謙卑也。而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聽任而聽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此所以爲之也。若人若此。可以察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吾欲優惠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每見其如何。則察知其大欲。渾根之毋伐。俾。俾也。此以大樹渾根也。譬若大樹。固事之毋入。既未謀。且爲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渾根之毋伐。俾。俾也。此以大樹渾根也。譬若大樹。固事之毋入。既未謀。且入同其惡也。無得。深翼之毋涸。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無得佐助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且皆知之。無生榮之毋失。謂生榮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雖凶凶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故平以備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也。惡。惡也。易。易也。吉也。故平以備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至時散其積。積者立餘日而修。笑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矣。千歲毋出食。此謂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修。笑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矣。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當令自食其財。無使也外。縣人有主。縣。謂縣屬也。言欲富。人此治用。官既積財。則實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器用也。以理其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積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公私其積之。上雖積一分。下百姓無資。以利爲首。百姓無他資。唯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入非有文武之材。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名者好虛譽之。爲與利者。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名者好虛譽之。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辭。可以至於原君之辭報也。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人有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辭。可以至於原君之辭報也。



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政府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公曰謂何。問所之。長喪以顯其時。望。壽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備優。庶事不怠。故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能起身之財。故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衆約。起財。故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巨壙塋。所以使貧民也。壙塋。謂壙中壙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而有力。故教之巨壙塋以役其力也。笑壙塋。所以文明也。壙塋高矣。文明。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女工也。則猶不盡。故有次煇而不煇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煇。有差焚。焚。謂壙塋之外樹以善。有壙藏。謂古之焚者或藏以金玉也。謂棺槨壙塋之外樹飾也。次煇。有差焚。焚。謂壙塋之外樹以善。有壙藏。謂古之焚者或藏以金玉也。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衰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鄉里爲食以相餉。如此嘗之。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施。移也。俗種殊異。則人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親誅流散。則人不跳。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不跳。今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望他鄉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租。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斷方井田之數。每斷定其方。而三爲井也。乘馬甸之衆。每一甸之衆。數曉長。一乘馬四匹。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制。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能與其地與水。君始者。謂始爲君。艾若一者。從平殺與于殺若一者。君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封之君。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地均若一也。故艾取他國之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均分。則上事霸主。隨政是爲十焉。

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周。猶區也。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官禮之司。各有私。昭穆之難。謂次位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卑而守尊卑。謂謹其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勸臣。則臣勸也。省其無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能有所故。若君臣。使臣攝之。事亦無損。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以此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賢。而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而後賢者昌。成。故曰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尊祖以敬祖。所以敬始封之君。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較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爲行祭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鼎饋而食。今不然。故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濡。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無幾於外政。故不期於致諸侯之理。故不自吾不爲誘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汚發言然。人必有所待殺染者。所以伏遠不得而衣。言此者。欲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國貧而鄙富。言其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則故富。鄙貧則故貧。其取中反也。邑必苞宜財貨。好邊鄙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則故富。鄙貧則故貧。其取中反也。

人不虛與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中利。則自善而未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修。謂饒多故也。農事不修。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故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故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聽之。鬼神怒之。雖而不得。鉤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樂。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紂者也。鉤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鉤則與之。百蓋無樂。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紂之。如此者。為政萬諸侯鉤。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鉤引於人。人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鉤。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鉤引於人。人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紂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公曰。何若。夷吾也。對曰。以同。故取也。其德智同。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靈藥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靈藥之食。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謂先人壽神。朝饒繇。明輕財而重名。每於朝置繇以賞勳。所期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同財。爭依則說。則悅而爭依於己。人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故可以成功。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而無不如意。則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而無不如意。則問所以防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應敵伺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禦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應敵伺鄰。日有變。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嘗變而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觀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四變。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犛。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鄰至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

微立其表。使遷相望。其有處獄之福。大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僅食以給之也。動。春秋種獲。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諸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唯行人不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萬世之實。不能成。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而失大事之宜。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習使其大臣當尊之。此一與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舉觀有成。能立聖人。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緣能踰。則緣於踰。梯。梯也。謂鑿梯以爲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能官。則不守而不散也。官。謂防禦之國。四國不有寇難。若無官。直欲衆能伯。不然將見對。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己以兩雄角兩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紀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福。故但非見紀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則臣人。重則君也。凡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泊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凡輕者。操實也。必操君實也。故以輕則可使自任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重凡輕者。操實也。必操君實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不可起。則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輕以爲死。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必敬以哀。令必敬以哀。雖強弱不犯。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覆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所蒙者遠矣。蒙貨而臣民於報也。若。當遠之也。所爭

者外矣。交爭無禮者。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能與大則勝。則怨殺喪吾也。使
者外矣。當禮之外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則各安其此謂
故悉聚糧而殺之。由。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者。人君之神也。臣卑。萬人以寧。
故曰。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
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
雖屬君。當以事。使人君不妄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賢不
親之故事君。當以事。使人君不妄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賢不
可威。威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蠢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
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
烹之。食事。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矣。故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求珠貝
者不令也。君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譚者不處。兄遺利。畏之於人也。使殺之若逐神。
氣。不令也。君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譚者不處。兄遺利。畏之於人也。使殺之若逐神。
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竊之哉。亦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
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
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
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猶故。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人者。卑而不可
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人君重之。謂重君。故至真生。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生。言往至
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人君重之。謂重君。故至真生。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生。言往至
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情弱虛也。
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廢。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法制度量。王者
典器也。望國之常。執故義道。長變也。若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能

爲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微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意然。以此爲行也。齊整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時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再殺則齊。一殺尙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還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涉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奉相因。若天地之有虛合離。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運。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之伐無道。亦猶是也。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藥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其滿爲感。感則物應。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地陽時貨。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將合可以弔。其隨行以爲兵。弔。謂事端夏未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其間。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草是。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醃之味和而。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黑色青。青聲角。夫陰陽進退。滿虛亡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醃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黑色青。青聲角。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瞻民常。政事。瞻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出之處。設法以養之。應其所水之。

具其樹物也

卷十二 校正

後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供云。案說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後靡見桓公。桓公曰。後靡可以爲天

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棟然後炊之。雕卯然後綸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

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爲後靡。○望重乙簪有武王問于癸度。○令人豹褱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

百金。功臣之家。羈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後靡名篇。又雕棟二句見下文。二

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諫。宋本朱本無其字。望案。尹注云。可爲政。諫其不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省。與猶以也。

政征同。△山不童而用牘。宋本章作同。牘作按。陳先生云。同讀爲童。按。古牘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續本作山。

不用而童牘。童用互易。其所據爲流俗之本。△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乎。丁云。良疑食字誤。尹注云。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是其證。△不出百里而來足。望案。來乃求字之譌。說見小稱簾。△

故卿而不理。卿也。中立本卿作卿。據尹注則是卿字。丁云。卿乃卿字誤。天子南鄉。即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

然易卿而移。今本亦誤爲卿。△其獄一踣。踣一踣。屢而當死。王氏引之云。踣讀爲屏。乃草屨之名。非謂足踣

也。方言。屏。屨屨也。釋名。齊人謂草屨曰屏。字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屨屨者。屨菲也。疏屨者。蕙草之菲

也。是屏爲屨之祖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綬極髮共艾。○劉氏端臨曰。共當爲宮。○非封屨

殺繡衣而不純。楊。係注曰。菲。草屨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繡衣不純。中刑繡屨。下刑黑履。白虎通義

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宮者履繡屨。漢書刑法志亦曰。墨綬之屬。非屨繡衣而不純。是象刑有屏屨

也。一踣。屏一踣。屨謂足著一隻。屨一隻草屨。明罪人之屨異於常人也。屨與屏對文。蓋以絲作之者。方言。絲作之

者謂之屨。屨卽屨也。△今周公斷指斷首。斷足斷足。斷足而死。民不怨。俞云。今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

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耳。王氏引之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醫指斷首斷足之罪人名。備於計簿也。周官小宰。聽朝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更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宣師撓鐸拱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死爲句。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死不服。字誤倒耳。△非人姓也。傲也。張云。此謂法玩視傲。尹注時爽。非。△地重人載。毀傲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與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皆讀本而詩諸樂。大昏也。博夜也。張云。此文錯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未作二句。當承辭諸樂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與之。當爲民興化。卽蓋言庶而不富。民生困敝。故如在大昏博夜中。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末。卽下文所謂侈靡也。事未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謂興時化也。上名下實。卽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賤有實。敬無用。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苟字。因改爲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則人可刑也。張云。刑疑制字之誤。△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王引之云。兩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玉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陽中之陰。尹注非。△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牧。與牧相似而誤。丁文。大戴禮勸學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秉其所貴。而貴其所賤。不然。矜寡孤獨不得焉。秉者。以手持示。有收取之意。王改牧爲收。是也。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恤其民。以富其家。牧亦當爲收。謂收民財以自富也。△若夫教者。操然若秋雲之速。動人心之悲。蕩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騰然若請之靜。動人心意以愆。一律。步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蕩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請然。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心意以愆。當承夏雲句下。與上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陽然若請之靜下。騰然句不可解。疑當作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步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請耳。請乃寫字之誤。篆文穴字與艮書肉字相似。因改爲陽矣。乃卽及字之誤。衍請者。及讀爲艮。文選若隱然。天動地悅。往引事隱曰。以

動貌。竊然若高山吸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人所生往 丁云。變當作則人生。今本人所二字。所乃則字誤。又誤乙二字。往即生字之誤。又臨字耳。尹注云。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說。張云。嘗作人心所往。猶云豪所歸往也。△身必備之 丁云。備乃備之說。備與服同。禮修篇。上身照以先之。法法篇。先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肯者化焉。張云。賢者二字。變當在句首。謂賢者在上。如秋雲之始見。不肯者仰而化焉也。今本誤倒。△使其賢不肯惡得不化 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句。謂用賢以化不肯。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因失其義。△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丁云。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尹注亦無。當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微者。正行可使人乎。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是其證。△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丁云。此承上文愛而無親言之。左字即有之。謂親有用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之者。遠去不肯也。若相爲兆。則句屬下讀。有字衍。尹注下文危本不釋句云。如此者。或能懷德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張云。有疑當作左。親左右。一。句。用無用。一。句。則辟之。若相爲有兆。則兆疑仇字之誤。言親用小。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也。△而祀譚次祖 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誤。次神當爲神次。下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珪璧以獻其畢。此涉下祖字而誤。△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張云。兩論字疑皆當作論。訛通作喻。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薄德之君之府。靈也。丁云。章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作薄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行可王。皆指大德之君言。俞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靈而薄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藏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而誤。△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丁云。論與論同。擇也。擇而使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形。行誤作術。△必歸於天地之道。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仁以好任 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此承上士可威而言。且仕與事爲均。尹注非。△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爲致。△六畜養育五穀。遂熟。洪云。遂讀爲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進育也。爾雅釋詁。庶。衆也。尹注非。△忽然易。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丁云。道當爲鄉。俞云。管子意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鄉。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鄉而移二句。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承襲而民勤之。宋云。民作名。丁云。承當爲極。言極致其美。△慈種而民富 丁云。慈讀曰慈。武文。

茲草木多益。益也。種殖極茂。故民富一日。益亦種也。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注。益。蔣也。一切經音義三。益。古文孖。微二形同。玉篇。益也。與微同。一曰。蔣也。△應言侍感。張云。言疑皆字之誤。昔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矣者。應其時。△故日月之明。愈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應風雨而種。張云。種。疑動字。誤。△不有而隨。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丁云。形勢篇曰。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隨字或記之誤。△民變而不能變。是捨之。傳草有草而不能草。不可服。丁云。捨當爲旣。輕重甲篇。詩文皮旣服而以爲幣乎。尹注云。它。以切落毛也。廣雅。旣。旣解也。旣。鳥易毛也。方言。旣。易也。郭璞注云。謂解旣也。紅脫。產旣。積羽。李富注曰。字書曰。旣。落毛也。旣與旣同。說文。蛻。蛻所解皮也。莊子。齊言篇云。予。謂甲也。蛻。蛻也。旣。旣。蛻同義。旣之言隨也。旣之言脫也。蛻。蛻所解皮曰蛻。鳥獸所脫毛亦曰旣矣。傳與附同。草。猶皮也。△說文。草。獸皮。治去其毛。草更之象。又云。獸去毛皮也。詩。金孚傳。草。猶皮也。疏。獸皮治去其毛曰草。對文言之。異。散文言之。則皮草通云。△民之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舊更新。所謂有草而不能草也。上草字指皮革言。下草字指革更言。尹注誤。△民死。信。議。侯。死。化。應云。死。疑。服字之誤。系上不可服而言。篆文。服與卽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化。變同。△請。問。諸。侯。之。化。變。與。也。者。家。也。張云。與。與。幣。古。通。家。疑。帛。字。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帛。與。帛。形。近。說。文。云。帛。帛。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張云。此。家。字。疑。當。作。家。△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周。官。言。邦。國。之。財。用。耳。尹讀。用。字。下。屬。非。△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賜。之。君。上。甲。兵。朱本。無。力。字。丁云。傳。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飲。食。者。也。修。樂。者。也。張云。二。者。字。疑。衍。△傷。心。者。不。可。以。致。功。宋本。朱。本。功。作。力。△故。嘗。至。味。宋本。至。作。致。△而。離。卵。然。後。論。之。離。離。然。後。變。之。張云。案。議。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離。然。後。欲。之。離。卵。然。後。論。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據。據。樓。題。高。誘。注。據。樓。樓。也。大。戴。記。保。傳。篇。二。十。八。以。衆。列。星。注。據。蓋。弓。也。一。切。經。音。義。據。古。文。據。同。段。先。生。云。據。當。爲。據。庭。據。大。陽。也。變。然。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張云。不。守。變。衍。丹。沙。之。穴。塞。則。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皆。將。他。往。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其。勞。也。尹。注。非。△此。百。姓。之。急。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丁



云百當爲不此涉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賤同給也張云危疑當作治言此百姓之所以爲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蓋當以財資以力相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爲之畜化 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爲貨△用其臣者 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爲句非也△父繫而依之 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者承上之詞望案宋本當作繫△改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丁云時當爲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利若春收以斂綿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泰春泰秋徵殺之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猶疑消之誤字說文云消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消消說詳後注△有雖禮我而居之 王氏引之云有讀爲又亦承上之詞禮我當爲禮義應其上平耳俞云有當爲着之壞字着雖二字連文輕重乙簠有雖之以輕重與此同誤△強而可使服事藉以辯辭智以招請廢以振人臣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強從此謂國亡之鄰 俞云國亡之鄰當依注作亡國之鄰與下文威國之法正相對成文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招請者請讀爲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廢以振人者振讀爲刺說文曰刺殺刺也言恃其廢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廢而不刺注云刺傷也是廢以不傷人爲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強從者據尹注位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強從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強從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面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耳△故法而守常 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文亦相對尹注非△好然而好盟 供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盟今君之服盟華不不可以尊寡周禮典瑞圭璋璧琮之製眉注盟讀爲組以組穿聯大玉好緣好盟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順也盟猶從也下好當爲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公其美者應其時 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美者應其名相對爲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證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承從天之指 望案從字衍蓋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之耳和文附△辱其死 丁云辱與辱古字通用方言廣雅並云尊厚也金神曰尊收亦以厚收爲訓左昭二年傳魯人辱其死△開國開辱知其幾地之利者 俞云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開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畜

言。辱知神次者。操機性與其班。以執其畢。皆舉此文而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所以參天地之吉禍也。丁云。吉疑告字誤。太玄陰陽啟告注。但音化。△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丁云。辱舉其死。總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死土。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奈其辱畢三字。卽下文執其辱二字之誤而衍者。執字缺。止存左旁之卒。因誤爲奈矣。辱字當連下知神次者爲句。△家小害以下小勝大。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員其中辰其外。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廉隅之義。說文。唇口謂也。毛詩傳。潛水隙也。並與此辰字義近。作辰者。段字耳。尹注失之。△而復畏強長其虛。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以長彼虛潛之氣也。此篇故多陰符家言。△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張云。物如射禮物長如箭之物。射者所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爲進退。所謂陰謀者也。△百姓誰敢敖。宋本無敢字。丁云。宋本是也。誰乃誰之誤。爲者脫去。程字上平耳。荀子。驢固爲亦云。百姓誰敢。楊注。誰。喧譁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爲噉。謂叫呼之聲。噉噉然也。△擇天下之所者。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藏。王云。天下之所者。當作天之所者。天與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省讀爲自天祐之之祐。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若之。師古曰。省祐也。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富與省藏爲均。富古讀若背。省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擇入天之所藏。天字涉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強。齊下絕句。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相結而並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強爲強。與下文不相應。安并衍云。據下文有爲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爲字。△猶懷則疎之。丁云。懷當作威。上文通於修靡而士可威。然後可以與民威。皆作威。△大有臣臺大。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爲害均。又疑上大字不嫌而衍有字。△吾欲侵患除害。丁云。患當作惠。表記。節以臺惠。注。惠。紛拿也。侵。奪。卽下文彈根毋伐云云。△彈根之毋伐。因事之毋入。蘇翼之毋潤。丁云。彈與單通。淮南原道注。彈。讀葛單之單。毛詩傳。單。延也。入當作父。毋父與毋伐同義。爾雅。父治也。父與伐爲均。深當作登。多兒也。楚詞。沈紅注。翼乃黨之謂。潤當爲錮之錮字。△十言者不勝此一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篇云。量之不可使滿至滿而止。又云。唯無不滿至平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滿。故云。平以滿無事也。△積者立於

日而侈。宋本朱本日作食。丁云。據尹注亦作食字。下文千歲毋出食。即承餘食言之。△利靜而不化。望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是以爲國紀。丁云。以字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文云。成而不信者殆。△然後可以承致祥。宋本朱本皆作詐。朱本無承字。△毋任異國之人。王氏引之云。仕嘗爲任。字之誤也。上文陳黃臧者謀將強。言不可諫其所親也。此言毋任異國之人。言不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任作仕。則非其旨矣。△若是者必從是。國亡乎。供云。國變卷之語。俗作喪。蘇頌反。宋云。說文。倡。相敗也。從人。昌聲。讀若昌。說文無倡字。而多用倡聲。最卽古國字之省。音近故亦假國爲倡。管子之國卽國字。猶言敗亡也。書仲虺古文作中。國。嘗亦是國字之省。△未勝其本亡流而下。丁云。未嘗爲未。亡嘗爲上。未勝其本。與上流而下對文成義。△兵遠而畏何也。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畏。答此問也。則此當脫不字。△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丁云。立即亡字之誤。下文亡國之起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衍。△樂聚之力以衆人之強。張云。上之字疑已字誤。尹注云。好自勉。卽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供而後利之。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賤寡而好大。俞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衆而約實。張云。嘗乃寡字誤。與衆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實字下屬非。△利人之有稱言人之無處。王云。言嘗爲害。字之誤也。○據書嘗字或作害。言字或作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稱。所害在人之無處也。○昭十五年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稱與無處。相對爲文。尹注非。△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王氏引之云。故讀爲古。○尹注曰。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是尹亦讀故作古。○可以行爲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也。△長喪以禮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丁云。尹往長喪句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巨壑壅。丁云。壅疑壅字誤。△所以文明也。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故有次序也。丁云。次序當作次序。下文云。此序示輕財也。是其證。△鄉丘老不通親睦。疏散則人不眺。宋本眺作眺。洪云。丘讀爲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卽眺之借字。廣雅曰。眺。眺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眺。眺字之誤。不通都。蔡民流散也。△乘馬甸之衆制之。宋本甸作甸。丁云。謂乘馬爲一甸之衆制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說。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陵爲句。△皆以能別

以爲食鹽。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王者上事。顯者生功。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顯者上功。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耳。△分免而不爭。丁云。免。免地字誤。△官禮之司。昭穆之薛。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顯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工匠也。宗稅之類。器。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望案。據注文似無事字。戰事至下死句。言成功爲上。死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句。大小臣工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義。是食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功也。顯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言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篇云。法故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死。高當作尙。下文上義。上亦與尙同。本事食功而省顯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有功者而食之。所以省試而激勵之。卽周官以功詔祿之意。△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凶茲適。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凶而已。姓存備致。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賓黨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聚宗族以明親疏之殺也。△故不送公。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吾不欲與汝及若。望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汝。△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丁云。汚殺事人卽降身相從之意。檀弓曰。遭降則從而降。遭汚則從而汚。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布繒不可得而衣。宋本織作織。古字通。△故雖有聖人惡用之。宋本無有字。△能廢故道新道。宋本朱本庫作靡。古字通。張云。庫讀如提摩之摩。謂提摩於新故聞而用之。△國貧而顯富宜矣。於朝市國富而顯貧。莫盡如市。供云。宜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尊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鄙。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當上衍貪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貪字。尹注宜矣。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菴宜財物好遺朝以市權利。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衍。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恐市字亦衍文。△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未事起不修本事不得立。張云。此文疑有錯謄。當云勸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修本事不得立。卽即上文所謂省諸本而備諸末也。△惡得伐不服用。丁云。用乃國字誤。國與得均。尹注云。欲伐不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誘作損用矣。△百夫無長不可陷也。宋本無不字。今本衍。△千乘有道不可修也。望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爲均。△夫計在上

惡得伐不得 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莖無莖千聚無社謂之
陋 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長韓樂益據藝卜散文書曉云社謂舍宇然則百莖猶百室與千聚疑當爲十聚乘
再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焉得不謂之陋若作千聚恐
無此大也 △有一事之時也 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社故修法以正治道 聖案修營爲社謝見形勢
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 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日千金 宋本朱本敗下有有事字丁云事日二
字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不可有私 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候
人不可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資 聖案實當從朱本作費謝見
七法篇 △無使其內使其外 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使其大一例 △使其大 張
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據能陰則據於陰 張云據當爲據史記貨殖傳陳據其關讀
如緣 △能密則不守而不散 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能即賢能之能密乃官字誤言賢能皆官則
守而不散（尹注守上無不字）據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 丁云慈讀爲豐君臣上篇吏
裔夫盡有豐程事律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訾淮南原道息耗穢盈通於不訾吳云當作不慈慈古字作慈與慈
字形近致誤說文慈適也左傳云失所爲慈 △重不可起輕 宋本起下無輕字望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毋全費好德惡以使當 丁云以同無使字涉上衍好德惡無當言全費必窮不能久也 △國雖弱令必數
以哀 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 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
索屬故也 丁云據尹注無察字 張云察疑際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水鼎之
和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張云鼎當作泉 韓書鼎字或作泉與泉字形近而誤水泉與下壤地對文
長春珠貝者不令也 供云令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楨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還利 朱
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 安井衡云當以至貞生至信爲句至信生至絞爲句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 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 △能與化起而王用 安井
衡云王當爲尊上下壞殘時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 △則不可以道山也 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
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卽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止也下有其實鑄取類於山也八字乃後人妄增非往文所本

有。△是故聖人尊民親處而立焉。望案。萬民二字當衍。△人死則易云。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即相親有也。禮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魯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葬。故有死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土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然後移商人於國。安井衡云。古本入作入。△不擇君而使。張云。君疑羣字壞文。△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丁云。則當爲取。尹注不說。△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張云。廛當作廛。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侈而下靡言之。尹讀大謬。△魚鼈之不食。呼者。孫云。呼當作餒。△土之自治者。不從聖人。張云。從疑待字誤。△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收。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收於上也。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故。治也。治人謂之收。治於人亦謂之收。智而不收。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收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詩》見經傳釋詞。《且》故與服爲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然後運可謂也。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爲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文言之。△以天事神以神事鬼。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故國無罪。張云。罪疑罰字之誤。△智運謀而難。難。一本作難。△地陽時貨。丁云。當作陰陽時貨。貨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陰寒。△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快事。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塞合而未有時。疑今本其下隱時字。△將合可以易。供云。萬。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張云。曲疑典之誤。△夫陰陽進退。滿虛以時。宋本作時。以△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張云。不歲二字疑衍。△且夫天地精氣有五。朱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其亟而反其重。故動毀之進退。俞云。據尹注三者並列。進退上不嘗有之字。之字衍也。△周鄭之禮移矣。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則周律之廢矣。望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鐵之重反旅金。丁云。旅疑於字誤。△則人君日退。亟則惡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亦更矣。王云。亟字下屬爲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爲極。》言世之亂也。婦人等政。而人君日退。其亂之極。則惡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爲句。非是。△想之亦變。俞云。亦乃天字之誤。蓋文作天。與天字相似而亂。

禋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而每一嘗。△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禋有時。而禋有時。而禋。俞云。古之祭。風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鄭上文所云禋之天變。觀之風氣也。特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禋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嘗作有時。而禋。丁訓。禋。鄭注。祭記曰。無禋祭也。廣當作禋。說文曰。時。日出。溫也。△風。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數也。望。案。據尹注。見正文。風下無應字。華下無若字。嘗於實字名字絕句。然其義不可解。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運之在體。當身之位。凡身之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代役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當能所使。故象君位。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若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所不聞。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榮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在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清。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智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知其虛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官也。人事各有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猶然不顧。言既離有能知其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潔其宮。宮者心之宅。開其門。門曰口也。則義哉。言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神明若存。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順之。則自理也。偏私智不能盡謀。忘聰與智。然後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為聖。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能之。紀事為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同理。故可以為天下主。

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其可不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休。止也。不止人作。不迫乎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就忘。下解中。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前修之謂也。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嚴密。服法勢之益。皆聞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刻向。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毋先物動者。播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若。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精。主也。言所去欲則宜。則靜矣。宣。通也。去發則虛。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得。知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藏。則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也。竭。無形則無所位赴也。從。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浚。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生知得。

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舍之
之謂德。道之所舍之。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問之理者。謂其所
以舍也。道德之理可問者。則有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
故曰同。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從之而出。事道也者。動不見其
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不宜言。應也。有
宜言。則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願言因也。無所願。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願也。吾所爲。故無
願。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深淺之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
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宦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姑形以
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有
人所爲。故聖人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令之。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
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人
無損也。損益者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人
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務於善。必善然後有能。未於能。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聖人無之。謂無宰物
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故。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於故致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
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休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忘。故忘其惡。非道也。非二者皆故曰。不怵乎好。不迫

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二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也。外形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變順。故達。通達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毋以官亂心。變順大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盡。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達中正。充不美。則心不得。氣邪。故心亂而不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寶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直莫之亂。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則是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則矣。從逆凶。豈窮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己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卜筮而後知乎。己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己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其精極。唯思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一事能變曰智。謂專一其事。能變慕遷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也。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一事能變曰智。謂專一其事。能變慕遷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也。

占慕之。或謂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適之我之所由。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而不煩。故不煩也。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是。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則無口始事加於民。則無狂。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爲末功。物不能移。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至不至無也。所謂至者處。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聖人之道。若存若亡。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脈而骨強。故能靜則和氣全。能戴大圖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精。心之爲用。明。故比心於金中。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顏。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隨節。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情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

虞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法。則忘其利矣。雖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意。以先言。意感而意然後形。意後呈形。形然後思。有思則理。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表裏送還。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固也。故能令用之。被服四固。而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二十八

短語十二。

建營立凡所建必建其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寧。以時爲實。建事非時。雖盡言不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營立者也。又必當和同。非吾儔。雖利不爲。非吾營。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儔也。和則能久。然後能久也。非吾儔。雖利不爲。非吾營。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儔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討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讀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違。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可知。則其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柏不凋。夏不爲蟲蠶不蠶。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澤。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實於人。行而於人。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名正法備。則事無闕。不可常居也。而靈。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爲虛。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物有所餘。有所不能。能。則不虛也。

足。以有餘補不足。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其人人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實。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從於身。立也。修身則德。故曰祥於鬼者。錢於人。義於人者。則見祐。兵不義不可。害。故不可。強而弱。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適禮而驕。無禮而可。驕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歸用於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其。此謂道矣。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道。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嘗傷人。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顯道則道則幽。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直能爲善。其事。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孰能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故曰美哉弟弼。弟弼。然後當量而出之也。有契於故曰有中。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道。如此。則功矣。日與。故曰美哉弟弼。故曰有中。中有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忘中乎。其唯故曰功成者。驕名成者。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成有貴其成也。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月。巨之徒缺。謂能立大。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弱譽之言。以爲事成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其天

知養生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執儀服象。敬迎來者。敬而迎之。將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遷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就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養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卷十二校正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時欲充盈 王云。充盈當爲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爲均。道字合均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爲均。自心篇。天之道也。與殆已爲均。正篇。臣德威道與紀理止子爲均。恆教傳。久于其道也。與己始爲均。月令。毋變天之節。與起始理紀爲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請不可枚舉。此以盈辭爲均。此篇中多用均之文。△故曰上離其道。望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毋代馬走。後文毋上有君字。△使與其羽翼。陳先生云。羽翼。使翼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字爲句。力翼爲均。尹注云。盡力翼翼。其所見本無羽翼字。△掃除不慝。宋本。製作。下。慝其宮。說文無慝字。作慝爲正。△神乃智。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絮則神不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而智乎而衍。△求之者不得處之者。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未衍。張云。處上疑脫其字。△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形體之道。王云。上二句本作文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減也。故去知則妄求矣。今本故下文衍曰字。妄下衍聲字。辨見後。無減則妄設矣。無求無設。則無虛。無虛則反。

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避天台山賦注。湯賦注。左太冲詠史詩注。引此。並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無形。蓋後人以讓本管子改之。唯避天台山賦注未改。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體。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翻疎之體。丁云。當作親疎。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也。△儲物小末一道。丁云。未疑大字之誤。大字作一句讀。△綴綴蔡謏謂之法。中立本傳作戮。△直人之言。王云。直人嘗爲人說見下解。△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丁云。又即上文人之誘解下解無。△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俞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作代。又誤爲伐耳。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稱不伐。則不伐乃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也。是貸之義。爲過也。周易豫象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日不過。四時日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爲均。△開其門。張云。下解開作開。疑開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王云。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不與萬物異理。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解無。△是以君子不憤乎好。不迫乎惡。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憤。則此不作憤明矣。今作憤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爲憤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憤是也。憤與餘通。說文曰。憤。譌也。漢書賈誼傳。服職憤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憤。爲利所誘憤也。迫。迫貪賤也。此云憤乎好。迫乎惡。即承上好利惡死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憤於好。則忘其所惡。尹注非。△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惑者也。故曰君王云。凡言故曰者。皆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衍。張云。王氏衍首故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嘗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此言不事能能不與下誠也。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當作人。誠乃誠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誠爲均。△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以觀其則。△世人之所職者精也。俞云。此精當爲情。蓋世人唯以情爲主。故必去微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職者精。失其情矣。△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王云。此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以知云云。乃釋上文之

詞。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義。△修之此莫能虛矣。張云。能讀爲而。而如古通。△故曰去知則愛幸求矣。王云。故下衍曰字。愛下不嘗有率字。此即愛字之誤而衍者。去知則愛求。無或則愛設。相對爲文。則無率字明矣。尹注非。△無慮則反覆虛矣。張云。覆當爲復。篇末云。復所於虛。△無形則無所位。王氏引之云。位姓二字。義不相屬。位當爲低。下同。低姓即抵極也。說文。極。逆也。漢書司馬遷傳。或有抵極。如淳曰。極。讀曰往。相觸往也。極。往姓也。並字異而義同。凡物之所以抵極者。以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抵極。故下文云。無所低。故徧施萬物而不變也。史記天官書。其前抵者戰勝。漢書天文志。抵作低。漢書食貨志。封君皆低首仰給焉。晉灼曰。低音抵。低之抵。史記平準書作低。是抵低古字通。魏書低字作低。干祿字書曰。五氏上通下正。諸從氏者並準此。形與位相似。因譌而爲位矣。△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張云。職識古通。段字。知字似衍。△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丁云。其謂當作謂其。下文謂其所以舍。謂各處其宜。謂有理皆謂字在上。以與已同。△以無爲之謂道。望察。據尹注。則以字衍文。△聞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王氏引之云。之理二字。因往而衍。聞者上又脫無字。無聞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謂之無聞者。謂德即道之所舍。上文曰。德者道之舍。故無聞也。尹所見本已脫無字。故以爲可聞。豈有上言無聞而下又言可聞者乎。失之矣。△義者謂各處其宜也。各一本作名。△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王氏引之云。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禮者。謂有理也。故曰。禮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曰。理出乎義。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義者各處其宜也。故曰。義因乎宜。寫者錯亂耳。不然。則義者宜也。上言禮出乎義。而下又別言理因乎宜。是分義與宜爲二也。殆不可通。△法者所以同出。俞云。出疑世字之誤。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若作出字。則義不可通矣。△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王云。此釋上文真人之言。不義不願也。上文莫人誘作直人。莫人嘗爲真人。魏書真字作真。莫字作真。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莫侯。莫。漢表。莫。皆作真。朝辭傳。曾昭。莫。徐廣曰。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簡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危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上文作直人。此文作莫人。故知其皆真人之誘也。言至也三字。語意未明。疑有脫誤。宜與義古字通。不宜即上文之不義也。義者度也。說見經義述聞。左傳。竭義事也。及國語。比義下。言事至而後應之。不先爲量度也。故曰。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說。故能無宜也。尹不知莫爲真之誘。又不知不宜即上文之不義。遂讀莫人言爲句。不宜言爲句。而曲爲之說矣。△因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願也。俞云。上

顧字當爲取。取有爲義。故尹注云。非吾所爲。此與上文應也者。三句相對成文。下文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正申此義言之。是其證。△闕其門。孫云。開當依上文作開。△去好過也。丁云。好過當作好惡。好惡謂私也。上文云。去私無言。又云。是以君子不悅乎好。不悅乎惡。韓子揚權篇。事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王云。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令之語。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務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均。△未於能。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故曰不悅乎好。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怪論無爲句上。△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非。△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俞云。爲當讀爲僞。尹讀如字。非。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萬物畢得。元本畢作必。△是故曰。元本無是字。△無以物亂官。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注非。△此之謂內極。宋本德作得。內業篇同。△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王云。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丁云。嘗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執一之君子。望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當有脫字。△至不至無。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殞世不亡。望案。亡當作忘。古字通。△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安井衡云。不化不嘗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亡強方明爲均。△金心在中不可匿。劉云。嘗依內業篇作全心在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嘗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字皆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可知下當有於字。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候不說。知於顏色。注曰。知猶見也。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

色。韋石之爲。則白行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伶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策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害於戈兵。內業篇戈作戎。△不言之言。內業篇下言字作聲。△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俞云。附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文正心之形三句而言。△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俞云。貨當作賞。與刑相對爲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刑不足以懲。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守禮莫若敬。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卽承此二者言之。△是故內聚以爲源泉。之不竭。表裏盈虛。源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王云。以爲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爲泉源。下文泉之不竭。卽承此句言之。劉以爲缺泉字是也。表裏盈虛。通當爲達。達與竭爲均。○內業篇亦誤作竭。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固。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爲服。○僖二十四年左傳。子城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圖與國亦相似。又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圖卽國字也。○說文。國。國所以拘罪人。今經傳皆作國。左氏春秋定四年。衛孔圉。公季作孔圉。淮南人間篇。使禹國往說之。論衡達磨篇。國作國。○孫炎注爾雅曰。國之四垂也。此言被及四固。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固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爲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爲宗。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尹讀建當立爲句。有以靖爲宗爲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讀甚謬。當當爲當。有當爲首。皆字之誤也。建當立首爲句。以靖爲宗爲句。首卽道字也。道字古讀接首。故與寶久爲均。○凡九經中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莊諸子並同。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道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丘。故說文雲從丘聲。大雅。崧高篇。以作爾寶。與舅保爲均。保亦讀若丘。管子修德篇。百姓無寶。與首

爲均。呂氏春秋修業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實。與道谷爲均。韓子主道篇。靜退以爲實。與道巧谷爲均。巧讀若
線。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建。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
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爲宗。(靖與靜同。)以時爲寶。以政爲德也。(政與正同。德法也。言
以正爲法也。尹以政爲政事之政。亦非。)下文非吾嘗。嘗字亦當爲常。非吾德。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
道。以政爲德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德。能守真乎。常事道。能守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當。當故不改曰法。當
亦當爲意。(尹注同。)法一成而不改。故曰當。故不改曰法。△故其言也不虛其事也不隨。王云。隨嘗爲墮。
字本作墮。方言曰。墮。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爲注曰。墮。壞也。不應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
誤。尹注非。△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即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
二字。△物至而名自治之。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文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
尹注以猶名責辭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正文自治之。身身名。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爲句。治下
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當作奇名自。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爲身。又誤倒於名
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文自治。奇名自。相對爲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應言篇
曰。名正則治。名僞則亂。是其證矣。衛與奇。△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王云。其人之入。涉上句人字
而衍。尋尹注亦無人字。△兵之隨從於道。德之來從於身。洪云。道。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
身對。尹注非。△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丁云。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望案。民當讀爲汎。詩桑柔傳曰。汎。誠也。反。及字之誤。汎及其身者。言誠亡之禍必及其身也。左
氏昭十八年傳。里析曰。吾身汎焉。△出者而不傷。入者自傷也。朱本人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
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脫傷字。入即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庄。則不當傷人。進而傷人。是竟自傷也。注
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去害之言爲害之事。事成而臨反
無名。劉云。去乃二字誤。云言言爲害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穆天子傳曰。顯。還也。下
文曰。孰能并名與功而還反無成。△有中中有中。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誤爲又。(經傳通以有爲又。)
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簡心。心之中又有心焉。
義與此同。望案。據注當作不中有中。△無成有貴其成也。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

相對無成費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費其有成也。有成費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尹注皆非。△巨之徒緣。丁云。巨當爲威。承上有成無成言之。△執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王云。己與己當作以己。以與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忘歸。隨策。秦之欲伐韓梁。東園於周室。甚唯衆亡之。並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弱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勸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忘作亡。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其體。莊子天地篇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己。無己者。俗書以字作亡。與己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以謂爲己。兩己之間。又衍無字。○無字涉上文無成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己無己。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當作忘己。似非。△空然勿雨之。元本無勿字。△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元本搖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人。王云。蓋嘗爲搖。搖古搖字也。○見七法篇。度字下。○韓書搖字或作搖。○漢書司馬相如傳。猶搖乎襄牟。○因謂而爲搖。淮南兵略篇。推其搖搖。擣其搖搖。擣亦搖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擣字而欲定其末。擣字又譌作搖。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擣。故傳寫多差也。朱本經改擣爲搖。則非其本字矣。△夫或者何若然者也。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尙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殊不可解。△闢乎天下。宋本闢作陋。丁云。闢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爲句。△集於顏色。知於肌膚。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色與上文塞字爲均。○知訓見義見心術篇。○△韓乎其圖也。丁云。韓本作韓。乃廟字之假借。說文有郭無廟。度地篇云。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爲牙之規廓也。即所謂韓乎其圖也。太玄玄緯云。廓無方。則所謂韓乎其圖。寬也。釋名釋弓弩。牙外曰郭。爲真。真與人爲均。△上聖之人。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勸至而命之耳。劉云。耳。韓辭。注以爲耳目之耳。圖下爲句。非。△及至。至於至者。數存可也。數亡可也。丁云。下至字。當作正。上文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也。名至於正。數亦可存。可以。所謂聖人無事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裕其神矣。王氏引之云。其當爲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是也。鬼與水爲均。後人改於爲其。改鬼爲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

之鬼。定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處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鐵於人。宋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都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則解不可解。而後解。王氏引之云。此嘗作事有適。一句。無適而後解。一句。解有解。一句。不可解而後解。一句。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後解。解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後解。下文云。魯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後解也。事之無適而後解。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誤作若。解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句讀皆非。丁云。當作解可解不解而後解。此句原本會不誤。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雜言篇。百人操。不可爲固結。蓋解可結。故可解。若云解有解。則不詞矣。△爲者乎毋提提。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詩也。淮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提提。言爲者毋提提而安。解。尹注非。△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笑。俞云。笑字義不可通。嘗讀爲愾。說文曰。愾。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知人曰濟。張云。濟疑當作齊。齊。捷也。即御通之義。齊與稽爲均。△可爲天下周。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尹注云。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嘗爲久長。長與下王字爲均。△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諸。丁云。精者明也。壁嘗作辟。辟。開也。適也。堯典圖四門。史記作辟。諸者情之借字。△臥名利者寫生危。馬氏瑞辰云。寫嘗訓憂。謂虞惠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此說引見郝氏爾雅義疏。△滿威之國不可以仕任。王云。仕即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所見本已衍任字矣。△隱隱傲暴之人不可與交。王云。交嘗爲友。亦字之誤也。一錄書文字或作交。與友相似。仕子友爲均。友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而莫之與能服也。安井衡云。古本無與字。△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俞云。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以爲釋周。是其所見本未誤也。唯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無還無衍。丁云。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遷延。退旋也。△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丁云。嘗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注云。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卷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後發爲九竅腴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激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蠱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鑒而爲人言精依人德俾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言耳目鼻口心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蠱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蠱濁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謂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靈故神謂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蠅謂蠶中蠅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下欲尙則凌於雲氣言能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生蟲與慶忌不見生蟲也世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蟻蟻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涸之精蠱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蟻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有而管子以之以言獨能用也言管子獨能知水言管子獨能用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濶而復故其民貪饕而好勇以水道濶故令人易勇也以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快清則越之水濁重而消故其民愚疾而垢以其濁故愚疾而垢故是後則多所

窮入。故秦之水涸涸而稽。淤滯而難。取。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疾垢也。秦之水涸涸而稽。淤滯而難。味停留也。又促急沈滯。與水相難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難。故貪戾。以其難。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難。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故其民諂諛諛詐。巧佞而好利。利。以其難。故巧佞而好利。故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難。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愚戇而好貞。萃難。故。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不難。謂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欲不污。故民心易則行無邪。邪也。無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也。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王者命令。必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審聽信之。謂能聽信賢使能之謂明。使在賢能。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以爲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謂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特其功勞。爲人上者驕。以驕。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也。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故其時曰春。時動蠢而生。

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毋殺飛鳥。欲人惡感陽之氣也。

五政有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其時曰秋。秋。舉也。時物其氣曰陰。秋之氣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憂哀靜正嚴順。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淫佚。順氣而靜居。不敢為淫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運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聚為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彼羣材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急。時云收。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為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此謂展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行冬政則耗。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故禁之。國小辯。闕譁。小辯則利口。及譁傳言。相。疾忌為闕。故令補缺塞圯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訂。故禁之。國小辯。闕譁。疾忌為闕。故令補缺塞圯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圯。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五政有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收萬物於中也。言藏其氣曰寒。冬之氣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清越溫怒周密。時故為月也。其時曰冬。收萬物於中也。言藏其氣曰寒。冬之氣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清越溫怒周密。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清實為德。藏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故禁人私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待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塞乃至。甲兵徒。令為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不泄也。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待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塞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月掌罰。罰為寒。冬行春政則泄。泄。行夏政則竄。竄。行秋政則旱。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輪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算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銀之屬。藏在山者。川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國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有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

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若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繞九制已下。修概水上。以待乎天蓋。蓋。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以視知何者不親。謂明天子。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貨。神靈合於精氣。神靈謂神利也。日所次謂日澤。言於地。復以日次附之。所以爲精粹也。已合而有常。則既合聚而發。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雖已莫如比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物理。可謂有德也。極於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又經緯日月之時。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證。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營。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得。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大相而天地洽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廬者。廬。地也。謂開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甘。謂

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王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選冬政。其開諸之氣足以發今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擲盜賊。謂盜賊也。謂其開諸之氣。數刺竹箭。言數刺竹箭。伐植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開藏也。貴天地開藏。故收。然則羽卵者不殺。誰敢不威。毛胎者不腹。謂胎也。謂胎不銷棄。謂散壞也。古爭字。銷。草木根本矣。開諸實空。則根本矣。凡此七十二日而畢。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見殺。則又太子危而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賭氣亦畢。於七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謂。疫死。時當寬。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賭土。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城郭。臣死。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賭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殺。毛胎者腹。臙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笑。七十二日而畢也。

卷十四校正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王氏引之云。苑與根義不相屬。根苑當爲根莖。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莖宗室。皆謂根本也。藏書亥字或作求。宛字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誤爲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故曰水具材也。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爲大。△夫水渾濁以清而好。濁人之惡。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弱。御覽地部同宋本圖作弱。△已得處下。文選海賦注引已作水。御覽引赴作赴。△建非得失之寶也。丁云。建當爲建。釋文引倉頡篇曰。建是也。寶當爲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也者發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 中立本著錄者。△反其常者 中立本反誤及。△夫王之所貴者 御覽所下有以字。△
鄭以理者知也 洪云鄭讀如白石鄭之類。謂玉璽而有文理者。聘義作璽以栗知也。鄭注。璽。微也。荀子法
行篇作璽而文理。鄭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璽作璽。尹注非。△瑕適皆見精也 王云精與情同。
（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子修身篇。術順墨而精操。好。楊倞曰。精當爲情。一情之言誠
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聘
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起也。起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茂華光澤 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
茂而誤。（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英。玉英華相帶如莖。瓊。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微遠而不殺聲也 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注引擇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揚。專以遠
聞。專古數字。△三月如咀 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十月而生。句法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
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破主脾 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五藏已具而後生肉
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五內。謂隔骨膈草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御覽人事部
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膈肝生草心生
肉 宋本隔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膈。肺生草。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膈。肝生骨。
腎生筋。肺生草。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五肉已具 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
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望案。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肺發爲聲
宋本此下有必發爲舌一句。朱本同。惟肺發爲聲。肺發爲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御覽引俱作肺發爲口。心發
爲下聲。劉氏補注引文字。亦有必發爲舌句。與宋本合。△目之所以視 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
△察於微微 俞云。微當爲微。微當爲微。說文。微。小兒聲也。△非特知於微也 王云。微。當依
朱本作微。微。（望案。元本同。）微。祖與微。微。對文。凡書傳中微。微。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微字亦作
微。祖字亦作微。（俗作微。）又作宜。說文。微。角長貌。從角。升聲。讀若微。微。吳子春秋問篇曰。微。微。不能微。宜。學者
微。淮南記微篇曰。風氣者。陰陽微者也。春秋繁露會序篇曰。始於微。微。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微。微。論
衡量知篇曰。夫竹木微。微之物也。禮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向微。微。並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
者不能分別。故傳寫多誤。△此乃其精也。精微獨靈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王氏引之云。上也字及下精字皆

後人所加。此乃其精處獨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處獨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處獨塞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爲句。注云。九竅五處是身之精。又誤讀獨塞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爲句。注云。謂人之靈氣獨塞而塞。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遂使一句之中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精字於獨塞之下。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伏聞能存而能亡者。善龜與龍是也。王云。善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善也。今作善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善字。△欲大則凌於天下。御靈鑠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大則函天地。陳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欲下則入於深泉。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生龜與慶忌。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獨與慶忌。正無生字。△戴黃蓋。宋本戴作載。△乘小馬。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涸川之精者生於涸。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涸。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法苑珠林題作涸。王云。於字衍文。上文生涸與慶忌。生下無於字。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能。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此則嘗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即是涸矣。何得更言生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涸。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水爲精耳。△其形若龜。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並作狀。王云。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王云。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御覽作可以。則所見本已誤。△伏聞能存而亡者。善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獨與慶忌。王云。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善龜當爲神龜。辨見上。△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也。△夫齊之水道驟而復。王云。道當爲道。字之誤也。△魏書會字或作首。與首相似。故道字誤而爲道。荀子議兵篇。爾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道相迫些。是道爲急也。道驟二字連讀。猶言急驟耳。下文之漳弱而潰。與此相對。爲文。尹不知道。爲道之誤。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楚之水漳弱而潰。故其民輕泉而賊。丁云。果訓泉。與漳弱義相反。果疑泉之誤。說文曰。泉。火飛也。輕。輕也。輕

原本楚人語。方言曰：『僂，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僂。或謂之僂。意林引賊上有好字。弱作僂。洎故其民愚疾而僂。意林引垢作妬。丁云：『當作愚疾而好妬。疾，惡也。』左傳曰：『山藪穢疾。』△秦之水澍重而積。澍，滯而難。意林引垢作汨。俞云：『說文曰：『澍，澍米汁也。』周禮：『澍曰澍。』尹注：『謂即甘字。』非。『澍字。』說文曰：『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澍。』景與最本二字。尹注：『謂絕。』是誤以澍爲最也。△望案：宋本『最』正作『最』。尹注：『固未嘗誤以澍爲最。』特以文義言之。『最』字爲長。△澍最而積。澍，滯而難。言澍什會聚而積留。也。澍，沈滯而相難也。△齊晉之水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爲之說。非也。意林引無齊字。△枯旱而澍。俞云：『澍，渾之借字。』△故其民諂諛諛。朱本誤下有而字。此本脫。△故其民開易而好正。意林引開作簡。元刻同。△一期欲不待民心易則心無邪。王云：『一期欲不待。』本作『民心正則欲不待。』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諒作一。涉上文水二而誤。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爲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隆。望案：路與露同。說見五穀篇。△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信使能而會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信使能而忘也者皆受天禍。』雨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主與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非。△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蓋因兩言聽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若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正文耳。△皆受天福。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爲均也。△襄二十八年左傳：『魯人當謂之賞。』人言謂之殃。亦以賞殃爲均。△尹注云：『信忘則動。皆遠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福。遂失其均矣。丁云：『讀使能而會聽信之之字衍。讀使能者。會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信而忘也者上有聞文。以意補之。』嘗云：『聽不信爲忘。』元本信而上有爲忘二字。忘與世同。世訓昧。與信同義。俞說同。△是故上

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諱 丁云民事之事因上文而得謂之接也時及民傳曰接接言樂事也

△則爲人下者直 俞曰直當爲德古字作惠脫去心耳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尹注非 △其德事處而發

出節時其事號令 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則爲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

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齋饗祀 王氏引之云饗與節同（傳古通

作饗說見史記貨殖傳）梗齋祭也節梗者梗用節也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齋饗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齋

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利位倍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稷梗爲稷段梗塞非是供說同 △星者掌發

爲風 朱本重發字望案下文曰壹賞賞爲暑戲事和和爲用辰章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當與之一例如者

字補發字丁說同 △春行冬政則隤 宋本隤作彫案彫隤皆潤借字 △行夏政則飲 宋云飲疑是飲字

△修封疆 藝文類聚二引作治封疆 御覽天部十引作治封疆 △毋寔華絕華 供云藝文類聚二御覽

天部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華（俗作尊）寔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華即尊字之譌尹注非王云寔華

絕華類書引作絕華華所見本異耳說文擡拔取也引龍驤朝擡之木謂今本作擡兩雅莠擡也榮光曰擡猶

拔也釋文擡九聲反漢書季布傳發身履軍擡旗者擡矣李奇注與榮光同莊子至榮簷擡陸而指之司馬彪曰

擡拔也擡擡擡皆擡之或字尹訓擡爲拔是也但未知華爲擡之譌耳又蔡謨篇毋天英毋擡華尹注曰華擡之

初生也案擡當爲折（俗書折字或作折因訛而爲擡）華亦當爲華（擡書從艸從竹之字多相亂故華又譌

爲華）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華大英即華華（寔與擡同廣雅擡天拔也）折華即絕華也尹注非 △五

政苟時 孫云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五政徇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序白帖二引作順

時 △其德施舍修樂 丁云施與弛同八觀篇云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舍猶弛舍也 △以動陽氣 王云

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 王氏

引之云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耳尹注非 △中央曰土 張云此節當在夏末夏雨乃至下不啻雜出於中則蓋錯簡 △以風雨節土益力

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 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德 △大寒乃極國家乃

昌四方乃服 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劉云發疑伐字

說望案發伐古同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 丁云墳乃墳字誤即墳字之借周官升人掌金玉錫

石之地。久瘠。謂地久未發者。開之以假貨。與發故屋辟故節同義。尹注大謬。△除急漏田。俞云。除急二字

衍文。尹注曰。田中之應欲種之。不欲人惡。感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求有德賜布

施於民者而費之。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夏雨乃至也。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用乃來。

△居不敢淫佚。宋本居下有而字。△順旅聚收。洪云。順讀爲順。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順旅農。趣

聚收。其語也。尹注非。△賞彼驛驛。韓聚彼驛村。丁云。賞疑音字。誤兩句一義。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也。△我

信則克。吳云。我義之壞字。△罰驛驛。宋本驛作驛。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驛。驛驛。驛之敗字。說文

率部。驛。司視也。從橫目。從率。令吏將目控驛人也。則驛有捕治之義。望案。忌驛之敗字。說文。驛。毒也。一曰。教也。此

基當訓教。民私自教。故捕治之也。△周門闔。孫云。周堂爲闔。字之誤也。初學記三。御覽時序部九。事類賦

注五。俱引作謹。門闔謹與闔義相近。△其德遠播。溫。周密。王氏引之云。溫讀爲溫。溫亦怒也。尹注非。安井

衡云。古本怒作怒。△是故冬三月。宋本自此至所惡必伏。在暴虐積則以下。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劉云。宋

本誤。△捕蟲蠹。宋本作捕蠹。蠹。△作教而寄武。宋本武下有焉字。與上下文一例。△風與日爭明

望案。明訓爲蠹。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一句。無不勝。△則失生之國惡之。望案。文選陸士衡

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章昭注曰。生。養也。失生。猶言失業。△德生正。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以

爲必長。安井衡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陳先生云。此與下共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望案。六多疑大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綱。大府三充而爲明天子。△六多所以衍天地

也。陳先生云。衍字義不可通。衍當爲衍。惠氏周易述曰。衍。演也。俞云。當作衍。說文云。衍。通衍也。字亦作通。見玉

篇。△以開乎萬物。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修極水上。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

當爲土。極。平也。謂修平水土也。尹注非。△蓬反五莖以視不親。丁云。莖當爲莖。親與上文天字爲均。△治

祀之下以觀其位。丁云。治讀爲祀。牟公祠兵。左氏作治兵。△貨暉神廬合於精氣。丁云。古貨化同。貨讀

爲化。隨當作單。單爲枝也。神應承上地位言之。在地爲化。（虞氏易注。）化主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屬陽也。

△萬物有祀 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祿。△然則神炁不靈。神龜不卜。黃

帝澤參治之至也。宋本神龜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謬不可讀。炁當爲炁。靈當爲靈。神龜與神策對

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帝二字又涉下文昔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在釋字上

衍。推演之也。釋讀爲釋。段字也。釋爲舍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占

人以推衍也。小雅杜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供範曰。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筮立時人卜筮。三人占。皆其

義也。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衍下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

知凶吉乎。白心篇。不卜不筮。而能知吉凶。△得雲龍而辨於東方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引。

雲龍並作蒼龍。蒼字誤。△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北堂書鈔。御覽引。並作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爲土師 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卽司工。空者。工之假

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豳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

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昔黃帝以共饒急作五聲以政五鍾 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作立五聲以正

五鍾。（陳禹謨本刪立字。）孫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本無立字者。後人

不曉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當頌謨管傳曰。作始也。（廣雅同。）臧陶謨。禹民乃造萬邦作又。作與乃相

對爲文。讀萬邦始又也。禹貢萊夷作故。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茫濟既道。雲土夢作又。作與既相對爲文。謂雲土

夢始又也。（史記夏本紀以爲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

之訓爲始。而誤以爲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

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

十三所引。並刪去下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爲始。故紛紛妄刪耳。△今其五鍾 丁云。今與命通。命名也。

△三日黃鍾觀光 宋本朱本僅作頤。△四日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頤作鳴。△日至曙甲子木

行御 俞云。曙。曙當爲都。都。凡也。望謂景當爲諸。諸。於也。△命左右土師內御 王云。土師當爲土師。見上文。

△賦祿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祿爲句。賞賜於四境之內爲句。賦。布也。（大雅烝民篇毛

傳。）布散其所祿賜之物也。下文曰。發祿（古祿等。）任君賜賞。賦祿發言發祿也。則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

賜賞也。尹注非。△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源。△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中立本水作冰。王云：水當爲冰。區萌卽句芒。崇記曰：草木萌區萌是也。尹注非。△讀蟲卯菱 丁云：讀字衍。菱乃春字之誤。卯生也。參亦生也。參與萌爲均。說文：參古文作菱。寫者移半旁置於支上。菱變爲菱。與菱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卯作卯。蓋非。△毋傳捷 丁云：順千里云：遠卽應字。爾雅：應卽應。△亡傷繼祿 宋本據作祿。△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曆土位故也。劉云：上文甲子本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百五十日。又五二爲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發職任君賜賞 君子修爵職以發地氣出皮幣。丁云：當讀發職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將陰氣。句法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義。君子修爵職出皮幣一句讀。應乃順之誤。四馬一車也。爵職猶中匠篇之爵車。小匠篇曰：又辦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圖軌篇曰：上且修爵人出若干幣。爵人卽爵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馬言。文義相合。△不諫不貞 丁云：貞當爲責。白虎通：諫猶責也。司救諫讀。諫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諫。△農事爲敬 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諫。唯農事爲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殺行急政早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也。言天子殺行急政。則有早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敬。因祈而爲敬。大戴禮文王言人篤。亟得其說。（與與稱同）今本亟與稱爲敬再。是其證也。△然則天爲尊宛 供云：專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敬也。淮南傲真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爲敬。宛古逕作苑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神水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衍組甲厲兵 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義文類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卽合字之誤。△合什爲伍 丁云：爲字衍。幼官篇曰：修御園之什伍。禁藏篇曰：司之以什。司之以伍。△諫然告民有事 望案：諫然無義。諫乃讀之字誤。說文：讀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也。字亦作譴。廣雅釋詁曰：譴。怒也。△地競壤 宋本據作壤。供云：壤讀爲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五穀漸熟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漸。連也。五穀漸熟。沿言連熟。卽所謂豐登也。△歲豐 丁云：農字疑卽豐之誤衍。△令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則發擲擲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與地同。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成功之道。羸縮為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形也。故以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則止而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形也。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也。從羸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謙順時。然後事當。死死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不成。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鏡裕。形於女色。其之容色靜而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演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乘時。養人。特四時之政。以德後刑。賞以春夏。順於天。微度人。順於天。又微度人。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則極也。如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此皆欲大明獨在君也。可以為助。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播之下。招播之星。隨斗杓隨時而建者也。天下可代天之德。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播之下。招播之星。隨斗杓隨時而建者也。天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潛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覆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九變第四十四

對人之時
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待之以德於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惠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七變。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發多。故亦自爲。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中
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獵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在法數。故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在法數。則勢。壽命長而。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園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毒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過其主矣。孟。大也。過。待其主也。妄意言妄行以。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音。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審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

不推而往。不使而威。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民不道法。則不祥。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則國理故得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恆也。法。故則當。存亡始亂之所從出。順則存治。法。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故曰法古之法也。法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任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則。辯說之人不敢問亂。亂事也。故明王之所恆者。必師。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皆廢於法。以事其主。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無奇行。無奇行。皆廢於法。以事其主。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

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廢此二者。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誣枉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井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誣誣詐之人。僞託於謹。以毀君法。習士。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謂習法之士。聞誦。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法。珍怪奇物。此正。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選。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誣枉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特。應置君之子。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謂百。謂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此凡如是而求援立國相。大君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謂百。謂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竊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以事其主。百姓轉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

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會諂。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特親以要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殺當其罪。其賞賜人者不德。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匈。爲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謂異道衛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法令有功。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實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難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

道則亂。臣行其道。故曰君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出而道留。謂之撓。中道而留。心而專之。道留。謂之撓。中道而留。心而專之。止。此則臣侵。故曰撓。上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中道爲左右所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撓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曉。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參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以求。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爲賞。則官自然失望。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比周以相爲匿。是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奴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非功。邪臣非功而起。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百處其家。不一圖國。重私故。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故。能匿而不可蔽之。不可隱蔽也。則法自與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故不能退也。而有功。雖諂之。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含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故易治也。主雖不身

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與不務。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而不發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營務。每事當其務。治莫貴於得齊。齊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懷。爲生者也。謂所持。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止於利民也。則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區言四

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治國之道也。

卷十五校正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人既榮亡，必其將亡之道。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榮亡，必其將亡，可必也。△皆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亡爲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動靜者比於死。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慶曰失德，重慶曰失威，重字同義。△先爲之政。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與此文大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望案：修營爲循，說見形勢篇。△天地刑之。孫云：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順之形，字亦作形。△動作不貳。王云：貳當爲真。真音他得反。不真，不差也。說文：從，失常也。字或作威。曹風鴈鳩篇：其儀不威，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真。豫象傳：四時不忒。京房忒作真。洪範衍忒。史記宋世家作真。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真，是也。真與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爲均。（代讀如特）貳則非均矣。（真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謂則盛。（澄當爲盛。說見輕重乙。）澄則常。當則高下不貳。貳亦當爲真。真，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與真字相近，故真謬作貳。大射義注引周語：平民無忒。今本忒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使不貸。貸即真字。則鄭注本作真明矣。且此注與大射義注所引不當有異也。韋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貸。蓋賈注也。）縗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真字之謬。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貳。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喪。荀子禮論篇：貸作貳。皆是真字之謬。）賁雖謬作貳，而賁貸等字不可讀爲貳。乃月令之宿離不貸，毋或差貸，毋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並作忒。）釋文皆音二。則貸字亦讀爲二。其失甚矣。△既成其功，順守其從。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中之。正義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即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人不能代。朱本作代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而今本俱誤作代。△

修陰陽之徒。望案。修亦當爲德。謂見形勢爲。△意爲德者因而爲當。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運。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測。德虛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制。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爲均。尹注失之。△天地之形。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爲均。尹注非。△中諱不留。丁云。靜變情字之借。中情不留。與上文素質不留同意。▽形於女色。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以待天下之贊作也。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大周之先可以贊信。丁云。尹注云。舊信。振起貌。案尹見本誤作舊訊。廣雅。舊詔也。與訊同。△一偃一側。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德。宋本貴作貴。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刑以襲之毋失民命。吳云。刑以二字。涉上兩衍。丁云。襲之下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遺之登之明之句例相同。△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劉云。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王云。望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文同。一側。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遺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終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同。△廣雅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徑之以絕其志意。△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望案。修當爲德。說見形勢篇。△致刑其民庸心以蔽。俞云。致刑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爲下讀。蔽與德靜爭不協均。蔽蓋殺字之誤。爾雅。穉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也。△致政其民服信以襲。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俞云。付。附之借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尹注非。△出令時當曰政。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當故不改曰法。望案。當讀爲常。說見心術下篇。△正衡一靜。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一。今本誤倒。△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斯此謂行理。丁云。案政字與下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乎句。能日新。承上能日新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非。能日新句指總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注云能行日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爲句。遂欲整齊句例。強加一字。以長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證變也。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一引。俱無鄉黨二字。△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御覽引此文也。字在得之下。張云。尹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俱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義與此同。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不動力。望案。動疑動字誤。△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過其主矣。張云。孟疑孟之借字。遇如遇主于巷之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猶墮之在堤也。宋本作猶墮已堤也。△猶金之在爐。宋本體作爐。△故堯之治也。堯明法禁之令而已矣。藏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堯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國更立法以與民則祥。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不祥。祥上脫不字。晉禮。國更立法。即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注非。△百官服事者。宋本服作伏。△故曰法者不可恆也。俞云。尹注法微則當變。故不恆。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疑恆爲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慎也。故其下即云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體也。若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慎之意。蔡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歸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顧誤爲恆。而又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畔之真。藏書作真。閱禮而爲巨。故讀誤爲恆矣。△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古之法也。吳云。此句當連下讀。△無聞識博學辯說之士。王云。聞識當爲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即其證。尹注非。△皆盡於法。張云。盡疑盡之誤。雖註釋文引馬注云。盡。勉也。△然故謹梓習士。俞云。謹梓疑當作謹樹。乃盡均字。後漢書循行傳。意樹謹而不愷令。章懷太子注。樹謹猶謹也。此作謹樹者。誤與謹同。樹之誤爲梓。以古書樹或作耳。（見玉篇土部。）又或作耳。（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梓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謹樹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疑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

人皆能出私議以亂國法者也。△與相不得謂其私。俞云。上文曰。尊公財以發私土。此乃云尊其私。義不可通。此輩字當爲濟聲之誤。爾雅釋言。謂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鋤刀爲鋤刀。是與與聲相近。又涉上文尊公財而誤耳。△羣臣修德輔佐。張云。修德疑循道之誤。△百姓輯睦。令。丁云。當讀百姓輯睦。令。張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此謂爲大治。望案。爲字衍。△損其正心。宋本損作損。損字誤。丁云。心乃神書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改正。△故聖君失度量。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御覽引作然後。△令出而後反之。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聲相對爲文。後字誤。△是貴能威之富能殺之職能事之近能親之矣。能聲之也。望案。五能字皆當讀爲而。古字通用。△此失君之所慎也。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敏句而誤。△不適其意。宋本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應適字。△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望案。來當爲求。說見小稱篇。△所謂賤而事之也。望案。所謂上說此字。宋本朱本有。△治世則不敏。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爲上文以失君對聖君也。△其殺戮人者不德也。其實賜人者不德也。宋本無下者字。張云。兩人字者字疑當各衍其一。蓋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者不察而並存之。△皆虛其句以聽於上。宋本於作其之而衍。而當爲因。因罰之與因費之對文。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貶。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尊主令而行之而衍。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句同義同。爾雅。惠愛也。後解云。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本文無計字明甚。△以戰勝也。宋元本戰字正文及注皆作戰。劉云。戰當作戰。後解作勢。同。△百官識。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識。乃字有缺誤。△令求不出謂之虛出。而道留謂之擬下。情求不上通謂之懸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王云。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衍求字。並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有本字。疑即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誤。後解云。令不得出。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故夫濫侵濫權之所生。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濫侵濫權。後解作濫侵濫權。皆寫者倒亂。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益以長短。意於尋丈作尋尺。長短作短長也三字。△今主釋法。丁云。今疑令字誤。後解無。△以譽進能則臣孽上而下比周矣。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黨。能謂有道義者何。必待譽而進。後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黨字。下文以黨舉官。即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謬作以譽進能矣。△比周以相為隱是忘主私交以進其譽。王云。尹讀比周以相為隱是為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隱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為隱為句。隱與隱同。比周以相為隱。猶言朋比為姦也。是下嘗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私交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私交。韓子有度篇私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外私字相近。故外謬作私。尹注云。為交友致私。非也。劉以私為私之誤。亦非也。△所起者非功也。丁云。也字衍。後解無。△十至私人之門。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不一國。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後解國下有也字。△故官失其能。後解能作職。△故能隱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王云。能下本無隱字。後解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獎。敗者不可飾。則無隱字明矣。據尹注亦無隱字。然則君臣之間明則明。則易治也。後解不重明則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書三

△失非在上則過在下。王云。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今使人君行。遊不修道。丁云。修當為循。循有順義。君臣上德。順理而不失之為道。△力器則不能毋墮。俞云。墮當為惰。輕重成篇。歸市亦惰。是其證。△今人主輕刑政。丁云。今疑令字誤。△百官有常法不攝。隱。丁云。常字句絕。有常。即上奉法守職也。隱同。隱。姦隱也。△迹行不必同。元本無行字。△治莫貴於得齊。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體。宋說同。△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丁云。當作文教之也。輔言篇。則是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心照體從。則必加之。以嚴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書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殺上畏罪。殺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

上犯禁則難治也。禁文彌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殺上尊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治要引陵作陵。△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宋本當作必。治要同。△法制不一。治要一作壹。△必先禁未作文巧末作文巧禁。洪云。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望塞農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證。△舍本事而事末作。宋并衛云。古本舍上有民字。△凡農者。御覽凡作故。△秋經以五秦羅以東。宋本秦羅作秦羅。俞云。東乃大之誤。言富者秋以五羅之。春以六羅之也。錄文六作兜。與東微似而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也。△故以上之儻而倍取以民者四。丁云。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故爲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當在夫以一民養四主之上。應誤在此耳。△故造從者刑而上不能止者。中立本刑上有有字。陳先生云。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相應。△常山之東河海之閒。王云。河海當爲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傍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並云。其山北晚代。南倚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民作一則田壘盡巧不生。吳云。當作得均則盡巧不生。作一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惡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即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則戰不必防守不必固矣。丁文。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例。△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作生。望塞。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相對爲文。也字衍。△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丁云。有疑官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國。錄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言。

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果乎如登於天。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渾女數。乎如在於海。謂也。卒乎如在於己。則存。

故如在於。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含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宮

克諸。氣散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謂得安心之法也。

法。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自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皆心之

失矣。則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勿煩勿亂。和乃

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蹇蹇乎如窮無極

妙妙。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禮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而人不

能固。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平莫聞其音。則不聞其音。

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

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當依序而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

在人。故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當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

窮之。則眇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

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而視聽。用之。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

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爲地之技。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條也。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安定於中。則耳目自聰。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思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智事。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易其氣智也。故能不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心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姪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當守中。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亂官。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亂心。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往來不能思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思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能思。神不側者也。故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則正心在

中。萬物得度。心中中正。則無過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又有心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言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形則是言。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

所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虛。亂乃死。亂則凶禍至。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臟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與舍。既已內困外薄。尙不圖之。如此。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害。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二氣和乃成。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平擅傾。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不可知。氣獨擅於句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營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一凶。喜怒憂曰二凶。故不喜不怒。平正擅傾。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日二凶。故不喜不怒。平正擅傾。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減。大充。謂大攝。骨枯而血返。大攝。謂過於飢。血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則和攝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飽則疾動。而疾動。則飢則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止老不長慮。困乃竭。困乃竭。而老則益困。大心而致。心既大。寬氣而廣。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形安而不移。故能守一而奔萬苛。守一則惡煩。能奔萬苛也。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和。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端。失其端紀。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故道無所從。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彼適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敗。謂陰理丞達屯聚。

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一

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山在虞。穀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陪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鄒音塵。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飛。其名曰鰓。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勸力於地利。其所必合於天時。其所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存亡繼絕。而赦無罪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則民多詐。設詐以避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來者驚距。驚也。距。止也。聞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曰。實信極忠。實主能得信。又桓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愛之。語曰。渾命不渝。信也。謂渾之命。不有渝。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堅中外。正嚴也。實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攝信。如此者。信也。管仲對曰。管仲對曰。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道。年穀熟。糴貨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民不疾疫。管此時也。民害且驅。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有年。謂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姪。振。止也。禮樂者。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貨貴。民疾疫。管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倉廩。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對曰。不可王。難以實對。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豐。君也。公邊通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之所遵行者。皆流道繆安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公。昔者大王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益也。臣使官無備其禮，三加其禮，皆不滿意。強其使者，爭之以死，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賢，故知其君小。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皆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莠居外，而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功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胡胡切，未長貌。平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莊莊，謂苗轉長大也。何其士也，莊莊莊莊，謂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由由，悅也。何其君子也，勉勉，謂益有謹勵也。天下得之則安，人以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管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睜然視。睜，住立貌。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僉兄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袞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引水也。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袂，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聖，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管承教也。管承教也，古人法之。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

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也。未訛不得入軍門。訛。國子適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於千戰。國子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弱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功多也。使求求甯威。甯威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能浩浩然。大。魚育育然。相與居其室家。甯威有仇。僮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能當召我。授之配。甯子其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少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少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東郭郵至。桓公令僕者延而上。僕。謂僕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意。意以意度。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穆然豐滿。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身。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言字兩口。故二君開口。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之知。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王云。枝當爲枝。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周禮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爲均。△穀古讀若穀。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時材謀於古音屬之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氣道乃生。望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公之謂也。王云。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供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爲句。心衍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略同。△中義守不惑。王云。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參惑。則無義字明矣。△有神自在身。丁云。有字衍。尹注亦無。△精將至定。王云。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即其證。尹注非。△其外安榮。望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九竅益通。望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筋信而骨髓。望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朋。△逐淫僇薄。陳先生云。僇薄與逐淫對文。僇讀爲釋。舍也。舍陳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僇乃釋字。是也。尹注非。△和於形容。望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望案。搏皆搏字之誤。說見立政篇。△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一爲均。△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生將寢舍。丁云。寢與孫同。寢。讀如義典異脫位之寢。△其精不見其微不聰。望案。精疑情字誤。丁云。其微不聰。依上文地出其形言之。微即形也。△權修篇。喜之有微。惡之有形。是微形同義之證。○臨嘗爲觀。形與觀相似而誤。爾雅。禮見也。說文。觀。見也。不觀與不見同義。觀與道書爲均。△平正擅旬。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國。丁云。忿嘗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即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喜怒憂思。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滅。丁云。嘗作形傷而不滅。與下滑稽而血泣對文。△飢則廣思。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容之廣。鄭注曰。廣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精氣。△飢不廣思飽而不廣。望案。飽。疑食字誤。爾雅。穉註曰。穉止也。言飢不緩思。雖食不能止飢。△大心而敢。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爲均。△是謂靈氣。靈行似天。丁云。靈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愛欲靜之。通亂正之。王云。遇當爲遇。字之

誤也。遺亂與愛欲對文。言當釋其愛欲。正其遺亂也。尹注非。△得道之人。理丞而屯。然中無敗。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爲屯聚。非也。丞讀爲蒸。一蒸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蒸。漢書翟方進傳。大保後丞丞。侯覽。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地。理志作丞。陽。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一丞。升也。然發也。屯當爲毛字之誤也。屯。穀省作毛。毛。穀省作毛。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誤。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爲康公。漢書晉曆志。屯作毛。漢書薛苞志。河北。伏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折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又儒林傳。晉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薛苞音義曰。案。耳俗通。姓氏篇。獨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當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繡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從本反。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蒸。蒸於毛理之開。故旬中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習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蒸。蒸與蒸同。小雅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裏與理同。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此言理蒸毛。互文耳。蒸亦蒸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蒸。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蒸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蒸。亦謂陽氣上蒸也。蒸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越。越。越。鄭注云。越。蒸也。釋文。以制反。蒸。謂之蒸。蒸。蒸。蒸。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

雜篇一 尹注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唐初尙

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尙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及見之。張云。汲古單刻本索隱云。案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駢集解。其由史文移補無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淺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補之封禪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攻之。若無汲古單刻本。則尹注爲孤立矣。然小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即移補之本邪。管子原文當不止此。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一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陳先生云。大臣小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王云。勸當爲勸。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公曰吾聞之也 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喪言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然則取之若何 王云。取之當爲取土。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步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不可爲數 俞云。不可爲數。證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小以吾不識 張云。小字誤。依注例是齊字。△守職遠見有患 俞云。遠見即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處死。則不可與出乎守職之難。不處信。則不可待而外知。夫待不死之民而求以守職。待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也。即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即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大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即知也。△此兵之三闕也 丁云。三當爲二。指上文不死不信言。注非。△而憂之以德 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憂之借。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夫牧民不知其疾 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必知其疾。△來者驚距 王云。驚當爲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驚驚不前也。△今本驚驚作驚。驚。馬重貌也。史記秦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今本亦驚作驚。唯秦本紀不誤。△太玄玄緯曰。進欲行。止欲驚。△今本亦驚作驚。字或作驚。廣雅曰。距。止也。距本作距。說文曰。距。止也。是驚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驚。少見驚。故驚驚爲驚。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驚爲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稽。斯爲誤矣。△實信極處 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忤。此與處也者。民懷之用處字。當是忤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處。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正釋此仁字。△有時先事有時先德有時先怒 王云。案原文內才無有時先怒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怒。故增此四時也。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怒。則本無有時先怒句明矣。又下文云。發倉庫山林藪澤以共其財。舊本倉誤作食。依朱本改。後之以事。先之以怒。以振其疆。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怒即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怒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百川道 王云。道猶

顏也楚語曰遠而遠從而遠是其證百川道年穀糴糶貨賸三句相對爲文尹注非
望案歲星漢字誤 △敬之以禮樂 丁云敬星數字誤 △穀食庫 宋本朱本作食食字誤 △以共其
財 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 宋云有讀爲又 △其君豐其臣教 王云敬當爲親（色介反）殺與
豐正相對尋尹注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殺與教相似而誤 △公遽道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王云
公遽道繆然遠爲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爲句遽道與遂巡同戒篇云桓公遽然遂進尹注大謬 △則使有司
隄獄而誦有罪者償 丁云謂當爲捐周官秋官司明詭注揭頭書學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執也 朱
本無人字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 丁云當作又求曲木又求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繩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
玩其次二字卽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本一曲而無不曲故云先傳曲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臣篇作救敵之國救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說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望社稷 丁云塞即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書作賽索
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稱也 △稅是已疵醫胙 望案尹注云稅稅史是疵其
名也則正文當作稅是稅泥故以稅稅史總釋兩稅字也今作已者稅之壞字耳 △除君苛疾與君之多虛而
少實 王氏引之云若當爲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視是已疵 宋本瞑目
作瞑目王云當作瞑目總言真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而不見丘山瞑本或
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以非執然瞑目據臂按劍今本瞑字均誤作瞑 △授酒而祭之
安井衡云古本授作受 △三醢其使者 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爲上讀誤當讀三醢其使者爲句與三辱
其君對文爾雅醢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專典方命圯族漢書傳
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爲方尹注非 △陶陶乎其孺子也 丁云陶陶疑當作洵
洵方與尹注柔順貌相合元刻注文無胡胡切目語也六字疑後人所加望案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
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程氏孫田九疑考云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德益俯而向根也淮南
繆稱篇注云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諸藏淮南穗向根可證也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俯若君
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本改免

爲僂。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勝傳：免起阡陌之中，是僂字古通作免。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二十年字。
丁云：御覽卷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駟車乘馬，馳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又封禪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之谿離孤竹甚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也。△見是前入乎。藏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即見字之誤而衍者。△左右對曰：不見也。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冠右袂衣。藏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並引作冠冠右袂衣。王云：冠冠者，首冠也。（呂氏春秋：知土篇：冠其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望案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袂衣。△走馬前疾。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御覽引作寡人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臣聞登山之神有僂兒者。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命作僂。御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有贊水者曰。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龜者，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者不合。△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說苑作從左方渡至膝，從右方渡至膝。△若右涉其大谿。水經濡水注：劉德與都賦注：藏文類聚：武部，御覽兵部，並引作已涉大谿。說苑作已渡事果濟。△仲父之聖至若此。宋本無若字。△甯戚應我曰：僂僂乎？元刻此句下有育育乎三字。丁云：當據元刻補。下文云：僂僂者水，育育者魚，是其證。又甯戚應我曰：僂僂乎？亦脫育育乎三字。△婢子曰：公何慮。藏文類聚人部引作婢子問之曰。△昔者吳于戰，未罷不得入軍門。國子通其齒，遂入焉。于國多。俞云：干當作弔。說文：弔，國也。從邑，干聲。一曰：弔，本國與。案哀九年左傳：吳城郢，師此也。弔，本國名。後爲吳邑。此文云：吳于戰，吳于均，國名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于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于即弔字。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弔者何國也。且爲于國多句，遂不可解矣。費應劉氏：實補同。俞說又云：江邊即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該弔甚在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穆公舉而相之。望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得其說。蓋後人附益之詞。△僂僂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室而安，召我居。藏文類聚人部引：作僂僂之水，育育之魚，未

有家庭，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引，有言作辭。△甯子其欲室乎。蘇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並有伴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有執席食以視上者。王云，視上當爲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東郭郭至。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作垂。△與之分級而上。王云，上當爲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君子舍謙而小人得意，臣意之也。王云，意讀爲億，卽度也。尹注謂等以意度之，非。△六淵然清靜者。丁云，夫字衍。△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口開而不闔是言甚也。俞氏正變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撓，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咄而不咄，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若口垂而不噤，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閉，證言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合，皆聲知而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甚，亦怪謬矣。△唯言於是。王云，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言焉，臣故曰伐言也。莊八年公卒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卽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爰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處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處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此卽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焉爲之立中制節也。△客聞之。宋本開作問。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獨主。能無此大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矣也。繩。謂繩正也。言以爲一。君臣咸有一。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則法令固。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德德理世之君。至仁感。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德德理世之君。至仁感。

反於朴蒙。今申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王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闢。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惡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從。而好小察。何也。謂既在臣有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倡合也。言雖申有法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讎。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不聽其理。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理。勞而無功。故曰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聽之。必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皆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辭。則見所不意。所爲既不合理。故其餘力自失而罰。向有餘權餘力。己不自。故主虞而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敬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主好本。則民好藝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織。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上之氣生。故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

前論爲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計謀。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館不足處。王儲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逼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勸。音所爲多。淪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謂舉事不時。必受其害。夫倉庫非虛空也。無度。靡者。商官非虛壞也。必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故。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藏耗敗凶。雖有義。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百姓之富。貧富之不豐。皆用此作。豐。微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從。夫亡國辟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留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淫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賢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大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謂掘大衍。謂發陵令。謂掘大陵。謂掘大陵。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夏無遏水。建名川。謂堰塞小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費祿。傷伐五穀。五穀之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備於於堤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旱。則天冬雪。地冬霜。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多騰。宜之。謂山多蟲。蟄。蟄。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

之馬也。車所以召寇。言馳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繁組者。燭功之密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毀譽之士在側。故上多喜譽。費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其有功。則不能賞。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勝伏。謂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故曰士不爲用。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漬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辭譽。依名而斷。則理營。故無辭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失譽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臣法行事。謂之侵。好倂反而行私請。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陳不計。而司聲無以成其私。則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陳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暗。雖有危亡之隱。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爲主。痛甚極開罪黨。

以爲讎。開引罪案上聞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伯也。未必皆有罪。今罪不辜。則與讎居。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故言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焉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律靜之以爲名。其下賈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也。與佯爲善者爲棟也。其動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則

禁藏第五十二

雜篇四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夫冬日之不溫。非愛冰也。求寒。所謂堅冰。夏日之不燭。非愛火也。爲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溫。非愛冰也。求寒。所謂堅冰。夏日之不燭。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害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之則民效。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之則民效。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不勸而自勸。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罰之於其所惡。居民於其所樂。教士而不遷。則事之於其所利。不勸而自勸。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罰之於其所惡。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諒。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懷姦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懷姦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萬物盡然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許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然必其殺賞。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明於必賞。夫不法法則始。言不法者必以法。法者天下之儀也。表也。所以

正謂五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解之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敷也。謂及時立農功。勉力爲夏賞五德。五德。官正也。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藏。五穀之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冬令。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閑。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敗當急也。藏當閑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忘人之和。忘猶得也。事。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令。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民不虛治。然後治。不洽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誠。人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故多亂。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人。無非其里。謂無客里。非其家。言不養居他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民無流亡之意。更無備追之憂。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之從陶治。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溼。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於民之所主。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敢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菜食當十石。果蔬不以火化而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鉤者。所以多寡也。敘鉤。謂敘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量籍。每田結其多少。比其均平。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

知其人。田多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者。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廢於嗜欲。心遺以學。瑟笑人。以塞其內。耽於淫樂。則心遺。其國可知也。情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廢於嗜欲。心遺以學。瑟笑人。以塞其內。耽於淫樂。則心遺。其國可知也。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與之同生也。若常。陰內辯士。使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見其內蔽塞。則理極而。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與之同生也。若常。陰內辯士。使相違。是必士闕。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闕。兩國相敵。則小傷。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不可使令。既不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卷十七校正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在前。七臣在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

△或以平虛語論七主之過。陳先生云。適當爲道。涉下文兩過字而誤。六過一是爲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非。△呼嗚笑哉成事疾。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威。威成古通用。疾疑矣字誤。人主得六過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歡笑之曰。嗚呼笑哉威事矣。△申主任勢守職以爲常。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實。觀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即

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皆要審。俞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
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簡。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喜佚難
知以塞明。吳云。欲疑起字誤。△不許則國失勢。孫云。許即恆字。與語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尹注非。
△耳常五聲。丁云。常疑章字誤。△四鄰不計。俞云。此當作四隣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
之。四鄰與己爲隣。正解四隣之義。今本作四鄰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隣與己不計。文與此同。彼
隣四字耳。△臣主同則。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卽是不
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殆得爲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臣下振怒。王氏引之云。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
而誤也。振怒卽震怒。△芒主通人情以質變。陳先生曰。芒主已見上文。爲六過主之一矣。此芒主疑當作亡
主。亡主在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過臣之末也。△昏則緩急俱植。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
注非。△故主虞而安。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尹訓虞爲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
下七句。與上文不相承接。其上當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在前。一是在後。則申主一節當在末。故主虞而安。正承
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吏禮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懷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云云。則繼承上事言之。蓋
是錯簡。非有脫文。△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與上下文不相覆。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織。王氏引之云。織字義不可通。尹訓爲果織。非也。織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探度簪之農不耕。女
不織也。織書留字。或作畚。形與責相似。故續讀爲織。宋云。織與織聲之轉。當讀織。△何以効其然也。丁云。効
乃知字誤。△日昔者桀紂是也。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週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錄賢起。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惡。△瑤臺玉儲不足處。宋云。儲與處不相蒙。儲當爲館。玉館猶言
幾室也。類要作玉館。望案。館輔皆國之假字。△村女樂三千人。陳先生云。村疑列字誤。△故設用無度國
家陪。望案。陪當作陪。下文亡國陪家。同路與度爲均。說詳五輔篇。△爵宜非虛壞也。張云。兩宜疑當作宮
室。△歲有敗凶。丁云。敗疑豐字之壞。較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敗二字相對。△故民有義不足
民不足也。望案。凶疑豐字之壞。較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敗二字相對。△故民有義不足
王云。義當爲義。字之誤也。後國書篇。輕重乙篇多言義不足。尹注非。△夫亡國陪家者。俞云。以下文句例
求之。此者字衍。△夫凶歲當早。丁云。晉乃稟字誤。爾雅。久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也。名諱如刑名之名。凡罪人姓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辭奪也。△無實則無勢。張云。據下文失實則焉焉。疑此勢字當作勢。蓋形近譌。傳寫又加方耳。△好倭反而行私請。劉云。倭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倭。張云。疑倭字一本作交。譌爲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亂臣多造鍾鼓樂飾婦女以滑上。陳先生云。亂臣爲大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諸臣。下文云。是以諸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橫以下亂臣爲字誤。恐非。△多兌道。安井衡云。兌當爲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故記稱之曰。愚忠譏賊。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即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惡。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故金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居爲非母動爲舍棟。陳先生云。母當爲母。母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爲非事。而動爲舍棟。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大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之謂微攻。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夫冬日之不蓋非愛冰也。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三十六引。蓋作鹽。冰作水。丁云。水與火鹽爲均。當作水。望寒。內則有鹽。以周官大飲校之。鹽卽旅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鹽。注云。以水置水鹽於其中爲鹽。則鹽近小招。所謂陳飲者。△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今本脫。△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意林。美作治。喜作愛。△故先慎於己而後使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陳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慎於己而後官民皆效也。△居民於其所樂。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信之於其所餘財。丁云。信讀爲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於下無餘者必諫者也。丁云。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於其所無餘句。反覆推究無餘之故。無諫者必諫者也。與下文有諫者不必諫者對文。△夫先易者後難。孫云。依法者當作而。王諒同。△非喜予而樂其殺也。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於以養老長弱。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夫不法法則治。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廩法。鄭注。守法不

失也。言能守法則國必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毋常也。尹注非。安井衡云。嘗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義。△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俞云。危者。危之段字。曹大家注。凶。亂也。說反也。△故主上親法嚴於親戚。張云。上親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有句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刑賞不常。斷斬雖多其具不繁。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行法不遺。宋本行作刑。刑法與下參錯對文。△嘗今爲惡人。安井衡云。今乃命字誤。△能節宮室適享與以寶藏。俞云。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必先節欲。高注曰。適。猶節也。△則國必富位必尊。丁云。尊下脫矣字。嘗據下文補。△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丁云。中立本忘作惡上文云。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文。望案安井衡所述古本正作惡。△食飲足以和血氣。中立本作飲食。△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盡。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德。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其唯無惡稱亦不來矣。望案唯與雖同。△是故君子上制繩理者以自恐也。下懼不及者以自隱也。陳先生云。隱與惡義相近。隱。當讀爲惡。爾雅釋訓曰。惡。隱憂也。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隱三字皆同。尹注訓隱爲度。失之。△能利害者。中立本能下衍以字。△漁人之入海。海深莫似就彼絕流。意林無之字。萬桓作百仞。就作衡。安井衡云。古本彼作波。△宿夜不出者。意林宿作日。△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蔡源之下。無所不入焉。御覽資產部引作無不上焉。無不入焉。王云。深淵當爲深淵。意林獨作泉。唐高祖韓也。則本作淵明矣。△法令爲維綱。安井衡云。古本作綱維。△被髮以爲蠻貊。丁云。蠻當作禮。短衣也。見說文。方言云。自關而東亦謂之甲襠。蠻即甲也。蓋甲內裏襠。禮制略同。深衣。方言之甲襠。即深衣所云可以蔽者也。△植筮以當盾櫓。陳先生云。道與宜同。宜筮與被髮對文。宜之爲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宜履。宜筮當宜履也。尹注非。△農事習則功戰巧矣。佚云。功古通作攻字。△當春三月。載室鑊造鑽燧易火。梓井易水。尹解載室鑊造云。鑊。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故本營具。以辟毒氣。故鑊之於新造之室以穢殺也。王云。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曰。設民穢室鑊造。鑊。謂灌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即此所謂鑽燧易火。梓井易水也。櫓與載古字通。載室即櫓室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櫓之也。櫓

之者何。以火攻也。櫺室與櫺室同意。櫺。古然字也。○霸形。櫺。楚人燒薪。櫺焚鄰地。論衡感虛篇。櫺一炬火。燬一燧水。燧竝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櫺。說文。櫺。一燧。燧。櫺。燧作然。○說文曰。然。燒也。櫺與櫺字相似。故櫺誤作燧。造即櫺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作食。卒食以樂。饗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薪而食。秦雍而櫺。已飯而祭。櫺。淮南之櫺。即周官之櫺。周官之櫺。之櫺于造。蓋櫺而設之於櫺。若祭然也。周官大司。二曰造。故書造作櫺。史記秦本紀。客卿。策策造作。吳越春秋。夫金內傳。勒馬街。出火於造。即吳語所謂係馬舌出火櫺也。丁云。梓當為梓。說文。梓。櫺也。大雅生民。釋文引倉頡篇云。梓。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梓。出謂之梓。廣雅。梓。櫺也。輕重已舊作梓。井。○毋。毋。毋。望案。毋。毋。折華之說。說見四時篇。△振。振。振。宋本振作振。△最。最。最。丁云。最。當作。謂文門。振。振也。振與聚音義皆同。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同。詳段先生說文注。△均。均。均。之。王云。均。字於義無取。均。當作。得。得。均。草書相似。故得。得。均。也。又下文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均。不召而來。均。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均。也。○古。來。字。亦讀入。莽。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牧。載。載。均。大東篇。暇。勞。不。來。與服。均。大雅。靈。臺。篇。庶民。子。來。與。亟。固。伏。均。當。武。簋。徐。方。既。來。與。塞。均。○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忠。忠。忠。之。和。俞。云。忠。當。讀。為。中。中。之。和。和。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為。得。呂。覽。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得。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不。亂。而。亡。者。元。本。朱。本。無。者。字。△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元。本。無。也。字。△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費。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王。云。必。成。本。作。成。必。成。即。說。字。也。○敬。見。君。臣。下。篇。戒。心。下。○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為。文。作。成。者。假。借。字。耳。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為。必。成。而。不。知。其。誤。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處。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詩。故。乘。七。發。曰。誠。必。不。悔。伏。義。以。誠。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卒。不。勇。致。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吏。無。備。追。之。憂。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為。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備。追。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為。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為。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為。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為。捕。矣。通。典。引。作。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釀。素。食。管。十。石。

王。氏。引。之。云。素。讀。為。蔬。

字或作許。月令。取萍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萍食。推南土衍篇曰。夏取果蔬。秋畜醢食。卽此所謂果蔬素食也。墨子辭趙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說。尹注非。△夫敏釣者所以多寡也。元本劉本倣作說。丁云。國蓄篇曰。引銀量用。尹訓爲籌。案銀之爲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較量多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鈞字誤。慎子曰。夫投鈞以分財。又曰。分田者之用鈞。荀子君道篇以探等數鈞並舉。是鈞亦籌類。多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銀量。是其句例。△戶籍田結者。丁云。結者鈞也。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後。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鈞。左襄十二年傳。使陰里結之。結卽土師之鈞。則也。又司鈞。治地之鈞。次之。往。均鈞。謂經界所至。田萊之出也。卽此所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而謀有功者五。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證也。當作而謀功有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望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親。元本威下有權字。△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丁云。也。乃忠字誤。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爲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是其證。△視其陰所憎。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聽其怨樂以廣其心。吳云。聽當爲歸。丁云。廣讀放曠之曠。△外內蔽塞可以成敗。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爲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或通。△四番篇。迷或其君。卽迷或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或本亦作或。大戴禮會子訓言篇。貪勝吾恐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爲惑。可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疑惑致覆敗也。往內理據而見或。正解或字。△如典之同生。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是必士爾。朱本作必是士爾。丁云。當作是士必爾。是。則也。倍約絕使拂意。則士必爾也。尹注所見本不誤。△謹其忠臣。張云。謹疑謹字之誤。說文。謹。軍中反間也。△離氣不能令。丁云。氣字衍。今乃合字誤。離不能令。承不使有辭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爲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衍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句卽巡也。謂四面五。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

七日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量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三月有饋肉之肉。謂官饋。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焉。累者。累也。謂不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祿。教母。今之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能事。母自養。故為累。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母既無父。而後止。事。然後止其養。無所養之。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臍。瘦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暗啞。跛蹙。偏枯。握蹇。蹇。著也。謂兩手相拱。若而不申者。謂之握蹇。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官而衣食之。謂官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難。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饑。婦人無夫曰寡。取饑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豐厲。豐。病也。多死喪。施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財。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嗣

主參

主賞

主問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諍。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在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如山。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莫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當遠近處。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疑惑其處安在。又須知佞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為警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

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盡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離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如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開不開。善否無原。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行有所惡。已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衛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凱喚。凱。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排也。武王有鑒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憤室之議。憤室。謂諫也。

言語體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噴室之議。結正士之言。著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國原復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右。及緣水內爲落渠之溝。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緣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國者。諸侯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之地。自然不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闕。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荆棘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穡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此謂國都。修修城郭。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幸之任。則臣之義也。此謂君之故。害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病疾。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

水。言爲聚水。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水之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地之勢。隨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盜。或能禦。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平。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淵石。謂能禦。而不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領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迂曲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比四十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道。遠盡其勢。而以行。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流而卻退。其處。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頓挫而杜曲則擠毀。杜。猶衝也。擠。謂也。言水行。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倚則環。環則中。後御。杜曲則擠毀。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倚則環。環則中。後相排。則圖騰生。空中則涵。涵。謂無所通。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若壞之中。所謂齊。空中則涵。涵。謂無所通。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亦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洲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若其名於疾者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並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士。而彼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

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備水官與三老伍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各無事之時。籠西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土車什一。兩葦什二。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車葦所以禦食器兩具。每人兩人有之。銅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銅藏於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尉。故曰雨葦。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闔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其積薪也。以事之已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烈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甃。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濛濛。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把。百日。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塞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郊。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府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塋。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

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骨。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留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瘳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掘者。掘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卷十八 校正

入國第五十四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供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一日老老。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日養老。△六日問疾。王氏引之云。問疾。嘗爲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一人當作民。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日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謬也。北堂

書鈔攷密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體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尙可據以更正

△士人死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旺而哀憐之 主云胜讀如滅省之省胜亦讀也字或作告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祀寡則告之鄭注曰告猶人告瘠也釋名釋天篇曰告猶也如病者瘠瘠也又釋言誣篤曰省猶也聰猶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告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瘠曰瘠矣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瘠並字異而義同

△所謂登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登疾 王氏引之云皆有掌登疾登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諸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衣食之 望案疾字自爲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爲上讀非

△殊身而後止 王云諱文殊死也沿言殛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歲凶庸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唐經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虛即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說卦篇凶年無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荒

△人警厲 洪云警厲列子黃帝篇物無凌厲莊子始始然驚侯物不凌厲爾雅釋故告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雜篇六

△安徐而靜柔勢安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勢篇作安徐正靜。丁云。須當爲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愾也。尹注云。愾。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爲均。鬼谷子將言篇作以待傾損。望案。章注周語曰。待猶備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用費者貴誠 望案。誠當作信。六韜貴罰篇亦作信。△飛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 望案。六韜兩見字下皆有聞字。△誠暢乎天地運於神明鬼慈恆也 俞云。見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此言精神可以暢天地。運神明。鬼慈恆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弗殊。然則況慈恆也。猶云

況姦偽邪。因股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場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四日上下。左右前後。變惑其處安在。王云。尹以變惑爲法星。非也。變惑猶敗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變惑不治。趙策曰。蘇秦變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惑。或作營惑。史記吳王濞傳。御史大夫趙繇。變惑天子。漢書作營惑。淮南子傳。變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日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爲長。○四方作四日。因上文一日二日三日而誤。○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變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變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子曰。變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變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孫案。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變惑也。蓋緣彼文云。必視變惑所在。此亦云變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君因其所以來。望案。來乃求字誤。說見小稱篇。△因之修理。故能長久。望案。修乃循字誤。說見形勢篇。△開閉不開。王氏引之云。開閉當爲開閉。○尹注同。○說文曰。開。以木橫持門戶。又曰。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蓋開與闔皆距門之本。因謂闔門爲開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開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作備。辯見版法。○是開閉皆距門之本。故曰。開閉不開也。若開爲里門。而與開並舉之。則爲不類。八觀篇既云。開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開閉不可以不辨。是開閉爲一類。開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閉。與開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開閉不開。○今本鬼谷子開誤作開。不下又脫開字。而閉字獨不誤。○△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望案。動當作洞。聲之誤。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修名而督實。望案。修亦循字誤。說見形勢篇。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反相爲清。丁云。反讀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反相爲清。猶禮記言還相爲宮耳。△智生於當。朱本當作富。非。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宋本作管仲。△得而勿忘。望案。忘當作以。△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衡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初學記十三。識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詔喚。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三國志注引備詔喚作備訴訟。於義爲長。△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辭也。類聚。人作民。辭作非。△武王有靈。

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任其遠以遠之。禹鑿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即任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故。在說全非。△杜曲則擣毀杜曲。則擣地曲則擣地。擣則擣地曲對地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擣。形近而誤。又衍杜曲二字。否則擣字無來文矣。△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季。讀如效。△人君天地矣。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俞云。財足猶言備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備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率。使備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道財足。索隱曰。財字與備同。漢書揚雄傳。財足以奉郊廟。注云。讀與備同。漢書以財爲備。不可枚舉。△有細病不可作者疾之。丁云。疾乃瘡字。說。獲之與免之同義。即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金也。△可省作者牛事之。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喪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曾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牛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牛功。未得其義。△閱具備水之器。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龍面散藥各什六。面。甬字之誤。宋本正作甬。△甬春什二。尹注云。車春所以禦用。故曰甬春。王云。案說文。車。大車。駕馬也。車非所以禦用。車當爲章。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誤也。春。謂車蓋也。方言。車拘。籠。西謂之撻。郭注曰。即車弓也。撻與春同。釋名曰。春。撻也。撻。蔽用水也。故注云。車春所以禦用。故曰甬春。△食器兩具。安井衡云。兩具當爲甬具。甬具。養釜之屬。△補樂久去苦惡。陳先生云。久讀爲舊。樂舊。樂壞古舊也。苦讀爲盪。揚羽傳曰。盪不攻致也。又四壯傳曰。盪不堅固也。樂久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盪之去之。此以三字爲句。尹注補樂爲句。久去苦惡爲句。失其句讀。△春三月。丁云。春上脫甬字。下文夏秋冬皆有春。蓋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水網列之時也。安井衡云。列與裂同。△地有不生者必爲之盡。張云。盡。壞字之誤。△不利作士功之事。故農焉。俞云。故讀爲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即其義。吳說同。△一日把百日。丁云。歸與補同。廣雅。補。積也。又云。積也。聘禮記注云。積。積名也。今恭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把者。疏云。官積一也。即今人謂之一輪兩輪也。歸亦與補同。△暑雨止。中立本作暑氣止。△寶賡倉。安井衡云。古本賡作廩。△寡人憚不知四害之服奈何。望案。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春不收枯骨朽者。洪云。周官蜡氏。掌除蠹。注。故書說作者。鄭司農云。有讀爲蠹。謂死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藏文類聚百。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俱作朽骨。古字通用。△夏有大澤原湖。墮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陳先生

△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惠云章古璋字丁云案章訓訓條姜訓程

謂奏上事也。△衡水可据者据之。中立本衡誤衡。△終歲以毋敗爲固。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獨

水蒙壤 王云獨水當爲獨水見下文 △亟爲寡人教側臣 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闕文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墾田悉徙。墾田。謂穿溝墾而就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

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其木宜阮蓐與杜松。阮蓐。一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

而至於今。見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平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其代音。其民置赤盧。垂盧巴。歷。疏也。

天而至於身。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四音中有聲其音中角。其力倉其且強示坎月強用彊。堅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蘆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十二八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而澤。常宜縣注行。齋音落。土既虛脆。不堪

及籬落也。田畝。能工。工藝。番。其地。遇。則。數。頌。毀。其。重。工。委。米。見。卒。其。大。宜。熏。變。急。糧。本。名。櫻。桑。見。

地。澶。海。縣。以立邑置廩。故不可立邑置廩也。

其章宜柔。柔其才宜橋摠。又曰柔桑也。

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鬱糗之氣。其是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

枝與麥。其草宜薑。其木宜杞。杞。木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皇直工循。其宜工蓄。萃諸。草共入工日矣。見是二也。命之日一德。云入而三冬見。乎音中致。其久黑而告。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辛齋名也。其才宜白藥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十而至於是四音中復其水黑而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

矣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先生一而三之。四謂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卽四也。以是四謂合於五。

之續先世。又力力之舞乃十一世。

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蘗。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棣。其柞其段。羣木安逐。鳥獸安施。以爲生。謂有。既有羣庶。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生廉。言其生廉。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藹。五藹之狀。黑土黑落。衣也。地青沐以肥。莽然若灰。莽然。其種楊葛。融莖黃秀。志目。志目。謂也。其葉若苑苑。謂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是謂藹土。藹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莽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偏則壤起爲。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融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以葆澤。不離不垢。其種忍藹。忍藹。草名。忍葉如藹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慈。五慈之狀。麋焉如藹。藹。潤煙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融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底。其繁美若底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慈土之次曰五縑。五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郎鄂。細郎鄂。草名。莖葉如扶櫪。扶櫪。草名。其粟大。言其粒。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縑土之次曰五縑。五縑之狀。莽然若縑以肥。謂其地色黃而縑。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縑土之次曰五黜。五黜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其種大秬細秬。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黜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濁起也。其種大藹細藹。藹。草名。白莖青秀以藹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堀。五堀之狀。粟然如僕累。僕。附也。而重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櫻杞。細櫻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

吐五趾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吐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垠以隔墻其種鴈臙名草。黑質朱附黃實附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甚婁然婁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質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鼂五鼂之狀堅而不融融也。雖堅不同骨其種陵稻陵稻也。黑鶉馬夫皆草名。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鼂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也。後有所容也。然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恃力則能爭鬪。赤毋虛邪虛僞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拚席前日拚盥也。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徹盥器。汎拚正席汎拚謂汎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也。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以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至者則當起。見後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命反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饌饌謂進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饌置醬錯食陳膳毋

言昭第六十八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卷十九校正

地員第五十八

雜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讀田悉從 吳云。悉。盡也。從營爲壘字之誤。下文自從同。

△其立后而手實 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斷齋與杜松 劉云。阮當作杜。出豫章。煎汁瀉臭及卵不壞。篇當作杜。杜。木名。

△黃唐無宜也 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境。元本作堂。俞氏正變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韓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唐。亦言黃壤之廣闊者。尹注以唐爲虛。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園。呂覽尊師篇言唐園。亦謂廣大園圃也。

△行唐落 丁云。落。落之借字。說文。地。落也。廣雅。落。地也。

△其草宜黍稷與茅 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黍稷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芋。茅。說文。芋草也。可以爲繩。是芋與茅正同類也。茅字疑作芋。校寫者因芋字無義。見下文有其草魚腸與菰。其草菰與菰之文。疑芋與古人通用。遂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稷。安加黍稷字耳。

△其木宜樗櫟桑 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樗桑爲桑。非也。樗。風七月篇。爰求桑。自謂求桑之釋者。以登初生之蠶耳。非謂桑桑爲桑名也。樗。樗桑三者皆木名。樗。讀爲唐風。樗有樗之。樗。爾雅。樗。郭璞曰。似榆。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村中草。謂西呼樗子。一名土樗。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樗。樗是也。樗字古讀若樗。故與樗通。左傳公山不狃。語作弗狃。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疏從 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疏從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堠其泉。鹹水疏從。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竝寫致誤耳。

△其泉鹹 後漢

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其草宜華。中立本華。誤。△先主一而三之。王氏引之云。主當爲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置一卽立一。△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墳延者六施。張云。墳延卽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在墳在衍。△陝之芳。俞云。芳當爲旁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作旁。虞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遂。其證也。△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付山白徒。丁云。徒當爲壘。下文豸山赤壘。壘山白壘。又豸馬篇有豸山汎山。豸山卽上文云。豸山十二施也。汎山卽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山。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清而不可得泉。其下斷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壘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其下清而不可得泉。宋本朱本庸作青。△徙山。宋本作徙山元本作徙。△其草如茅與走。俞云。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茹茅莧。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莧字誤。△山之材。陳先生云。山之材當爲山之低。與下文山之側同。此兩言山之側。論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訓材爲旁。正得其解。惜未得其字耳。△其草如莧與蕒其木乃格。丁云。莧疑蕒字誤。格本未聞。或格字誤。俞云。格。板之段字。爾雅釋木。蕒。郭注曰。柏。說文曰。板本可作牀。凡俗錯以爲梓。△壘之二十七尺而至於泉。又。壘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丁云。此兩句與上文壘之二尺。壘之三尺。其數懸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同。必有脫文。無從是正。△其本乃品榆。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爲區榆。區與榆同類。故並言之。字本作區。或作區。又作區。並讀如蕒歌之蕒。爾雅釋木。蕒。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樛焉。曰。樛。至也。釋文並爲侯反。云。本或作區。爾雅釋引陸機詩。曉曰。其針刺如樛。其葉如榆。猶爲蕒。美得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區音。故區通作區。今則脫其工。胡禮反。一。字而爲品矣。△名有草土。元本土作木。△總下於莧。莧下於蕒。蕒下於藎。藎下於藎。王云。莧當爲莧。爾雅釋草。藎。其氏曰。本草云。曰藎一名符離。楚謂之藎。小雅斯干篇。下藎上藎。鄭箋曰。藎。小藎之席也。釋文曰。藎草叢生水中。莧圓。紅而以爲席。形似小藎而實非也。藎似藎而小。故曰藎下於藎。若莧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側。不。藎之竹。藎。穆天子傳曰。受有藎。藎。此文云。藎下於藎。藎下於藎。藎下於藎。見莧

黑秀。下乃接忍葉以下九字。又案。此忍與下文檉葛皆不言大小。恐有闕文。如忍檉葛各分大小。正合上土十二種之數。下土十二種。一大華。二細華。三青梨。四雁膽。五朱附。六大葳。七細葳。八陵葳。九黑葳。十馬夫。十一白葳。向缺其一。或青梨亦當有大小故邪。望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當爲其葉之類。△葳葉如扶樹。宋本扶作扶。丁云。扶樹。本名。可知其葉不可如下文皆言其葉若某。其葉如扶樹云云。今本葳上脫一土。葳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並秀色。七下文言並秀色。六而此大小兩類列在中間。下應不舉並秀之色。其爲隱文無疑。雖下文五種五葳五葉之種。皆不言並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芬焉若覆以肥。丁云。肥。必是肥字之誤。○（神人往經。經疏者。）尹注云。謂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肥字。上文五種青葳以肥。亦當是肥字。△華然如芬以肥。望案。服疑振字誤。△其種大葳細葳。王氏引之云。尹說葳爲草名。非也。此葳凡言其種某者。皆指五葳而言。若草木則於五葳之外則言之。不得稱葳也。葳讀爲大雅維。維。維之。葳。葳雅曰。葳黑黍。一傳二米。郭注曰。葳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葳小葳。此云其種大葳小葳。是葳即葳也。葳字從神負聲。負古讀若倍。○（說見唐韻正。）葳與葳相近。葳之通作葳。猶不之通作負也。○（金鑑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不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葳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葳生。穆天子傳。爰有葳華。堯舜茅。葳。郭注曰。葳今葳字。音倍。中山經。葳山。郭注曰。葳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葳陽宮。李斐曰。葳音倍。東方朔傳。葳陽作倍陽。是葳字古讀若倍。葳與葳相近。故字亦相通也。△五種之狀。累然如僕累。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壘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犢牛也。此上下文若覆以肥。如厚廬。廬如黃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即爾雅之犢。犢相近。△其種大樹。杞細樹。杞黑葳。王云。樹當爲杞。杞當爲杞。杞即黍稷重穋之。杞即維靡維芭之。芭。○（上文云。大重細重。大重細重。大重細重。重即重穋之重。葳即維靡維私之私。）大荒南經。維宜芭。芭。移楊是食。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杞黑葳。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本名。亦禾名之誤。集韻。杞。禾名。引管子其種杞。義本尹注也。△猶土之次曰五壯。宋本作五壯。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訓云。壯土之氣。仰于赤天。許君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壯土。是一事。壯壯壯壯字之誤。壯壯壯壯。古音同部相度借也。廣韻二十文。黃。古文作。黃。從弓從邑。無義。蓋黃之古文當作。故廣雅釋器云。黃。強也。古讀強如境。則強境黃可通用。禹貢統青徐之土。並言境。以境卑。故強土爲下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壤。蓋北近雍冀。則厥土惟壤。故地

員壤土爲上土也。南近揚荆。則下土墳也。故地員壤土爲中土。強土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強土。卽賈賈豫州下土墳壤之義。△五殖之狀甚傳。以曉藝圻以疆墾。丁云。甚卽上文墾而不墾之墟。謂土極解散。又極虛疏也。疏與屬字爲均。皆字衍。此或注文訓釋爲墳。文有脫落。因而致誤。△五殖之次曰五穀。王云。五殖當爲殖土。例見上下文。△穀土之次曰五蟲。丁云。是當爲蟲字之誤。鼻蟲之誤字。說文曰。虺。傳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弟子是則。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毋廢持力。中立本特誤持。△志毋虛邪。周官考工記轉入注引虛作空。△衣帶必飾。宋本飾作飾。△凡言與行題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所求雖不在。朱本在作得。△置饗饗食。朱本錯作膳。惠氏士奇校改爲膳。膳。膳之多少分者也。張云。錯。錯置也。卽下云凡置彼食是也。朱本誤爲膳。惠氏因改爲膳。膳。非矣。舊未錯總之法。錯字亦同此訓。△左酒右饗。洪云。饗當爲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酒右饗。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饗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散也。不知何人所誤。△三飯二斗。莊云。二當爲貳。斗當爲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穀膳也。貳豆。謂益所設之穀膳也。△右執扶匕。安井衡云。古本扶作執。△周還而貳。唯唯之視。望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唯唯不滿。唯唯尊不滿者。視之更益。△桶尺不跳。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桶上有進字。望案。尹注云。豆有桶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拊前敘祭。宋本敘作板。板爲板字之誤。說見下。△飯必捧。陳先生云。學者舉之誤字。說文揚雄曰。舉。握也。捧。握也。握持也。△既徹並器乃還而立。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擯臂袂及肘。中立本誤誤誤。△執箕膺。洪云。擯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擯。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擯。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傳寫之誤。△其儀不忒。宋本忒作負。△疊板排之。尹注云。板。禮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積無義。板。疊板字之誤。曲禮。以箕自向而板之。鄭注。板。讀爲吸。謂收糞時也。板與板形正相近。因誤。上文拊前敘祭。宋本敘作板。板亦板字之誤。故注云。既食畢。掃席前。並搜敘所祭也。傳寫誤板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注中敘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向可使讀者尋繹爲板字之誤。改爲敘字。則從此

失矣。又疑彼住複字亦援之誤。日本緒綱氏說同。
總也。說文。總。聚束也。廣雅。總。矩也。△屋句如矩。丁云。屋句讀爲致工記之矩句。謂拿修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路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致工記于魯氏曰。矩句一矩有半。于輿人曰。矩句一矩有半也。于洽氏曰。矩句外擗。此修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此云。矩句如矩。則正方也。凡矩句連文。論云。大小。折言之。則如鉤爪。矩牙是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矩。正義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正望。釋文同。矩。燭頭也。此左右誤乙。又作櫛字誤。丁云。廣雅。燭。裴也。說文。燭。燭裴也。手注。櫛。謂燭盡。盡與裴通。說文。裴。火餘木也。望。爲燭借字。作櫛者。誤。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同。△有墮代燭。宋本墮作隨。古字聲借。△問所何趾。洪云。案說文引作問正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曰晉字。此作所字與晉音相近。

言昭第六十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牟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牟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伐。則民人附。父母者。子

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潤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潤。則所欲者至。潤。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潤。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笑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隨。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殫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後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屬者祠器也。故曰。抱屬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鵠鵠。貌之笑者也。貌笑。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笑者也。德義笑。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鵠鵠有之。故曰。鵠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憚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蜚而無所定。謂之蜚蜚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蜚之間。不在所實。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明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

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謂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審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嘗。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管。不得爲賢。所謂平

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限。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毀。譽賢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

禍患至。故曰。譽賢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讞臣。讞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讞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願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照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鄉。謹於一鄉。則立於一國。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鑿疾移切。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鑿疾移切。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饕食則不肥。故曰。饕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笑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肯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處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驟下上如由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驟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驟之

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驟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禍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事。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情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情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忘。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豪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

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得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情。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量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管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篋。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壤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讎。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勢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

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福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國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賊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卷二十校正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高行之貌。△忠者臣之高行也。王云。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舉記人部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並引作臣下之高行。△臣下隨而不忠。洪云。隨讀爲怠惰之瀆。下文云。解惰怠慢。以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主故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望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登萬物地之則也對文。△故家事辦焉。宋本辦作機。△則人得之而易其威。陳先生云。易讀爲傷。說文曰。傷。輕也。△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張云。門疑閭字。壞文。謂宮閭也。說文作閭。宮中道。從口。象宮垣。俞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飾。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則民循正。元本循作循。△所謂抱蜀者利器也。宋云。徐侍郎頤曰。祠即治字。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並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辭。訟也。从頁。齊猶理辜也。禮。理也。重文體。篇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詞義相近。治可通作詞。公羊春秋及

管子利字當爲爾。形聲相近誤爲利。故鄭駁吳義亦謂公牟利兵謂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利亦通辭。廣雅。弋也。方言。弋也。南楚謂之弋。管子之抱弋。即老子之抱一。以爲天下式。弋亦器義。尹注本篇。豎形勢解之文。而謂抱字。但云弋者利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音釋出手注前矣。望案。此文當據尹注形勢篇作所謂蜀者利器也。尙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削。似非。△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王云。美行當爲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並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而誤。△天下駁之。宋本駁作畔。△蜚蜚之問。孫云。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同。形勢篇是飛字。△明主之動靜得理義。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舉事而有宿。元本無而字。△故曰機變班駁不足以享鬼。望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射者弓弦發矢也。王氏引之云。弓當爲引。此涉上文雨弓字而誤。△造父善馭馬者也。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度量馬力。御覽引作量其馬力。俞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馭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奚仲之爲車器也。藝文類聚卅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雨器字而衍。△故聚理相當。宋本作聚極。△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於四方無擇也。治要引方作勁。△道之純厚。治要作尊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故曰平原之臨。要作於高。望案。平原之臨。當作平臨之。說詳本篇。△爲天下計者爲之龜臣。望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備利而愈得。王云。備當爲備。隸書備字作預。備字作脩。二形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備誤作預。△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元本見下有者字。△不論其理義。中立本理誤覆。△聖人之語已也。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誰之言。故云誰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字。意林同。△鑒者多所惡也。陳先生云。此與下三鑒字皆當作鑒。涉下食字而誤從食耳。形勢篇正作鑒。△而陳陳飲焉。安井衡云。古本作陳陳。案本篇作陳陳。△亂主自智也。望案。也字衍。△以尺寸量長短則得。宋本作短長。△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元本無於字。△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上有蔡。丁云。上有蔡亦當作主有蔡。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正釋上下也。△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王云。專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羣書治

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與此文相對。△主親民如土。治要主上有人字。△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元本無作非。△則民難叛而不聽從。宋本叛作時。△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諫之而無形。元本舍作釋。安并銜云。經言作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諫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語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銜也字。諫之下銜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爲淫泆無道之事。諫甚。△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丁云。橋當爲橋。廣雅。橋。取也。方言。橋。擢也。自隴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橋。擢。郭注。此妙擇積聚者也。謝文同。淮言要略篇。覽取橋擢。高注。橋。取也。斬高者。隨山刊本也。橋下者。從下取之也。俞云。斬讀爲鑿。謝文曰。對小靈也。橋者。喬之段字。詩山有橋松。釋文引王肅云。橋。高也。斬高橋下。地以治河言。斬高。謂鑿龍門也。橋下。即太史公所謂北載之高地。通降水至于大陸者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元本起作起。王云。形勢篇作萬事之生也異起而同歸。是也。左任起起。皆字形相近而誤。△不以其運動者下瓦。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同。此本銜。△而身死國亡。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橋。△禁封天之所違也。宋本違作圖。下同。△雖大必削。元本作雖成必敗。△與人交。宋本交作倏。△後必相喻。宋本喻作吐。意於同。△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望案。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之以君臣之義三句爲義。△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中立本聖作衆。△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元本無起字。此誤衍。△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宋本朱本皆作聖人。治要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則聽衆而人不信也。元本則下有身字。△羣臣多盡立私以撓蔽主。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王氏引之云。多黨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𠂔。形與朋相似。故朋諫爲多。說見索策公仲修下。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蔽。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壅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賢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皆其證也。△使人有禮遇人有理。宋本作使人有理。遇人有禮。治要同。王云。使人有理。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遇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情矣。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槩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國之備毀矣。遠境之地謀。邊境之士修。百姓無國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擄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被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被以教士。我以馭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生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駁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則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僂佻儒起而譏國事矣。是駭國而損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遠。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

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算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笑。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廢勉教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明。則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道。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人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

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吝。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吝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吝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墮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權。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邪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實。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

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害。無隱姦。無遺害。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蹶。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

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股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惡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

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輪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笑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諒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收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恣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合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譏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貴貴衆強。不爲益長。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貴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

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肯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懸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貴。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隱。是故忘主私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

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營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得祿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祿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入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法。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滯。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體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臣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制羣臣。謹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



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焉。而守法焉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耰。百日不執耰。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稅。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虞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嘗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攬。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

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洌。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穀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施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閭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稼。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備。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稼也。

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焉之數也。

閭乘馬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三

卷二十一 校正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 宋云。毋當作毋。讀若習貫之貫。(俗作讀)下文並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毋誤作毋。毋又誤無勿也。望案。毋爲發聲。誦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傳釋詞。毋聽寢也。宋說蓋誤。
△甲兵兵彫 中立本作甲兵兵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無覆軍敗將之事 望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爲殺字之誤。△必不勝也 宋本作必不能勝也。△人君唯無好全生 宋本無作毋。下皆同。
△反於禽獸 元本朱本反作及。△然則賢者不爲下 元本下作力。△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 王云。朋黨爲多。(下朋黨同。)多與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夫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 曾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俞云。此數語尙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人君唯毋聽請請任 望 朱本尋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請任舉。當從朱本。△羣臣務佚而求用 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佚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佚。而不爲主用。是其證。△如是則謀臣死而諸臣尊矣 王云。謀當爲謀。八觀篇云。該臣死而諫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諸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翟保傳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傳篇及漢書賈誼傳。諫並作謀。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
立政篇同。疑聽字誤。△故曰諸讒餉過之說勝 丁云。上文作諸說。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 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版字。故知版爲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遠陳微賤者無所告。則下饒。洪云。饒當作饒屈也。△萬物尊天而貴風雨。宋本自萬物下另行。△往事畢登 王云。宋本畢作必。古字假借。今本作畢者。後人不知古字而改之。△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王云。從事之勝任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不親則不明 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愛與教順言。可證也。△不教順則不鄉意 俞云。此下尚有問文。據下文嘗補云。不利則不勝任。△成事以質中立本質作質。說。△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財下脫力字。慎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 中立本地作弛。據誤壞。△無度則事無機 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機。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備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備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禁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也。此作機字誤。△罪殺不赦。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故作疑。△故曰頓卒急從以辱之 宋本急作台。古字也。△則國治 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也。玩好也 王云。何也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愛施俱行 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愛施所設 元本作愛施所施設。△故曰說在愛施 宋本作四說在愛施。△使君德臣忠 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開稱在除繼 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讀。△繼登所至 藝文類聚三十八引。登下有之字。△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元本字作在。△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 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以篇中之錯簡也。△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誨 俞云。誨當作。撫。撫即模字。說文曰。模法也。所以自誨。言以學自爲模範。△惡不忘而怨好惡不公。讎而名當稱 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當作常。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望察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字。下文審於法察。察於分曉。是其句例。俞說同。

△貴臣不得蔽賤 中立本蔽下有其字。望案。據文義當有其字。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差遠。塞下亦當補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 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案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並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王云。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本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 元本作利術。 △非愛主也 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 王云。愛字當依朱本作受。二字形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丁云。案上文言亂亡亡主。則此失字乃亡字之誤。亡對亂言。今明法篇亦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蠹 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 洪云。條讀曰條。漢書周勃傳。乃封爲條侯。地理志條作條。任法篇。羣臣條通輻輳以事其主。即其證。 △如此者獲過之道也 丁云。獲過當爲獲主。下文言羣主之道。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諫諍者不得進 丁云。諫字即諫字之誤而衍者。立政九敗解。諫臣死而諫臣尊。今本諫亦誤。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望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衍一宜字。 △夫舍公法行私意 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上下文。意字誤。 △畏法謹也 丁云。法謹疑當作刑謹。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刑謹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 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職。字之誤也。服職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推陰侯傳並云。天下服職。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職與教爲均。 △以法量功 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 望案。功乃方字誤。 △操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 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難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賄不行於吏治要財賄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 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產部十引。亦作短長。 △故盡許之人不能誤也 丁云。誤。試字之誤。 △如此者 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 丁云。正當爲臣。涉下行正而誤。忠臣與邪臣對文。 △如此則惡惡之人失其職 宋本惡作原。 △則盡臣不能無事貴重 俞云。此盡臣當作人臣。盡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

必參臣也。涉上文兩云。參臣而議。△是故忘主死佚以進其譽。宋本死作私。△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望案。義。佚之借字。說詳王氏尙書說。△是故邪之所務事者。王云。宋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參字。當據補。上文皆言參邪。△主無偏。治要引作無。△參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聞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故臣有所欲賞。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臣欲有所罰對文。△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故掩其民以高其家。望案。故。收字之誤。說見修應篇。△家與家務相益。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似衍。家務相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治要引作攻。△在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望案。宋本作官。蓋脫課字右半耳。△在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專任法不自舉焉。中立本法下有而字。△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元本理作禮。僻作辟。△亂治者錄。丁云。治疑法字誤。△其分畫之不同也。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身無煩勞而分職。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宋本臣作巨。元本朱本作匡。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國。形近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康釋七十日而陰康釋俞云。案七十五日陰康釋而執稅。至百日而止。則尙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康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故五日常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箸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箸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康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康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營矣。故知其誤也。△陰康釋而執稅。集韻。私。古職字。宋本稅作机。△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丁云。耳乃畢字誤。△君過春而不止。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元本於作其。丁云。衡讀爲償。下同。△桓公曰魯哉乘馬之數求盡也。望案。魯哉下當有脫文。策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安井衡云。求當爲未字之誤。△故五穀興豐。望案。興豐二字不詞。與乃與字之誤。與讀爲舉。舉。皆也。後人不

如與字之義。妄改爲與耳。山豈數篇。萬物與量。與此同義。△使農夫寒耕暑耘。藝文類聚漢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帖四引此。暑並作熱。△女勤於織。而織歸於府者。王云。當依事。詁篇作女勤於織。績織。功歸於府。望案。元本織正作功。說文曰。績。績也。績。績也。連言之。則曰。績績。陳良東門之他箋曰。於他中。柔麻。使可績。績作衣服。是也。徵績。即徵績。徵。績文作徵。今作績。周官司常注曰。徵。績。旌旗之細也。或作績。小雅六月篇。織文鳥章。箋曰。績。徵績是也。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績績功三字。徵。績作徵。又衍績而二字。○徵。即織字之誤而衍者。△百畝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王氏引之云。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又。與七相似。故五訛爲七。△春秋子穀大登。王云。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即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並作大秋。○大與泰同。△還穀而應穀。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還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幣。○以穀准幣。即是國策。故應幣謂之應策。○又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策乘馬。安井衡云。古本立作主。△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分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游於分之閒。卽下文所謂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也。△王國守始。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二不足。則加二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曰。出準之令。守地用入策。故開國皆在上。無求於民。國固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篇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王氏引之云。五當爲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爲三年之餘也。△民無遺賣子數矣。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而衍。△田策相圖。宋云。圖當從宋本作具。具。數也。謂以策通田之數。今本誤。△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無賤字。△郡縣上賈之壤守之若干。聞壤守之若干。朱本賈作賤。陳先生云。與古賤字。上賤之壤。指膏腴之地耳。聞。爲中也。△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王云。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故以上壞之滿補下壞之缺。俞云。穀梁虛字誤。虛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穀書虛字或作虛。與衆相似。丁說同。△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丁云。廢古通置。公羊宣八年傳注。應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素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性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大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足壞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壞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纖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圖。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褐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

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大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錢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斛四勺也。六斗，四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升加半升。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筴爲偶。偶。對也。而。計也。對其稅之鹽。一日計二千。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千。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千又變其五所稅之鹽一日八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千又變其五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億。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爲老男。五十以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豐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鍬一刀。若其事立。然。若。爲耕者必

有一束一捆一銚。若其事立。大錫謂之行服連聲名。所以載在輶。輶。居玉。大車。必有一斤。一銚一錘一鑿。若其事立。不齋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錡之重加一也。三十錡一人之籍。錡之重。每十分加一分。錡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錡而取之。則一安之籍得三十矣。鐵一人之籍也。錡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錡而取之。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錡錡多。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歸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五錢而取之。假令彼鹽平價釜十錢者。吾又加之。釜以百錢也。吾國爲難耳。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大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治於上也。通。租籍者。在工。所以疆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在工曰籍。王霸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調。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資。爭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

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籙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買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賈賈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丁劣反。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種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則足矣。然而民有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積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鉤發也。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讀爲徒。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損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

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金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宣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滯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鏹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貨以收秋實。蓋方春農人闕乏。而賦與之。約取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農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廬。音。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是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武。是使人毀壞田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敬反。是使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雜情。謂辭心也。以正人籍。謂之辭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養廬。廬。謂大賈蓄家也。正則至尊。故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其利耳。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畜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畜。斂也。委。但嚴守利益。輕重在我。則無所施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饒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

半。萬乘循處。壞創太半。何謂百乘循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循處。危懼圖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國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壞而功。列陳繫壘。濫處分賞而祿。是壞地盡於功賞。而稅滅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壞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緩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古莫。之。終歲人己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堯藩之壤。有

竹籬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故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朝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穰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給。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筭。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辦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贖。則且爲人爲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重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積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器器械。春繅衣。夏單衣。捍輓輓。輓也。縶縶。縶也。勝勝。勝也。簪簪。簪也。肩肩。肩也。縷縷。縷也。若千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賞之家。皆假之械器。勝勝。勝也。簪簪。簪也。縶縶。縶也。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嶧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術。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續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貴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費。壞被轂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數之朝夕在上。山林庠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槿以下者爲柴。槿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圃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槿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宦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墜凶旱水洗。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續反。^{千見}。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願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開田五十石。庸田三十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長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長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

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親。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遲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蓄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菹菜百果使蕃長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撲而饗。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大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操筆承反。謙文。與相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操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數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

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平來刑。善善平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夏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

起。發也。提。發也。使。色吏反。發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齊魯也。中大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此龜東海子耳。東海之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若。勞若以百金。勞。勛之龜爲無

寶。寶也。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毀之以四牛。立寶曰無寶。立龜爲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調。下以意取。召丁氏而命之曰。

吾有無寶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同。以假子之邑粟也。即家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草築室賦籍藏龜。草。更也。賦。數也。

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壞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

筴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

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土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數十藏於上。三辨於下。謀士盡其處。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買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發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

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

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其數君素皆知之。

總百。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據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收。藏之。

中穀編二拾一。下穀中分之。蓋出於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穀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穀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於上矣。

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穀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穀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穀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於上矣。

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重之相因。時之化寧。無不爲國筭。重之相因。若秦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備。諸穀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寧。無不爲國筭。重之相因。若秦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

衛權。若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不吾錢矣。穀不微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

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焉無伍。失民焉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

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僇。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隲。虛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實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貧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筴。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膏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笑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綽而親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威始。桓公曰。何謂用威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祧。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謨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笑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賞卿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黨。爲州。齊制曰。某月某日。有從責者。實讀焉。卿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實。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權在下。故穀倍重。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推細。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筴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擢抑富商兼并之家。監塞利門。則與奪貪富。悉由監令然。可易爲理。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鴻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牟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鴻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租者。去其都稅。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鴻會龍夏牛牟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

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得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籙。

卷二十二校正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女事不素 宋本作士女不素。 △俎豆之禮不致性 望案。不字衍。 △齊諸侯方百里 宋云。釋言。齊中
也。釋地。臣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爲中國諸侯。對下文負海子爲蠻夷之子也。○望案。輕重乙清作仇諸
侯。度百里。齊仇一聲之轉。猶鯨魚之鯨或爲齊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俞云。舉即與之誤而衍
者。 △泰奢之說 孫云。案上文作泰奢之說。二字必有一誤。 △微勝不微 安井衡云。微乃微字誤。微字也。
△不待權與 丁云。待當爲待與。宋本作與。是也。不待與國。正與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意相
對。因。依也。待亦依也。二字同義。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吾欲諸於臺雉何如 王氏引之云。臺爲宮室之名。雉乃築牆之度。○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
雉。坊記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臺雉二字。意義不倫。獨考諸書。無以臺雉並釋者。國蓄篇曰。夫
以室廡藉。謂之毀成。輕重甲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廡。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爲宮室之名。雉蓋駁守之誤也。駁
與射同。○見說文。○卽射字之假借。○楚語。婦不遇講。單實劉達吳都賦。注引作射。然教銘王格于宣射。卽宣十六

年秦秋之成周宣猷也。○古字借通或左右互易。○如登或作飲，獨或作飲，騎或作驛，隨或作虹，鄰或作隣之類是也。○則賦字或可作幾，形與幾相似，因譌爲幾矣。乘馬數事，誦地數，記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則此亦當然。爾雅曰：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闔。△吾子食鹽二升少半。陳先生云：地數篇曰：凡食鹽之數，嬰兒二升少半。則吾子謂嬰兒也。吾讀爲蟬。學記曰：蟬子時衛之。鄭君注曰：蟬，蟬蛻也。此蟬之子，微蟲耳。吾子卽蟬子，皆物種之稱。下文及國書篇吾子凡三見，尹注皆同。△鹽百升而釜。尹注云：鹽十二兩七錢一黍十分之一爲升，釜云：以下注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錢二釐計之。此注當云：鹽十二兩六錢九釐一黍十分之二爲升。△萬乘之國人數，閭口千萬也。宋本問作開。揆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望案：據尹注，舉其大數云云。則正文人數乃大數之誤。△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王氏引之云：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絕句。○望案：宋本無國字。○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鹽策之舍，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堂爲人。篆文人字作几，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爲閭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閭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萬乘之國，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錢，重丁籍曰：請以令籍人三十錢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明發，驛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月六千萬。○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爲人百萬也之說。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俞云：韓續載張氏雅淡銘，行八過茲，人作几，與九相似。王氏訂九爲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曰：以正人籍，謂之雜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爲閭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今夫給之鹽策。孫云：今當作令。王云：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今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上云：令鹽之重升加分。文義正與此同。△則百倍歸於上。俞云：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策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

百倍。則太多矣。豈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行服連朝筆者。朱本豈作羣。通典引此亦作羣。望案。尹注云。大車駕馬。則作羣字爲是。△三十鎰一人之籍。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租鐵之重加七三。租鐵一人之籍也。王氏引之云。七當爲十。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租鐵籍之加十錢。三租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租鐵之重加十。三租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令籍之重加一也。三十鎰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鎰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國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丁云。案當讀之字絕句。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所以命事也。周語言以信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鹽。令之歸於吾國。即所謂國人之山海假之也。△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王氏引之云。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一也。上文曰。鹽百井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鹽釜五十也。升加一。鹽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鹽歸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注非。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朱本皆上有是字。與下文一例。△故民無不景於上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景作羣。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食制其事。所以民無不景於號令。今本羣誤作景。又全脫尹注。△夫民者親信而死利。宋本夫作故。親信作信親。△民予則喜。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故民愛可洽於上也。通典引愛作愛。△租籍者所以疆求也。丁云。租籍疑當爲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疆求也。正與征同。正籍即征籍。租籍即租稅也。今本作租籍者。涉下文租稅而誤。△廢其所慮而請。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不可爲籍以守民。通典十二引。無爲籍二字。民作人。△則臣不盡其忠。元本臣作民。△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上文曰。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畜買遊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倍之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不可讀矣。△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丁云。矣字衍。△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王云。人君當爲今君。此與上文君

引鐵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說。尹注非。通典食貨八所引亦誤。皇重甲篇正作今若鑄錢立幣。(皇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移。移與施古同聲通用。)△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十之數。(舊本十餘作千。據輕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利有所分藏也。王云。藏字涉上文藏有所藏而衍。分與同。(弟子職篇曰。既微分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分其財而不出。史記吳王傳曰。願分左右。分皆與同。)即即藏也。上言藏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分。互文耳。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分也。輕重甲篇曰。有餘銀於衛閭者何也。藏有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分也。(鹽鐵論鑄幣篇亦云。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分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藏有所藏也。)則分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云。豪富分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分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分字。尤非。△而自爲鑄幣而無已。吳云。自疑日字誤。△藏適美則市糴而無予。俞云。方言。予。辭也。此予字當訓辭。辭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辭。此言無予即無辭也。猶詩言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即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兩予字義與此同。△則市糴益十錢。安井衡云。古本釋作糴。△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予訓辭。與上義同。△而財之額可得而平也。段云。擴即梳字也。古讀切。△夏以奉芸。宋本芸作耘。△鍾蠶糧食。宋本作種蠶。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然則何君養其本體也。望案。何字即則字之誤而衍者。△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王云。秩讀爲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移並徒紛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豬飼彥博云。徧讀爲徧。△中歲之穀糴石十錢。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糴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糴穀一石。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廬而糴賤。又言齊西之粟益百泉。(即錢字。)則輕二十也。齊東之粟益十泉。則輕二錢也。請令糴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糴。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糴。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糴。案鍾蠶。借也。蓋齊西益百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糴齊東益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上而糴平。然後賴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

粟石三十錢。時蓋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貨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買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曰。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收稅而戶籍也。丁云。收稅賦字誤。△彼人君守其本委謹。宋本守作收。△謂之託食之君。宋本託作託。△夫國之君不相中。王云。夫國當爲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即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史記封禪書。唐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有功利不得鄉。宋云。卿當讀爲鄉。亦通。言有功利而己不得享受其功利也。△分壤而功列陳。繫繫攬處。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何以及此。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及也。亦當作反。元本朱本正作反。是其證。△千乘之國封。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然後萬乘可資也。望案。資乃詹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困擾而窘條下。△先王以守財物以衛民事而平天下也。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宋本無若干二字。△終歲人已衣被之後。宋本已作若。△十畝之壤。宋本畝作畝。△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元本皆作者。△民有過移長力。王云。過當爲過。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過移。國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丁云。曰田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俞云。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可證。△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丁云。田疑曰字誤。△山田開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高田指開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繼未墜失也。元本失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指開田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指振也。以高田指開田。開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

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宮室械器 宋本作室宮械器。△糧以下者爲樂植 孫云。糧卽糧之俗字。△民衣食而無下安無怨咎 望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積賣子者 通典食貨八引作民之無積。有賣子者。望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一年與少半歲參之一。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嘗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歲十一年。衍一字。當作歲十一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歲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歲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故曰歲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依王說衍。三十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歲三之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大半。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三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歲十者。歷三年而所歲積九分。又三個三三三不盡爲九九九不盡。以合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歲參之一與少半。卽上文守十分之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曰歲日年。皆舉時而言。曰十分之三。曰少半。曰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得相混而無歲十一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彼拘舉整數。要以十年。此牽帶餘分以三年爲例。辭有詳略。意實相同。△故天毀聖凶旱水沴 望案。聖下疑有脫文。△管子對曰。梁山之陽。儲石之幣天下無有。丁云。案。額字句。說文。儲。赤緇也。輕重成篇。魯梁之民。魯爲儲。此緇字疑緇字之誤。○說文。緇。厚緇也。急就篇注。緇。厚緇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緇。○下文管子曰。雨見。疑此文均有脫。歲云。緇疑卽緇之異文。說文。緇。茅蒐也。段氏以爲卽舊字。又云。緇以舊染。故謂之緇。則本一字。△雅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王云。雅者上亦嘗有見字。見雅見射。皆承上文而言。△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王云。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隨者所以益也。俞云。益當作隘。下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本卽涉下文益也二字而誤。△開田五石 王云。開田。中田也。乘馬數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閭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開爲中也。△庸田五石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庠。字形相似而誤。庠

田。下田也。△粟買一粟買十粟買三十粟買百 王氏引之云。粟買三十。衍三字。粟買一者。令增其買而爲十。粟買十者。令增其買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 朱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筭。望案。下文亦言地有量。△適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畧多 丁云。案適於輕重之數不以輕畧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畧廣。是其句例。△則國不相敵 宋本國作問。△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嘗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是其證。△民之能樹瓜瓞。聲菜百果。使蕃者 宋本袁作育。洪云。玉簪裕作袁。袁卽養字之誤。△民之知時曰歲且匪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匪。上文云。大豐則歲分。匪亦歲分。豐匪對言。歲匪歲豐。與下文某歲不登。某歲豐。義亦相成。△使靈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類要引作使靈不病者置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此國筭之者也 王云。國筭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畧廣。不以少畧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是其證。△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擗而謫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之云。豈當爲澹。字之誤也。○綠書澹字作澹。因譌而爲謫。○澹古謫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爲澹。漢書食貨志。魯未足以澹其欲也。鄭古曰。澹古謫字也。凡漢書澹字多作澹。不可故舉。又漢巴郡太守張劭功德敘。卽澹康餒。義釋曰。以澹爲謫。○上句言足。下句言謫。謫亦足也。修靡篇曰。山不重而用澹。澤不獎而養足。國蓄慮曰。豐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謫也。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謫者。皆以謫足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擗而害。嘗爲相擗而澹。廣雅曰。擗。積也。言國用相積而澹也。因蓋衍字耳。劉以謫爲否字。則義不可通。朱本徑改爲否。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謫。亦是澹字之誤。民不謫。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謫。是也。後人不知謫爲澹之誤。因改爲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爲不謫。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民智而君愚 丁云。此下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對文。△桓公曰。請聞心禁 宋本問作問。是。△將御神用寶 丁云。諺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爲神而祀之。故薦之泰臺。日景四牛。△北郭有相闕而得龜者 尹注曰。相。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闕卽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問。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

能整正而曲爲分別失之。應云。掘開固不當復。然掘下似陷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述。後且事所本。△之龜爲無寶。望案。之乃以字誤。△一日而穀之以四牛。宋本覺作壹。△吾今將有大事。宋本無今字。△趙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丁云。此十九字疑衍。見上文。△物有後則君失笑而民失生矣。吳云。則君上怨無後二字。△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王氏引之云。飾字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籥斂。丁云。肥。古餽字。集韻曰。餽。薄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晉國讎之。張湛注曰。肥。薄也。△肥籥斂則機器不奉。械器不奉。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覽拾遺部七引同宋本。△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御覽衣作至。△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聽。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當作而字之誤。而卽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不日使之使不得不使。不口貧之使不得不使。王云。貧字義不可通。按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我使也。△穀肥則土不死。望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籥斂義同。△役穀十藏於上三藏於下。望案。十疑七字之誤。△黃金一筭也。紅陽之珠一筭也。秦之明山之會青一筭也。丁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字。按度篇曰。決僕水之右衛黃金一筭。紅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會青一筭也。是其證。△今國穀重十倍而萬物輕。望案。今國穀上脫管子曰三字。△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穀在大夫也。丁云。案當作穀之九在大夫。然則穀穀在大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爲吾運穀而斂財。財卽幣也。云國財九在大夫者。卽運穀以斂之也。云國穀反一財物之九皆倍重而出者。卽以幣準穀。幣仍返之民間也。故此云財物在下也。財物在下則穀在上。故云穀之九在大夫也。穀在大夫。重一而九爲餘。故云穀在大夫也。管子立環乘之幣。不過重輕輕重。一上一下。斷無幣穀盡斂於國自壞其法也。△熱穀之入亡。望案。熱俗字。當從宋本作執。△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望案。還讀爲環。說見君臣下篇。△春秋田穀之存乎者若干。宋本作子。通典食貨十二

笑同。△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水族之國常操十分之二。丁云。常操下當脫國穀二字。與上文句例同。△與工師文梓器以下。望案。與疑與字誤。△以東西南北相彼用望案。彼疑被字誤。

卷二十一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纣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嘗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莠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鋌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

者。其下有銍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銍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澗。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設糴。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也。十二民舉所最粟。聚也。盡也。最。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億也。平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大夫毋得治

官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養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隳。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循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騁驪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其工之王。帝共工氏繼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葛洪錄以示人行。權權之道。澆山林。破墳墓。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使人日用而不知。澆山林。破墳墓。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王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益也。猶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諸謂之飾也。列大夫豹飾也。諸謂之飾也。列大夫豹飾。列大夫。中大夫也。諸謂之飾也。音昌詹。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毀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毀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剝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譚析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辭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

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餘。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忤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

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磻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算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堦道播鑪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餘遠。其至陋。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處。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處。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管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處。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管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

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笑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圖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盜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慙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備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重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重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機械器。閉智能者。輔己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己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新祥以固山澤。立械

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筵。重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桑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鄴。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杞。夏不束拊。以觀陳嬖。弛弛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譏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循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俾載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土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攻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錙之數。不得爲侈。舍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錙無止。遂通不推。國粟之粟。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渚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軫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鶩之舍近。鵠

雞鵠音係

之通遠。鵠鵠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紉。弓弩

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鵠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雞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蜚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紉。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膾。鯢以爲醢。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管子對曰。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蘗。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藁。大曰薪。小曰藁。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糶。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屯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糶。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貸。則北郭之屯。有所歸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蓄。天下悅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洧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

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機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臙。守國之國。而食。國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

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買。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買。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買。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

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菴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菴澤草萊者。耕稼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辛。次日樹麻。次日絕菴。次日大雨且至。趣芸薑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管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廩。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盜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土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賈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

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餒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牽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情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

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特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圖。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玕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

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也。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玕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卷二十二校正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銀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九。史記貨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銀之山上。並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銀之山二句。作出銀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隱有字。當據以訂正。王莽二說如此。△此之所以分瑇瑁玕玕也。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請刈其莠而樹之。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又。莠作莠。樹作時。△造其蚤牙。路史引蚤作爪。△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路史抄作研。金作銀。△上有慈石者。望案。慈即磁之假字。△下有銀金。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上有陵石者。御覽地部三引作鐵石。珍寶部九引作陵石。與今本同。△下有鉛錫赤銅。御

寶地部三。珠寶部九引。並無赤銅二字。△荷山之見樂者。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君謹封而祭之。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體作遙。△修數十年而黃虞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鏃矛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盧上無萬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而出水。語文類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字通。△是歲相餘者諸侯九。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餘者之上。△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鏃。孤之戰。荷戈。洪云。荷子榮辱篇。孤父之戰。揚雄注曰。孤父地名。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戰。孤父之戈。豈近此邪。路史後紀四引作雍狐之戰。孤父之戈。此作荷戈誤。△是歲相餘者諸侯十二。路史注引作諸侯相餘者十有二。△故天下之君。頌戰一怒。路史注引作天下頌戰一怒。△此見戈之本也。丁云。見戈疑得失之壞字。正文云。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其證。△一日上有鈗者。其下有鈗銀。宋云。一日以十。一字皆校者。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俞云。玉篇。鈗。送死人具也。然則鈗銀鈗金。義不可通。疑當爲鈗。五音集韻曰。鈗。堅金也。△夫玉起於牛氏邊山。王云。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篇。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故先王各用於其重。俞云。各當爲託。聲之誤。國蓄篇云。先王爲其銓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王壽同云。伯申先生子。此義丁據之述。稅當爲稅。稅者。奪之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稅即奪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爲稅。△夫水微而流渠。王壽同云。渠讀當爲遽。遽。急也。△民舉所最粟。陳先生云。最當爲取。尹注音子外反。則譌最矣。△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御覽飲食部三十二引。啗俱作齏。△煮沸水爲鹽。洪云。沸當爲沸。沸水庸不能爲鹽。且下文修河濟之施。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分此篇。此語凡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望案。宋本正作沸。與供說合。△丈夫毋得治宮室。洪云。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君以四什之費。丁云。四什下脫倍字。△修河濟之流。望案。修當爲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引。此。正作循。△五穀與豐。望案。與當爲與。說見臣乘馬篇。△巨餘而天下貴。俞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與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餘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字之五。而誤爲巨賤之與餘。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君以身

解於大晦。望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舟。舟作舟。形相近也。△天高我下。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元本無利字。△夫齊魯處之本通達所出也。丁云。本當爲國。國蓄篇曰。壞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輕重甲篇曰。吾國者衝處之國也。（輕重乙篇同。）可證也。望案。達當是道字之誤。△辨子勝商之所道。丁云。勝當作勝。方言。廣雅並曰。勝寄也。寄商猶客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遼人以來。其大舍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遼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遼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遼人以來。其大舍可得而聞乎。對曰。遼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皆以雙武之皮。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王云。桓公曰。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二五者。童山竭澤。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維篇。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人君以穀制之人。陳先生云。下人字衍。△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在味者。幾辛。饑苦甘也之下。△殺其身以覺其鼓。宋本發作瘡。下同。△劍以爲門父。宋本劍作劍。△故無敢毒能輕祿。至於君者矣。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有蟲能輕祿。而至於君者。△故相任實爲官。都重門。舉祿不能去。亦隨之以法。俞云。實字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紀十一引此文。去正作者。△民更相制。元本朱本更作吏。△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宋本數下有也字。△二年耕而十一年食。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嘗有粟買十二倍五字。卽上文一歲耕。六歲食。粟買六倍之倍數也。△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

之天下即已於我矣。丁云：處亦去也。左傳廿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穀梁桓十四年傳：以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之以之也。有以重至而輕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權衡是也。我動而錯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當作天下，即於我矣。已衍字耳。△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吾非堙垣搖鎗鑼而立黃金也。王云：趙鑼當作鎗，鎗字之誤也。○周官翬氏注：故書鎗爲鑼，謬作鎗。韓子八說篇：干城鉅衛，不若鎗穴伏鑼。今本亦謬作鑼。○老子：天地之間，其猶鑿鑿乎。王注曰：鑿，排鑿也。淮南本經篇：鼓鑿吹埙，以鎗銀鑼。高注曰：鑿，治鎗排鑿也。齊俗篇曰：鑿鑿埙埙，設非巧治，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埙鑿鑼，乃成器。故曰：搖鎗鑼而立黃金。△利下上之用。元本利作制。△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俞云：度當作各，聲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即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餘脫也。許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疆，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三日出竟五日而反。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於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爲分者萬人。丁云：下文云：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匹夫爲師。宋本師下有魚字。△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元本同作周。△上農拔五中農拔四下農拔三。俞云：拔猶給也。拔讀爲欲，古無欲字，以拔爲之，拔之言周也。獨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必起於葬土。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澮之中，是其明證。△事再其本，民無禮者責其子。王云：責土當有不字。輕甲篇曰：輕重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禮而亦不責其子也。輕重甲篇曰：事再其本，則無責其子者，是其證。△三其本若爲食。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雅可得聞乎 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有而字。 △黃帝之王謹絕其爪牙 丁云下脫。饒山林破增。鼓焚飾。傳九字。下文可證。 △饒山林破增。鼓焚飾。傳 丁云。上脫謹絕其爪牙五字。此文即承上文言之。 △猛獸聚也 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祈祥以固山。傳 宋本固作周。 △益利搏疏。出山金立。傳存。傳丘 宋本搏作搏。山金作金山。存作成。 △立駢牢 丁云。駢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卓牢。服牛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夏禹紀有立駢守以爲民鏡句。疑本此文。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 王云。菹菜當爲菹菜字之誤也。《俗書》菹字作菜。菜字作菜。二形相似。《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菹。傳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菜蔬。周官縣師注曰。菜休不耕者。是菹菜者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菜。註曰。菹。傳生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菜蔬。周官縣重甲篇。山林菹。傳草菜。菜字不誤。 △立施以守五穀 朱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謙農樂聞於三衛 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作農樂於端門。樂聞於三衛。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詒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穀五節 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是稟字之誤。《禮書》掌或作稟。與稟字略相似。《稟》古稟字也。虞與節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稟節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並譌爲掌。《楊注》荀子曰。掌節。主倉庫之官。失之。《楊見》荀子。 △不資者得振 宋本資作資。下文同。望案。資書皆音字之誤。說見山檀穀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張云。用非其有。即所謂來天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寡人曰。魯者用其非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東稟而積粟 丁云。稟說二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粟。無種者。予之薪。又事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穀。必非綿綿。》稟疏與綿素同聲。則揆度篇之夷疏滿之。即事語篇之綿素滿之矣。凡从稟从弟之字。古皆通用。其素說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蔬之疏古通用素。《崇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爾雅》曰。稟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稟之外。蔬

最爲重故管子言穀必衆及蔬也據此以推則夷鏡之鏡疑本是曉字。(俗書說曉形折而誤。)故對栗言之。栗言積。曉言夷者。黃讀如周官雍氏夏日至而夷之之夷。鄭注曰。夷之以鈞銀迫地使之也。若今取麥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麥。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莠夷蕪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莠夷其麥。以其下種不立也。又稻人夏以水殄冲而莠夷之。注先鄭說莠夷以春秋傳曰。莠夷蕪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艾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莠麥管子言夷曉皆是謂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莠爲倪。蓋冲麥必迫地莠之。曉是帥莠之可食者。惟夷之乃得當耳。事詳諸篇字。本是穉字。夷之通穉。穉黃之通穉。穉人困下素字。遂取同聲之穉字改之。而失其解矣。△故遷封倉邑 宋本倉作食。望案。上下文皆言遷封倉邑。此倉字誤。△時蓄之家張云。時當作時。與時同。說文作儻。△天下有廬 望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廬。籠也。△金鉤之數 宋本金作釜。是。△遠通不推 望案。通乃遣字誤。△救貧病 望案。救當從朱本作收。能見修靡篇。△請以令高扛柴地 望案。柴乃采字之誤。說見中匡篇。△扛地平之時夫妻服章望至百里 宋本朱本望作章。王氏引之云。算字義不可通。蓋章字之誤。章字義或作章。(見韓勅碑。)字從車。從扶。(說文。扶讀若伴侶之伴。)扶字上聲之廿。與絲書竹頭作斗者相似。因誤爲竹。下時之平。與卅字相似。因誤爲卅。又脫去章字上一畫。因誤爲算。算之算。後又誤爲亮算之算耳。夫妻服章者。言扛地平之時。民間夫妻服章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人較之也。將王儋行服連朝章者。服連卽服章也。(周官鄉師注。故書章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章。巾車。連車組較。釋文。連本亦作章。)字亦作連。淮南人間篇負章戴粟而至。(今本脫載字。說見淮南。)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連。是也。(高注訓服爲駕牛。連爲擔。皆失之。)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軫服。鄭司農云。服賣爲負。小雅大東。鷹駝使牽牛。不以服箱。謂負箱也。)史記貨殖傳。卓氏見鄒陽獨夫妻推章行。蓋服章者或推或較。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章也。下文云。今高扛柴地。東西南北不相睹。天嚴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章不能上高梁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茲鄭子引章上高梁而不能支。是也。蓋扛地平之時。夫妻二人卽可以服章而過。及其高扛柴地也。天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服章而登地高而章重也。若作服章。則載食之器甚輕。何至十人昇之而猶不能上乎。章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轅。一人兩手持轅較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轅者。婦以轅較於前。夫持兩轅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章也。△天嚴然雨 洪云。嚴通作嚴。說文。嚴。小雨也。△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 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

謀。△魚以爲膳餽以爲發。張云。魚字當脫右旁。△今以矩特爲樂。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聲。△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量十佰。王云。大身之都。亦當爲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誤。都即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渠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泰周之野。期軍士。卽此所謂大周也。△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望案。蓄爲蓄字之誤。說見四稽篇。△齊之北屋燒火光照堂下。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爲句。尹注。覆而行火曰燒。字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屋燒火爲句矣。△百鍾之家不得事婦。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屬饑之畔也。則竊卽屬謂饑也。集韻。屬或作輿。△則空闕有以相給資。王云。空闕當依宋本作空闕。謂以空闕之地給貧民。△中齊有藟石也。望案。藟亦當爲藟。說見四稽篇。△天下僂而是耳。洪云。僂通作暇。是當作走。言操之不用。用之不倉。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望重乙篇同。△吾能令農毋耕而食。王云。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諸君伐菹薪煮沸火爲鹽。望案。火字誤。當依宋本作水。安井後云。古本作煮水爲鹽。地勢作煮沸水。古本脫沸字。△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俞云。庸讀爲庸作之庸。廣雅曰。庸。役也。尹注。謂爲功。非是。△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難。王云。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曰。本國自無遠饋之食。是其證。無鹽則難。自爲句。地勢篇作惡食無鹽則難。△故買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宋本弊作幣。△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爲殷。卽今假字。△交殷。謂交借財也。據書殷字作殷。殷字作殷。二形相似。故段請爲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閼。傳亦選爲假相。據表作殷相。殷乃假之譌。又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零殷。王子侯表作摩殷。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請作零殷。○說文。假。非真也。段借也。是假借之字。本作殷。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殷字不復用。此殷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必改爲假矣。△請以給其口食。餽曲之疆。洪云。字書無餽字。月令。具曲植饌。臣氏春秋。饌作簠。簠卽簠之壞字。△遺財不可包止。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留也。按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作包者誤。△臣食三升則適有正食而盜金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金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王氏引之云。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爲乏。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爲盜矣。乏字本作五。形與正相似。因誤而爲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爲乏。望案。漢祖先生廣雅疏證。謂此正字爲何之誤。廣雅曰。何。求也。俗書何字作巧。與正相似而誤。襄公三十一年左傳釋文。巧本或作正。昭公六年釋文。士句或作王正。是其證。△今

據不反之事。張云。不反。疑卽上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之假借字。下艾。謂去其本。△是君朝令一怒。俞云。怒讀爲怒。方言。凡入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怒。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怒。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民人之食有人。若千畝之穀。王云。有人。若千畝。當依國語篇作人。有若千畝。△發草立幣而無止。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民爲君不疑也。望案。若疑甚字誤。△東車五乘。丁云。東乃東字誤。東車。約車也。國語曰。請爲子約車。又曰。王爲約車載百金。△迎衆乙於周下原。宋本下作不。△而靡幣之用。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敗也。一曰。敗衣也。輕重乙篇曰。器以時靡幣。△粟買平四十則金買四千。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買平釜四十。金買四千。言今之粟買平每粟一釜。其買四十錢。金買每一金。△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一釜爲一金。釜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當時之買也。下文粟買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卽承粟買平釜四十言之。金買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卽承金買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買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買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而文義遂不可通。△鍾然擊鼓士忿怒。陳先生云。鍾與鏜一聲之轉。詩。擊鼓其鏜。毛詩曰。鏜然。擊鼓聲也。說文。鏜。鼓聲也。引詩作鏜。鏜。鐘鼓之聲也。引詩作鏜。依毛訓。則詩之鏜當爲鏜。司馬法曰。鼓聲不遏闕。闕爲鏜之段字。又說文。鏜。鼓聲。集韻通作鏜。隆冬與重。聲亦相近。△鏜然擊金士助然策桐鼓從之。望案。士下當脫二字。卽然策桐鼓爲句。△吳越不朝。殊象而以爲幣乎。王云。殊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當據補。△崑崙之虛不朝。御覽珍寶部八引。無之字。孫云。爾雅有崑崙虛之琅玕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容金而金也。陳先生云。上金字疑誤。丁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

徐。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壞列。天下之獨。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使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唯徐疾。發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壞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筭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途遠。其至隄。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桓公曰。衡謂算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鑿一鐮一耜一耜一耜。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鍊。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釭。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諉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澨諸侯。取鍾之國也。鍾。側草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澨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澨諸侯。取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

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壞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審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命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涖濬，備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籌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費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

粟者則十鍾之家不行。大斛四斗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國窮之數倍反。丘

窮。力皆見於上矣。君案國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國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裁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國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國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裁反。

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令之日契。實讀曰債。使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餒鹵斥澤山閒堪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糶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

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資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陰里。築城也。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什反。四千。瑗中五百。日好倍肉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朝。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入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

也。

右善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枿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稻。漁獵之萌也。治葛纆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堯涉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惠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窮。其之無窮。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鍤枝蘭鼓。則必坐縶作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鍤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

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釋貨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簪染練。此之於萊純錯。縞綬之於萊亦純錯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此空周且斂焉。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焉。是自莧失基。此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困者困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百泉。則鍾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鍾。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

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則篇云。循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妄於藏。內毀塗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率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費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關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勳。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殍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誓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繻。欲得含餘絲。齊鍾鼓之聲。吹笙篳。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哱丘之戰。

哱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

給。

給。通也。言百姓爲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

旌表也。

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州通之師。執折筴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

給鹽菜之用。

令使者賣石鹽而與仍存。諫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聞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

曰。愷涕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暉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弱。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貸稱之家皆折其券而創其書。舊穀之券。皆折毀之。所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實。故國中大給。暉丘之謀也。書之債。皆創除之不用。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虻巨雄。翬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饑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虻巨雄。翬燕小鳥皆歸之。宜游水上。彈翬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賭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誼。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纈不治。內廢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纈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繆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國京者二家。大國曰京。小國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聘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國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國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

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乎。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獬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巨。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

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貴。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器。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鑕鑊生火。以熟葷臠。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蜚轆十七。越。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藝。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鹽鹽也。齒之有脣也。鹽。古諱字。鹽音尸亦反。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從奚反。綈。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遠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

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犍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也。息列反。車發轡騶追伍而行。騶，習也。士角反。言其車嚴往來如騶而前東西追而行皆追銳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

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之賦。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羣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

終日不歸。今吾妹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

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鬻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入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貴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隲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

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購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開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纓青。擗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貴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權室鑽錢。塹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耒耨耨懷。鋸鉛又檀。權梁纒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

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荷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術。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虞。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秀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總。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縹白。摺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虞。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縹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縹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殖人薪蠶。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

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聲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耒嘗弩。銳耨嘗劍。戟穫渠嘗耨。蓑笠嘗揄。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

卷二十四校正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孰穀之人亡。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孰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諸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此諸侯度百里。陳先生云。此小也。其字當作傳。說文。傳。小兒。詩曰。傳傳彼有屋。今正月詩作此。傳曰。此小也。△夫海出師無止。宋本師作游。△故不欲收積戶籍而給左右之用。望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推徐疾緩不足。王云。推當爲準。準省作推。因誤而爲推。事語篇作推徐疾。不足是其證。△左右不足友。宋本友作友。疑誤。△故荀入吾國之粟。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疑此文入當爲食。△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望案。衡字衍。△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策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荀食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要幣皆本也。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君請重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文法一例。△王出於禹氏之旁山。孫云。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旁字形相近而誤。△一車必有一斤一鎰一釭一鎰一鎰一鎰一鎰一鎰。丁云。朝當爲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獨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鬚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棟。詩。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文。則。等量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尺寸取則於柯。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爲章者所不可少之物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鼓山鐵。望案。鼓乃數字之誤。說文。鼓。有所治也。鼓。老。瑟。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堅治之也。△民得其十者得其三。望案。十乃七字之誤。△有雖之以輕重。望案。有乃看之誤字。說見修應篇。△則民疾作而爲上爵矣。丁云。爵乃篇字誤。百負即最諸侯。鐵之國也。鐵山諸侯之國也。丁云。鐵字義不可通。左旁白字。疑百字誤。右旁貴字。疑負字誤。百負即百倍也。言鐵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高者誤分百負二字爲兩。校者又改作讀耳。負倍二字古通用。△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下句對文。△故見予之所不見奉之理。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王云。霜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修應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說。△效。望案。修應篇三之宋本。浩作沿。△日至日穫。元本下日字作而。△量其丈一收之積。中方都二。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爲畝。中方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始知其數也。△請以一朝素費軍事。望案。素讀爲素。鄭莊禮記檀弓云。素猶散也。△以令至鼓。治要無此四字。△期於泰舟之時期。單士。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士期於泰舟之時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即涉上文期於而誤。△甯戚鮑叔。望案。鮑叔牙。寶胥無皆參肩而立。王云。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參肩而立乎。蘇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爲五耳。望云。此牙字當在鮑叔下。誤倒在此。後人遂妄增易牙字耳。△誰能陷陳破楚者。賜之百金。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食將者賞百金。△而得執將首者。望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言能得者。賜千金。丁云。當作言能得。量于人者。乃與上下文句一例。望案。治要互置作見。△吾易以識此。望案。識。識之借字。△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吳云。內鄉二字當互見。△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本涉上下文讀其字而誤。△桓公怒。舉兵攻萊宋本無怒字。△戰於莒。必市里。治要。無必市里三字。△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張問。寡人不得藉斗升焉去。趙菜。韓。國。斥。俾。山。間。景。溫。不。爲。用。之。壞。寡。人。不。得。藉。斗。升。焉。去。一。列。穆。緣。封。十。五。里。之。原。強。執。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藉。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一。俞云。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藉斗升焉。句下當

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而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其民兩字。甚爲不詞。蓋其民即去一之說。古文所作式。因誤爲民。式誤爲民。因改去爲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情矣。△子皆案國幣而不能操損焉。宋本子作予。是。△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施水。宋本平作乎。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施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同。△則請重粟之買金三百。丁云。元本作金三百是也。謂每金加買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買也。△請以令與大夫城藏。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王云。固當作調。下文兩固字並同。△調誤爲周。又誤爲固耳。下文衡數不可調。即承此句而言。國蓄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調則盤盪則常。王氏引之云。盤訓爲滑。與調字常字義不相承。當是盪字之誤。說文。盪。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謂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調則盪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盪則常。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故心旁誤爲水旁。△當則高下不貳。望案。貳當作貳。說見勢篇。△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同。△御覽時序部二引此。無下有字。△農事且作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絲續之所作。御覽絲作蠶。△西大秋成五穀之所會。王云。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御覽引此亦無。望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六采布帛麤齊以收石璧。王云。泉當作帛。下文亦云。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繩與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惟畫衣幕之率不給。謹守泉布之謝。案泉布亦當作帛布。布帛或

曰帛布。下文帛布絲續之買卽其證。此承上文帷蓋衣幕之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五穀菽粟泉金。案泉金亦當爲帛布。上文作五穀菽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母至其本。元本母作每。俞云。母當爲母。母古貫字。△必抱著第一束以爲禱籍。王云。禱字涉上文禱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紅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藉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王氏引之云。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連載其子字。則因上文從天子而衍。△反此有道乎。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子皆爲我君親四方稱貸之聞。丁云。聞乃闕字誤。下文曰。表稱貸之家。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其受惠之強幾何千家。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與涉下文千鍾而衍。△其出之鍾也一鍾。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上斯輪軸下采梓粟。宋本斯作斷。粟作粟。△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斯福。宋本若作若。王云。若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卽其證。隸書谷字作若。若字作若。二形相似而誤。上斯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斯輪軸。下采梓粟。則此上斯福。當是上斯福之誤。上言斯輪軸。此言斯福。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少者三十鍾。望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受惠之強九百餘家。宋本誤作萌。△出粟參數千萬鍾。朱本無數字。是。△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吳云。棄乃意字誤。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君之樓臺之職。吳云。職疑識字誤。下文同。△桓公舉衣而問曰。元本朱本衣作哀。張云。哀疑真字之誤。△使有所終其上令。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恩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寡人之德子無所施。丁云。龍疑窮字誤。△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王云。曰字衍。△夫鑿田發務上之所急所以無慮乎。王氏引之云。發下蓋脫草字。國語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鑿田。耕發草土。又曰。禮本絕耕。發草立帶而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萊有推馬。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云可證。△齊東堂庸而釋賤。俞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威也。△今齊西之粟益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益十泉則鍾二泉也。請以令鑄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盆而決其籍。王云。齊西之

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則一斗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爲一鍾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鍾失之矣。△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云十當爲斗釜十之粟即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韓書斗字作斗後人誤以爲什字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齊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粟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粟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粟被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爲斗反失其義。△澤潁阮而不遠邇谷報上之水不安於儲王氏引之云阮當爲阮報當爲陣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澤潁不遠於國鄭水不安其謀又曰通潁潁條障防安水蘇陸與阮同鄭與陣同。△謹守泉布之謝望案泉乃帛字誤。△謹絲麻之謝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龍鬬於馬謂之錫宋本謂作請。△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宋本飭作飾顯千里云初疑初字之誤請使大夫初飾爲句服下當脫一字。△地重投之義兆丁云義乃裁字誤。△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王云收當爲叔叔即叔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叔字艸書作叔因譌而爲收。△請以平買取之宋本之作人。△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望案齋當爲留說見四稱篇。△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望案并與屏同。△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王云請之當爲請之下文據其位杜其門是請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稱齊舍餘株朱本作株。△吹笙篪吳云笙篪下簞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此何以洽王云洽當爲給下文云國中大夫給即其證也給給草書相似故給譌爲洽尹注非。△表稱貸之家王云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詩曰體梏君子民之父母也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宋本賑作振。△遇之抗莊之聞王云抗當爲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即康莊。△則蠱蛇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丁云巨渠段字雄當爲庸上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鴈鴈鳥。△投蠱蛇巨雄孫云地當依上文作蛇。△請袂彈壞九澮水上吳云請乃諸字誤。△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宋本衰作哀是。△此其何故也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諭讓玄誥張云玄當爲互字之譌舊

書往往相亂。△內嚴一家而三不歸。丁云嚴乃嚴之借字。廣雅曰嚴視也。孟子莊子篇篇注曰嚴視也。音義。顯或作職同。說文作闕。云望也。集韻有職字。云與職同。視也。△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丁云無疑垂字誤。△一舉而名實俱在也。宋本一作壹。△民何爲也。望案當作民何不爲也。脫不字。△敢問齊於于幾何里。丁云于即方字之誤而衍者。△梓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半牛之地也。此辨字。本海莊二字誤分作一字。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諫書莊字作庄。俗又省作庄。○因譌而爲序。加夕則爲梓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義之所生五字。與上文一例。△朝夕外之。安井衡云。朝夕讀爲閭。沙外之邊其外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望案吾乃君字誤。△君動言操辭。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辭即動言。古人自有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宋本孤作孤。△及吾地亦有道乎。丁云及乃反字誤。△君以織籍籍於系。元本無下籍字。安井衡云系當爲系。五忽爲系。十系爲籍。△如此則云五籍之籍。劉云云疑當作去。△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籍籍四十倍其買。術布五十倍其買。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籍句。麻十倍其買句。布五十倍其買句。今上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衍四字。術字宋本作術。術字係校語。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於麻。麻十倍其買。布五十倍其買。是其證。△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丁云朱本二十作世。蓋廿字誤。故乃數字誤。△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王云湯讀爲蕩。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是其證。△物之生未有刑。朱本刑作形。△守物之終始身不竭。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即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爲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陸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云。釜當作金。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威德篇有六政。疑即六釜。△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陸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誤上有于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之五字。△鑽錢生火。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以熟草歷。陸史注引作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隋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𦣻路史注引作無腥隔之疾。△道四

朱本通作設望案。經當爲竄。商當作彙。皆字之誤。△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王

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帛布衣。橫書景十三王傳。卓謨作帛。卓以養馬。牢以養牛。故

望案恐金字之誤。△公曰其行義奈何。王云其字涉。

俞云：千巖當從一本作子巖。子巖，巖不成者。猶言童顓矣。說文：禾粟之稌。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王云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則是楚不賦

△總攝而通相隨 王云：僑與屬同。（集韻屬或作僑）總當作曳曳引也言引屬

因鑄字而誤加糸耳。尹姓非。
△應聲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典十二

王云。厓當爲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木部一。引此並作治。下文室屋偏。

△休，塗樹之枝也。宋云：檀弓，休，檟鄭注：休，治也。此云休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

子諫。其讀爲著。此當以開著年三字爲句。△民被白布。望案。白帛段字。△以其不

說文。捐。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擣捐。則捐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捐。則不芟也。

望案。胡乃樓字誤。輕重丁篇正作樓。△歸市亦情促。王云。歸市下當有者。

△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安井衡云。城非所以置鹿。

生鹿富一而八萬。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營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

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泉一千

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女子居塗。望窠。塗上一本有內字。疑傳

△明王之所以貴有功。宋本王作主。下同。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王云。貴買當爲貴買。藝文類聚。武部獸部下。御覽。獸部。

其證下文亦云。不敢辨其貴賈。今作貴賈者。涉上文公貴賈之而誤。又下文衡山之尹

令其買再什以上。案買當依朱本作買。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卽其證。此亦然。

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命

語而改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參

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象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為本。對臣民而言。則君為本。管子地員篇曰。守國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獨處之本。通達所出也。辨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國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國者。衡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歸。故荷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於本朝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為本之證。此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為農。則失其義矣。△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王云。公因當為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望案。句例買下當有矣字。△令其買再什以上。安井衡云。古本買作賣。△修械器之巧。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趙權十五。吳云。此與下文修羅五月。羅羅二字當互易。

輕重己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精神生心。丁云。精。清段字。△播玉總。朱本總作總。王云。總與撥皆忽之譌。忽即効字也。臬陶譌。在治忽。鄭作忽。注云。忽者。効也。臣見君所秉書恩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一見史記夏本紀集解。一士喪禮。竹効。今文効作忽。墨子公孟篇曰。公孟子載章甫播忽。是効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褒姒敝珣。杜注曰。珣。玉効也。此云天子播玉忽。即玉璫所謂天子播珣。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播玉忽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効以朝日。即此篇之文。△發出令曰。望案。發下當脫號字。△教民樵室。鑿鏡。鑿鏡。望案。鑿乃鑿字之誤。說見蔡疏篇。△拒案。轉讓。紹給。又樞樞集。錄。王云。又當爲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鉅。是也。說文。樞。鉅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鉅。鉞。鉞。鉞。以破銜。陰。陰。集。下文作獲。集。未詳。錄。即鉞字之誤。錄。書。鉞。字。或作。鉞。又作。鉞。形與。鉞。相似。鉞之爲。鉞。與。鉞之爲。鉞。其下。牛。亦。相。類。也。錄。亦。鉞。也。下云。拒。鉞。字之誤。漢。楊。字之誤。鉞。字之誤。樞。當。依。下。文。作。獲。說。文。作。獲。大。鉞。也。集。與。樞。同。釋。名。齊。當。謂。四。齒。把。爲。樞。△此。三。人。者。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正。與。此。同。

△皆就官而聚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丁云：聚疑衣字誤。衣下有食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食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俞云：衆疑臺字誤。師古注：儀書文帝紀曰：稟給也。△下作之地土作之天。俞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稅之作。此蓋神道設教之意。△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纁赤而靜處。寫者脫誤耳。△毋斷大本。諫大臣毋斷大山。毋戮大術。三而國有害也。俞云：諫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大本。斷大山。戮大術爲三。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燬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諫大臣之文。則爲三矣。又案：斷大山之斬。當讀爲鑿與形勢。解斷高同。△天子祀於大宗。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王云：人當爲人。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祭。異族者則止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吳云：沃乃獻字誤。△租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成祭也。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以字而衍。△天子祀於太廟。安井衡云：太廟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參。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饒其納也。說文：心疑也。讀爲瓊。非此義。△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宜云出國九十二里矣。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又自夏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爲一百三十八日。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發號出令。望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證。△張邦當督。望案：張邦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獲集當督。劉養望當撥。宋本獲作獲。元本劉作劉。丁云：養劉之爲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養爲甲。劉疑當爲鈞。玉篇曰：鈞。兵器也。撥當爲楮字之誤。楮者。盾之借字。蔡謨篇曰：宜笠以當楮。是其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